

說
頤

余懋學著

徐懋
學著

說

頤



國家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59333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第六種 —

余懋學著

說

襟霞閣主人重刊

頤

中央書店總經理



☆ 歷 略 者 著 ☆

余懋學。婺源人。字行之。明陸慶進士。萬歷初擢給事中。以直節著稱。曾以「十蠹一疏」事。為時所重。後因忤張居正。被斥為民。余嘗著文稱「好勝必致忿爭。終且激成朋黨。」後果如其言。為文善用輕靈跳脫之筆。記載事實。并附以鞭辟入裏針針見血之短評。「說頭」即為其唯一之傑作。讀之如午夜鐘聲。可以發人深省。

說頤序

司徒余公。蓋隆萬間。執節敦亮君子也。公在南垣時。柄國者方負絕世才。又上冲聖。恭己以聽。而用才過易。伎寵任過易。擅公識微見早。當取際未形。衆頌被導。調之日。而獨昌言儆戒。指摘紛更。非宜。公宰第竭忠弼主。實亦柄國者忠告也。乃弗忠之收。而忤之銜。擯公益力。則公名愈高。公退而錄。經述史。綽有餘適。以公之言既效。時事變而起。列要途。人且意公坐享前利。可易故步。公所措無少貶。惟不為凌諄。茹諫者樹之幟。公所謂執節敦亮者。非耶。故朝宁竟不能容。而公益得以其綜葦之餘。旁及叢珠。鞅蘭。與腥殘薦。採其有關世紀者。類萃事連。妍媸並著。公自題曰說頤。而繫之叙曰。吾以寄吾慨。非以寄吾訕也。夫士君子中懷有所鬱。而欲吐。遇則疏之。朝不遇。筆之野。皆哀諸理。而刺於學。影響諷切者。弗責。易所訓。脩辭立誠者也。余每讀公南垣疏。不靡不激。令當時顯收其忠。而內省其闕。則公無樂乎有知言之名。而時事之變。且不致若後之衝決。而不可掇。又令再起。所陳十蠹。不見佛。公亦可究其用。而無所深慨。卒之兩者俱畸。不得已。而終託之野記。如是。編者其猶有忠告之思也。夫故讀之者。喜欲起舞。怒欲觸髮。以傳聞則善。廣以揮塵。則諱洽。豈直解頤。何論公不為訕。即微有所諷喻。而油然而釋。曠然悟。無務

797793

89029960

若昔人之見忤佛而自取黜。縷縷皆實益也。余故曰。是猶有忠告之思也。余敢篋來。慙不親
交公。以一雷公月旦。而於所輯景行鄉先詰者。特立傳以志慕。愧無能盡公。竝以嗣于萬年。請
而獲附驥。因尚論之如此。他如春秋彙淵。讀史隨筆。仁獄類編等書。又公綜述之大者。萬年次
第傳之。可謂能子矣。

萬曆戊申九月。著星源校事江夏後學任家相頓首拜書。

自序

余曩負伉忤權。解綬歸第。懶尋陶令之丘。昧賭謝傅之壘。庭無松菊。壁僅圖書。時或緩步郊原。邀侶共話。則象勺稚孺。望影而趨。熙壤老翁。毋落吾辜。而二三同志。抑又室邇人遐。典率之遊。不可常得。適日取架上書史。信手抽目。當我良朋。會心所適。有當余慨。輒手墨蹟。日久成裘。會歲除。辭置故冊中。不復憶閱。客有來山中者。童子竊取示之。客謔謔謂是可為譚資。私摘其娛耳數十則。從火災木。以佐容歡。間有不諒。目為舍訕。余微聞。切責童子。亟取所手墨復閱之。乃輟然笑曰。吾聊以寄吾慨爾。是惡足為訕也。詠檜之詩。神考能容。倚父之論。代宗不問。危言危行之時。顧不能容。一操觚寄慨之夫耶。且也事多比類。辭祇罕譬。莫非某瑜。豈非某疵。何事影疑而輒引之。以自歸也。使某無譏。余自漫紀。何嫌于余。使某有譏。余非直指。何仇于余。苟染楮見疑。開口觸忌。則簪筆柱下。紀事螭頭者。將終身縮默。不敢有所論列。哀錢天下事。余滋懼矣。乃以是表日置几上。過者輒與閱焉。以示表之惡足為訕也。最後有謂余者曰。搜事可以警世。託諷可以矩俗。屬辭可以娛目。譚異可以悅心。昔人云。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茲表也。閱之令人頤解。殆匡鼎之說夫。久之訕譏寔息。而

說 頭
目 錄

相馬御馬

供奉獼猴

龍耳龍指

饒虎伺虎

猫王蜂義

猫鼠相乳

飛龍點鼠

柳柴鼠異

張鼠陳馬

妖狐蟒蛇

鄒狐劉蛇

屈徑蜂穴

厭狐扣石

猥猪拄杖

陳馬李屋

吳犬馬裝

寇羊蘇舍

羊宋庚鶴

鄭牛荀楮

劉酒解楮

張錢杜牛

兩虎鷄蚪

麥麵猴羹

犬狐辨疑

杜馬彭豕

肉血犬豕

二

乞兒官狗

潛龍括囊

狐威覆鼠

折箭取兔

狐皮羊羔

假馬求車

犬噬鷄鳴

贖壹虎歌

驢行蛇集

驟車馬裙

白兔鷄鴨

金牛鷄竹

銜鴻晉鷹

銜鶴鄭鶴

鳩笑鳴嚇

煤塚由鹿

鴈奴象雌

賈鵬張泉

莊鴈荆泉

鶴志驅技

羊鶴劉牛

羽鶴山鷄

鶴鳴鳩集

銜鶴陸犬

說頤目錄

瀛莫二禽

竹鷄鷓鴣

鄧鶴王粟

巢鶴孔雀

姑燕狎鳥

李裴病鶴

問鷓祝虎

山鶴夜蛾

鷓勝椒酒

葵泉養鶴

吉了老猴

囚鳳噬鷓

鷓蟬五德

鳥獸長短

物倫物知

鳳毛龍見

題鳳題午

養鷹變鳳

赤鳳白楊

鷓杓鱗鱉

鷓鷄行船

食鴈銅臭

魚喻鷓戲

察魚得新

三

辟蟬式蛙

救蟻放龜

殺蟻渡蟻

孝節著蚊

驅蚊琴蛟

卷之四（第六九頁）

義竹烈花

饋奈食梨

問叢投粟

海棠蓮花

吳桑梁瓜

為橋除刺

植松從竹

蛇鶴傳款

馬蛇憎蝸

怪哉鹿胎

二季蛇異

二盆池魚

藥桐柯竹

異苗奇木

懷夢護門

媚藥含毒

助嬌銷憾

助情醒醉

孫松王竹

孟珠虞蜻

鮑魚李核

蜂窗鸞橋

蟬葉靈魚

蝶巷蛟都

變梧變蓮

隨刀改味

禿絲燕麥

橘柚葡萄

翻悉茉莉

桃李荆棘

文讓樹雲

無患亡憂

黃花青果

接菊映山

王李許梨

牡丹賦詠

寄生牡丹

香樹毒草

囊梨損益

知風知閔

蘇檜恭亭

梅花玉局

編芭拒萍

芝麻釘鼓

進茶烹茶

九難三等

印瓜張葦

微瓜半坐

不識稻錢

柳絮天門

繫樹封杏

春松陳石

赤衣松菊

松明私釀

王柴劉麵

荷肉珠汁

絕蔬陳鵬

卵蒿鮑魚

獻柑易魚

刮腸直死

傳木食批

債表徒木

支木擔梯

河木耗筆

陸李耕水

穿石覆水

蕭艾帷薄

賈汲積薪

張琴炒粟

卷之五（第九七頁）

服病警惡

遊仙辟寒

瓷盃寶盆

古鑑方鏡

佛齒馬骨

懸鏡絕裙

鏡異窰變

金獅乘車

虞石方鏡

李張二鏡

壽杖鄙畫

絕拂木梳

房屏李綉

失印然顏

占旗望窻

鑲數四輪

爭氣好古

陳晉夏襪

張樣路中

下乘墜憤

賞綾點燈

燭淚油燈

免苦炳燭

青幃布被

地衣絨毯

紗燈異蘭

石屏線香

織廉然線

攜廉袖銀

懷金袖金

金錢裂麻

選錢酌水

散錢焚券

繫鑰散資

蜀錢毫金

奇物越裝

見星好錢

洪金晉帛

李棋孫碑

譚琴樹棋

椅棋羅藝

連琴段藝

琵琶長笛

琨甯時器

卷之六 (第一三一頁)

裴宅許產

趙居玉宅

許第知室

郭第陳樓

浮毯破甕

銅匿炭甕

耗紙費筆

空書搜錢

籬桶五墨

沈浴詩註

糖氣菜氣

如畫逼真

謝宅魏第

柳宅鄭錢

顏門潘閣

美室增廡

書淫水淫

服註何書

恭書鄭算

訓子姪詩

柳裝一經

易經孝經

奪席徹皮

舉過言易

杜食黃舍

裴裝手茶

買鄰傲宅

傾宮迷樓

說頤目錄

何樓馬贊

陳宅庚驢

榕基祝宅

羊楊基氣

武庫官舍

平泉綠野

鉅錫滄浪

董塢曹富

練市金穴

寶翔曹酒

胡胡孔米

綠紋龍羅

買紋縷惹

寄帶剛胡

挾嶺飲膠

負米索紫

刺米廚糧

蕪酒飲水

屠蘇藍尾

金盃椒花

石妓畢酒

灌酒藏刀

婁睛虞鮓

饒頭猪肉

八

魚酒河豬

招客助穀

范粥石餐

刺菜易帶

蕪肆蔬食

煉炭澆飯

素袍鸞餅

煉珍遺羞

燒尾解菜

王郭餅綠

吸醋服蔬

廣園伏波

王儉山憚

宋殤晉武

昌邑後主

端木熙載

齊臣子般

士安范雲

丙吉蔡京

爰盎欽若

王沐守謙

姚察黃裳

夏后鄧通

龐藉一鴉

盧坦山賓

嗣明劉班

文正文忠

何進高歡

義府浩然

文毅忠宣

溫公姚祐

景瞻文端

康節無已

王敦安石

大丘伊川

牧之于美

康頤孟嘗

李奇韓友

向拱中師

樂天東野

柳下晏子

主齊楊玠

忠宣王英

樂天時正

義之方回

于晏子厚

王起彥謙

杜劉王李

阮禮周直

韓李厚德

卷 之 八 (第 一 八 五 頁)

張雀退休

李盧稅駕

賈客興生

蔡韓館客

三光五知

三反三戾

三憾三朋

三角六科

士途鑽競

攀附捷徑

王曲裝狀

捉姑通譜

拜翁拾史

牙枝軍守

衛尉薄后

認父事妾

義孝母禮

損節進兒

假手偷句

因熱賣評

避狂看健

益苦累清

技脚尋題

狄嬖姚坤

姚嬖許婦

郭願乳母

爽約斥誠

乍死諱出

去畏求知

打網覆鼎

治生從宦

閒過目來

置莊傳鉢

元書楊食

繫拔芝醴
眇啞二媪
傍門題木
瘴水貪泉
農家苦樂
無難饑寒
狀元門生
狀元公子
乞相入樣
軋苗落類
金帖齋諱
晏富手帖

張王書詞
說韓殺杜
同勝溫酒
理絲制馬
白服注目
掩鼻出涕
視舌刺舌
舌耕筆耕
胡項陶腹
二帶大黃
雲出時地
占家大歲

往亡四廢
耗磨不祥
占夢賣卜
陳福王厄
算數丹方
佛堂觀音
菩薩卷夢
玉環金丹
黍佛恭香
佛子柳勝
石老仙姑

觀
頤
日
錄



說頤 卷一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虞山襟霞閣主人重刊

吳牛式羊

百里奚始為人牧牛。秦穆公見百里奚。問牛何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
覆之。以身。是以肥也。卒相之。卜式初牧羊百餘。一歲致羊千餘。武帝令牧羊上林中。歲餘。羊悉肥。
上過而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無使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緱
氏令。試之。緱氏民使之。一豎夫。牧牛而牛肥。牧羊而羊息。今之牧牛羊者。類能之。以肥牛之道。肥民。
以息羊之道。息民。人鮮有能之者。何牛羊之多幸。而民之多不幸也。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
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將反譖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嗟嗟。今之
人。豈惟不知求牧與芻。將并其粟與芻而竊之。并其粟與芻而竊之。而欲民之肥且息也。得乎。

明皇象馬

唐明皇嘗敬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酋。出象始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擊異類。

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動。終不肯拜。祿山怒。盡殺之。明皇又教舞馬四百蹄。分為左右部。有名稱曰某家驕。其曲曰傾盃樂。數十馬皆衣以錦繡。絡以金鐙。每樂作。奮首鼓尾。縱橫應節。祿山取數十匹歸范陽。後為田承嗣所得。不知其伎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舞。觀人以為妖。擊之而斃。噫。象以不舞而死。馬以自舞而死。等死爾。馬之死。孰若象之死乎。

塞馬宋犢

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禍。數月。其馬將駿騎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禍。家富馬良。其子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禍。居一年。胡騎大出。丁壯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子獨以蹶故。子父相保。宋人有好行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黑牛復生白犢。居一年。其子又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焚骸而炊之。丁壯皆乘城戰死。者大半。此人父子有疾皆免。噫。福不足恃。災不足憂。祥不必吉。妖不必禍。世之扭目前失。得以為欣戚者。陋矣。

封溪縣有獸曰程程。在山谷間。有數百為羣。里人以酒并糟投於路側。又愛者。屐里人織草為屐。更相連結。程程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云。奴欲張我。舍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甘味。速乎醉。因取屐而着之。乃為人所擒獲。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肥。泣而遣之。吳王浮於江。登於狙之山。衆狙見物。然棄而走。有一狙焉。委蛇攫拏。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得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斃。一程以貪欲就繫。狙以伎巧見誅。李斯之具刑。人而程者也。淮陰之夷族。人而狙者也。如海上之鷗。接梧之鳳。人孰得而弋諸。

火牛火鷄

騎劫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刃其角。縛火其尾。穴城而出。步壯士五千。銜杖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因擊之。燕師大敗。遂復齊城。一殷浩北伐。辟江道為長史。取鷄百餘隻。以長繩連之。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鷄散過。並飛集羌營。皆燃。因其驚亂。衆兵擊之。羌遂大敗。一然則鷄與牛亦可以行師乎。惜也。書空之浩。不如援抱之單。使鷄不得與牛比功也。

齊馬楚馬

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欲殺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三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赦之。一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君禮葬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豫章為題。發甲卒為壙。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為之奈何。曰。請為王言。六畜之葬。籠窆為之。槨。銅澀為之。棺。薦以木蘭。衣以火光。葬之人腹之中。王乃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知聞也。一。二君之貴馬一也。若二子可謂善諷。二君亦可謂能從矣。

認馬認牛

卓茂為丞相。史事孔光。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解與之曰。若非。幸至丞相府歸我。乃步就車去。後馬主得亡者。乃詣府送馬。一。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于路就寬車牛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慚謝。寬曰。幸勞見歸。何慚謝也。一。曹明之于豕。司馬徽之推豬。事亦相類。諸公之德度宏矣。認者送還慚謝。猶為有悔心焉。今則有假而不歸者矣。

獬豸見門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敗之。『呂誨評文。其獬豸之觸乎。拱辰一綱。其窮奇之敗乎。』故君子以獬豸為冠。小人以窮奇為名。乃若冠獬豸而敗不直。則獬豸亦羞與之為冠矣。

葉龍裴虎

葉公子高好龍。室屋雕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喪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者也。『裴旻為華龍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既而息於山中。四顧自若。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問真虎所在。躍馬而往。果有一虎騰山。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此慚懼不復射。』旻非不射虎也。能射夫似虎而非真者也。才不足以識真龍。而曰我好龍。徒好馬耳。力不足以禦真虎。而曰我能射虎。不足以言射矣。世之人有不失色於真龍。而喪其所執於真虎者。幾希。

及牛養羊

玄中記。大月支及西域胡有牛。名曰及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葉文莊水東日記。莊浪有養羊。土人歲取其膈。非久輒復滿腹。』蓋地接西番。偏方氣使然爾。是知

氣化無盡。物情難一。彼小人之類。去而復滋。夜氣之良。牯而復息。亦若茹肉之復。茲脂之滿也。已。

唐金識馬

唐寧王善識馬。一日賓客燕集。有馬牙人劉神奴請呈二馬。寧王即於中堂閱試。其毛骨形相。神駿精彩。衆賓觀之。不相上下。王顧問神奴。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此一千緡。次指此五百緡。王令左右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衆賓莫測。共詢其故。王曰。當為諸公驗之。即令鞭轡驅。往復數四。笑謂座賓。辨優劣否。皆曰不辨。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十過之後。微起塵埃。以此第其價之多寡。座賓乃服。一金移刺按答善識馬。聞馬於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一嗟夫。世之相士者。有如寧王辨馬價於微塵之間。則人無逃鑑矣。求士者。有如移刺用善價於羸瘦之際。則野無遺賢矣。

李虎山熊

鳳翔李將軍者。為虎所取。踣踞其上。李頻呼大王乞一生命。虎乃弭耳如喜狀。須臾負李行十餘里。投一篇中。中伏三子。見人喜躍。虎自上俯視方去。其後入穴。恆分所得之肉。及李積十餘日子。大如犬。悉能陸梁。虎以次負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盡。則死窟中。乃抱虎訴云。大王獨不相引。虎因

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復云。辛巳相佑。豈不遂至某家。虎復負至所取處而訣。一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墜一坎。實深絕。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大熊入來。睜視此人。人謂將必害已。良久出果栗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饑久。於是冒死取取之。既轉相狎習。熊母每旦覓食果。還辨分此人。此人賴以延命。後熊子大。其母以次負出。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坐人邊。人解意。便抱熊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一夫虎與熊非人同類。且食人者也。見人窮困。尚憐而食之。且負出之。世所號稱衣冠者。乃有操戈入室。落笄下石。曾虎熊之不若。悲夫。

烏龍的尾

會稽人張然。滯役經年不歸。婦與奴私通。然養一犬名曰烏龍。後然歸。奴懼事覺。欲謀殺然。狗注睛視奴。奴與手。烏龍盪奴。奴失刀仗。遂倒。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一吳人華陸。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華僮仆無所知矣。犬徬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恠其如此。因隨犬往。陸悶絕委地。載歸家。二日乃蘇。未蘇之先。犬終不食。一犬歌也。能惡主。難若是。即忠臣衛主。不是過矣。他如楊生之犬。脫其焚如之禍。仲文之犬。報其殺主之仇。楊褒之犬。發其妻奴之姦。柳起之犬。囓其掌書之僕。方冊所載。犬事不一而足。是知人心叵測。物性

有靈。惡可以其異類而忽之哉。

義犬義馬

吳郡處士沈恆吉。常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恆吉日宴客。必卧几邊。未幾恆吉有疾。犬即不食。數日恆吉卒。殮于正寢。犬盤桓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及將葬。遂一觸而斃。一吉水王維禎。以太學生授夔州通判。會石和尚流劫入夔。是時王同知受牒捕賊。與指揮曹能崇成黨結避禍。乃諂辭激維禎使出擊賊。曹崇亦佯赴之。維禎行遇賊。起戰。曹崇望走。維禎陷。渚田不得脫。大奮罵賊。竟死渚中。自死所至府三百里。所乘馬逸去。奔歸至府門。闔馬長嘶。踉其局。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髮盡赤。衆始駭知死狀。而賊猶不解。後廿日。子廣始得屍殮之。然貧甚。不能歸。乃售馬於王同知。同知已得馬而不償。櫬既行。一夕馬哀鳴特異。同知命秣者加莖豆。不為止。疑秣者給已。乃自起視櫬。馬躡嚙其頭不釋口。久乃得脫。奮前擣其胸。仆之池。異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曹崇以法誅。贈公為奉議大夫。錄其子。一沈之愛犬。犬以死報之。可以人而無戀主之恩乎。同知之陷。王判計甚詭。人固無知之者。乃馬能探其心事。卒擣其胸。蓋不惟有復仇之義。且得誅心之法矣。噫。同知者。與其死於馬。孰若死於賊乎。甚矣陰謀之不可用。而陷人心之不可有。

也。

屠龍相馬

朱泚漫學屠龍于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也。伯樂相馬。教其憎者相千里。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不常有。其利小。駑馬多。其利多也。凡藝之無益于用者。屠龍之類也。凡伎之均足致用者。相駑馬之類也。是以學期適用。不期絕德。教貴有常。不貴立異。

聾虫知虫

左傳。物莫知於龍。龍知虫也。宋孝宗問王季海。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龍聽以角。不以耳。然則謂龍為聾虫亦可也。淮南子曰。任馬不觸木。雖聾虫而不自陷。馬聾虫也。齊桓公伐孤竹。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知可用也。然則謂馬為知虫可也。意。聾知何常。龍馬自若。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此以時為聾知者也。百里奚逃於虞。而知于秦。此以地為聾知者也。若乃愛憎任情。毀譽無定。元祐為正。紹聖為邪。彼曰忠良。此曰姦黨。乍聾乍知。隨口雌黃。斯則聖人有好惡之察。斯民猶直道之行。聾者自聾。知者自知。其何傷於龍馬之真性哉。

食虎逐蛇

建安人山中種粟者。皆構棚於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昇棚。見一虎垂頭指耳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躡前而去。遂聞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息。祭日往視其虎。過食略盡。但存少骨耳。一恆州井陘縣豐隆山西北長谷中。有毒蛇據之。能傷人。里人莫敢至其所。採藥人靳四翁入北山。忽聞風雨聲。乃上一孤石望之。見一白蛇從東而來。可長三丈。急上一樹。蟠在西南枝上。垂頭而歌。須臾有一物如盤許大。似蠟蝶。色如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樹上。仰視蛇垂頭而死。噫。天之愛民甚矣。虎之暴。蛇之毒。物固有制之者。豈其使虎視蛇嚙之夫。肆然無制。暴於鄉里。以縱其淫而傷天地之和。必不然矣。

張狐鄭狐

唐國子助教張簡。曾為鄉學講文選。有野狐假簡形。講一紙書而去。須臾簡至。弟子恆問之。簡異曰。前來者必野狐也。講罷歸舍。見妹坐絡絲。謂簡曰。適喪菜冷。兄來何遲。簡坐久待不至。乃責其妹。妹曰。元不見兄來。此必是野狐也。更見即殺之。明日又來。見妹絡絲。謂簡曰。勉適向舍後。簡遂持棒。見異妹從廁中出。遂急擊之。妹號叫曰。是兒簡不信。竟擊殺之。問絡絲者化為野狐而走。一有鄭氏子者。寄居吳之重玄寺。暇日登閣。見一美婦。因與情歡。婦初不辭。自後恆至鄭房。鄭由是惡其本

妻不與居處。本要求高行尼至房念誦。婦遂不來。鄭大怒曰。何故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還寺。其婦復至。尼來復去。如是數四。妻知有效。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誦。婦忽謂鄭曰。曩來欲與君舉歡。憾以尼故。使某屬厭。今辭君去矣。我只是開頭狸二孃耳。言訖遂絕。一嗚呼。邪佛昧神。妖淫眩目。世人不察。其不至於以異為魅。如張簡之於其妹。以正為妖。如鄭氏子之於其妻也者。幾希。

怪龍貪狼

荆湘有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龍。時或雷風大作。損壞樹木。寺有撞鐘張老者。術士也。惡此龍損物。密為法欲禁殺之。龍乃變形為人。潛愬寺僧曰。某寶龍也。今為張老所禁。性命危急。和尚倘救某命。當奉一寶珠相報。某即移住別處。僧許諾。夜喚張老求釋之。張曰。和尚莫受此龍寶珠否。此龍甚窮。惟有此珠。性又怪惡。今若受珠。他時悔無及。僧不之信。曰。君但為我放之。張老不得已。乃弛禁放龍。夜後送珠于僧。而移出水潭。張老亦辭僧去。後數日。忽大雷雨。壞此僧舍。奪其珠而去。果如張老之言。一趙簡子獵于中山。逐狼。狼逸。顧見墨者。人立而求鹿馬。墨乃解囊出裝囊狼。簡子遂不獲。乃去。狼脫謂墨者曰。僕饑甚矣。吾聞墨者摩放利天下。請以予之。經充腹可乎。語訖。就攫墨者。墨者拒不獲。姑廬曰。孟質諸三者。行數步。見老李枯於道。狼強墨者質之。李曰。是當食子。主人始植吾一

核爾。自吾結實於今數十年。主人之以李利者多矣。今且不免于斧斤之伐。子何功于狼而求免乎。又數步。見老特卧於敗垣。狼復強墨者質之。特又曰。是當食子。吾少為主人出力。妻子賴以贍。租稅賴以充。為功鉅矣。今老且憊。將不免於庖丁之刃。子功孰與吾。而求免乎。最後遇一丈人。策杖而行。墨具以告。狼乃說言墨囊我。果縛我。殊苦。丈人曰。若識苦。盍再處囊中。吾驗焉。狼欣然入囊。墨乃如前囊之。丈人顧墨者。取匕首刃。狼死。墨乃得脫。嗟夫。今天下之不若龍與狼者寡矣。方其在困也。卑詞乞哀。惟恐人之不速拯也。迄其得釋。則揚揚得志。自謂天幸。投李之瓊未報。入室之戈已操。壁中所觀。蓋數數然也。雖然。魚舟之虎。銜解以投。書生之龍。捐珠以報。異類猶知感恩。况於人乎。吾人固不可以是而懈施德之心也。乃荆湘之僧。貪其珠而為請焉。則毀舍之報僧。亦有以取之矣。

崔犢王牛

河內崔守貧而刻。常於佛寺中假佛金。凡數銖。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故。亦不敢言。未幾崔卒于郡。是日寺牛產一犢。頂上有白毛。若縷出。成崔某字。崔君子聞之。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名字。已而復生。一長與有鄉民王某者。素狡而橫。武斷鄉曲。每設計買人田產。既成券。僅償半價。放債則執其原契。既還。復索。習以為常。人畏其狠。莫敢與爭。惟飲憾而已。亡何暴死。鄰家偶生一牛。主人

視之。忽作人言曰。某老官。我即鄰人王某也。陰司以我設心不善。且嘗負爾田價。故罰為牛。以償之。煩召我子來。令其措處奉還耳。主人大驚。亟往呼其子。子亦兒暴。掉臂入門。高聲問牛安在。牛不即應。其子咆哮。怒詈主人。且逞拳罵。牛乃作人言曰。頃者爾來問牛在何處。吾憤且羞。故不應耳。尚毆人邪。因歷述某產付價未足。還該若干。某債原契未還。今在何處。須一一為我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即踏地而死。其子因贖回瘞之。噫。觀崔守之事。則世之牧民而漁獵者。可以鑒矣。觀王某之事。則世之居鄉而吞噬者。可以鑒矣。或乃見目前某已氏之無恙。而曰天無眼睛。或又見目前某子甲之昌熾。而曰為惡得福。殊不知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餘固不必一一取償于目前。况積善則便是慶。積惡則便是殃。又不必以報應為殃慶也。諺云。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吾又未見貪吏橫民之不受天譴者。

僧虎人虎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偶得一虎皮。戲披于身。搖尾掉頭。頗克肖之。或于道傍戲。鄉人皆懼而遁走。至有遺其所攜之物者。僧得之喜。潛於要路。伺往來有負販者。歛自草中躍出。昂然虎也。皆棄所賞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獲。自以為得計。時時為之。忽一日被之。覺其皮着於體。及伏草中。良

久試暫脫之。萬方皆不能脫。自視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頭耳眉目口鼻尾毛皆虎矣。心又樂于草間。遂捕狐兔食之。拏攫飲啖皆虎也。是後常與同類遊處。復為鬼神所役。宋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厭苦之。形骸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周歲一餘。旦餒甚。求無所得。乃潛伏道傍。忽一人過前。遂躍而食。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心。幸而為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輪迴。自為不善。活變為虎。業力之大。無有是者。今又殺僧以充腸。地獄安容我哉。我寧餓。弗重其罪也。因仰天大恸。號聲未絕。忽然皮落如脫衣狀。顧視其身。又依然一衲僧矣。乃用草遮身。投於俗家。得破衣數件。依鄰境佛寺以居。隴西李徵為江南尉。性疎誕。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同僚。嘗警警不樂。每同僚會。既酣。顧謂其同官曰。生乃與君等伍邪。其察佐威嫉之。及謝秩。則退居閉門。不與人通。後迫衣食。乃具裝束。遊吳楚之間。以干郡國長吏。凡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就略。未至舍。于汝墳逆旅中。忽被疾。夜狂走不知所適。家僕蹟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徵竟不回。僕乃驅其乘馬。挈其囊橐。適去。至明年。陳郡袁儉與徵同登進士。以監察御史奉詔嶺南。乘傳至商於界。展將發驛。吏白前有虎。今尚早。願且駐車。儉怒曰。我天子使。從騎又多。山澤之獸。敢為害邪。促駕去。行未盡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儉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吾故人。儉聆其音。遂問曰。子為誰。非故人隴西

子乎。虎呻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俸曰。我李微也。君才少留。與我一語。因與俸歷敘因遊及變虎之狀。復以周恤妻子。及傳錄舊文屬俸。俸許諾。虎吁嗟良久。俄別而去。二子之變虎一也。一念不善。人則為虎。一念悔行。虎復為人。虎與人之分。只在知悔與不知悔之一念耳。寺僧之不終為虎。悔心之萌也。李微之不復為人。迷而不返也。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郡虎郡虎

漢宣城郡守封印。一日忽化為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一松楊人入山採薪。會暮為二虎所逐。遠走上樹。樹不甚高。二虎遽躍之。終不能及。忽相語云。若得朱都事。應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去。俄而與一虎至。爪長善攫人。取樵刀砍之。斷其前爪。乃大吼相隨皆去。至明人始得還。會村人相問。因話其事。村人云。今縣東有朱都事。豈往候之。得無是乎。邀數人同往問訊。答曰。昨夜暫出傷其手。今見頓卧。遂白于縣。命羣吏持刀圍其所。而燒之。朱都事忽起。奮迅成虎。突火而出。不知所之。嗟乎。世有恣睢民上者。是皆封使君之流也。世有恣陵鄉曲者。是皆朱都事之類也。有宋均之德政。則負于渡河矣。有周處之改行。則白額就斃矣。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今牙不之蛻。而生角且傳之異焉。惡乎辟諸。惡乎辟諸。

人虎轉化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唐縣橫山店時。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煙嵐靄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藹可愛。其旁有一小樹。遂脫衣掛樹。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而酣睡若獸。蹶然蹙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采爛然。爪牙無敵。乃潛伏道旁。得鄉錄事者而噬之。忽復思曰。我本人也。何樂為虎。自囚于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焉。乃步步尋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掛杖猶在。細草依然。翻復轉身于其上。蹙足而起。即復人形矣。於是披衣策杖而歸。一申屠澄。自布衣調補什加尉之官。至真符縣東十里許。遇風大寒。馬不能進。路旁茅舍中有煙火甚溫。敗有老父媪及處女環火而坐。澄往就之。父媪因止澄宿。飲酒歡甚。納澄為婿。居一日。謂澄曰。此間孤遠無鄰。又復湫隘。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明日澄挈妻咨嗟而別。既至官。妻生一男一女。澄在官亦大有名譽。澄嘗作贈內詩一篇曰。一官慚梅福。三年媿孟光。此情何所喻。川土有鴛鴦。後秩滿歸。過利州。至嘉江畔。臨泉藉草憇息。妻忽悄然謂澄曰。前日見贈。尋即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過此景物。不能終默。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罷潸然。良久若有所慕。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閨質所宜。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用悲泣。後二十餘日至。

妻家。草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于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邪。披之。即變為虎。哮吼攫踞。突門而去。一是知善念尚存。不為惡終。欲根未除。終為物化。使張逢無懺悔之念。則終身為虎矣。使中屠妻無山樹之慕。則終身為人矣。是故衣杖之存。張逢之幸也。虎皮之存。中屠妻之不幸也。君子當慎所以存之者。

管馬黃龜

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還。迷惡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一鄒陽人黃繡入山採荆楊。遂迷路數日。忽見大龜。繡使咒之曰。汝是靈物。而吾迷不知道。今從汝頭向便是路。龜即回右轉。從行十餘里。使得溪水。一馬之智。龜之靈。人猶賴之以指迷。而况智於馬。靈於龜者乎。馬智矣。龜靈矣。而人不之用。將迷而不復矣。故曰。用人者智。自用者迷。

謁驛贖馬

趙簡子有兩白驛。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驛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御于側。愠曰。謔胥渠也。期吾君驛。請即刑馬。簡子乃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也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驛。取肝以與陽城。

胥渠無幾何。趙興兵而攻。覆廣門之宮。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夫殺驛無與於廣門。而左右賈勇者。感其貴人而賤畜也。贖馬無與於窮士。而窮士歸心者。慕其念功而惇舊也。是故美行足以市人。仁聲足以得士。

說 頤 卷二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虞山襟霞閣主人重刊

相馬御馬

伯樂舉九方臯善相馬。秦穆公使行求之。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曰。敗矣。子之所求馬者。物色牝牡不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蘆。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哀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御乎。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馬將佚也。公曰。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造父巧于使馬。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無失馬也。今東野子之御。上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驅。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一由伯樂之言。可以得官人之哲。由顏淵之言。可以得牧民之術。是故如九方之相馬。則無佚賢矣。如造父之御馬。則無失民矣。

供奉獼猴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獼者。獼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豈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

供奉。一笑。君王使着。繡是也。朱全忠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所。踉蹌奮擊。全忠殺之。一程伯淳遊山。山僧云。晏元獻南來。獼猴滿野。戲為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虫亦世情。嗟夫。供奉之死。足以報賜袍之恩。滿山之迎。難以逃世情之譏。是以國家養士。當養其如孫供奉者。不當養其如迎相車者。

龍耳龍指

主事薛機。河東人。言其鄉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指探之。出虫蛻。輕白如鵝羽管中膜。一日與侶鼓耕。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未幾雷震。二人皆跣于地。其侶復甦。耳鳴者腦裂而死。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一戴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衙公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懼之曰。此必乘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衙因名其指為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闌。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衙戲曰。今日吾家赤龍得無去邪。因出手船窗外。龍果裂指而去。噫。能蟄能伸者龍也。不於江湖而於人身。龍則得矣。人亦何不幸而有腦破指裂之禍哉。

蝮虎飼蛇

天歷中河南縣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每年九月三日夜。例有一道士得仙。

其夜諸道士皆不扃戶。各自獨寢。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縱氏令不信。至時過令二勇士持兵器潛覘之。初無所睹。至二更時。後見一黑虎入觀中。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棄道士而去。至明無人得仙者。二勇士具以此事白。竭忠中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有金簡玉蘇冠。及人之髮骨甚多。斯皆往年所謂得仙道士也。一南中有選仙場。場在峭崖之下。其絕頂有洞穴。相傳為神仙之窟宅也。學道者祭壇於下。每年中元日。衆推一人道高者上昇。于時有五色彩雲。徐自洞中而下。至於壇場。其道高者冠衣不動。合雙掌躡五雲而上。觀者靡不涕泗徒羨。望洞門而頂禮焉。其年有道高者合選。忽有中表間一比丘。自武丘往與訣別。懷雄黃一斤。許贈之。曰。道中惟重此藥。請密置於腰腹之間。慎勿遺失。道高者喜甚。遂懷而昇壇。至時果躡雲而上。後旬餘。人覺山巖臭穢。有獵人自巖旁攀緣。造其洞。見有大蟒蛇腐爛其間。前後上昇者骸骨山積。蓋五色雲者蟒之毒氣呼吸所為。無知道士往往求充其腹。哀哉。一夫鶴觀道士以身餒虎。仙壇道士以身餓蛇。自以為得道上昇。而不知自貽伊戚。向非竭忠之獵。比丘之雄黃。虎蛇之害。寧有涯哉。嗟夫。寵利之殺人。甚於虎蛇。舉世趨慕照攘。死而無悔者。踵相接也。寧獨無知之道士為可慨哉。

猫王蜂義

景泰初福建布政使朱彰以事謫陝西莊浪縣丞時有一西番使臣以一貓入貢經其地彰館之因譯者詰貓何異而上供也使臣曰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乃令以鐵籠兩頭盛其貓置一室中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伏死蓋貓之王也楊遠巷致政林下時一日遊鎮江之北固山見羣蜂擁蜂王出遊遇鷲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遠巷令家人瘞焉表其阡曰義蜂一鳴呼得一貓王數里外之鼠皆伏死若得一賢佐則姦邪之屏迹四夷之警服又當何如故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通人安蜂細物也主亡與亡之死靡它人乃有素若遠遁甘心事仇者是誠何心彼崖山之危陸秀夫負帝俱溺後宮侍臣從死者數萬餘人其義蜂之儔與若留夢炎趙孟頫諸人屈膝左袒偷生目前曾彼蜂之不若矣

貓鼠相乳

司徒馬燧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于死母母且死其鳴啾啾其一方乳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韓愈以為感于所畜而為貓相乳說崔祐甫為中書舍人朱泚軍中貓鼠相乳表其瑞宰相常哀率羣臣賀祐甫曰可弔不可賀乃獻貓鼠韻一蓋貓相乳者貓本同類哀死恤孤和氣所感故為瑞貓鼠相乳者貓本

捕鼠。鼠乃狎貓。法令不修。故為非瑞。後司徒以功名令終。朱泚以僭逆誅滅。貓鼠之應亦昭昭矣。

癡龍點鼠

洛中有洞坑。曾有誤墜其中。行數里漸明。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羊鬚有珠。人取食之。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九仙館也。大羊名曰癡龍。蘇子夜坐。有鼠方嚙。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囊中空。嚙嚙聲。聲在囊中。曰嚙。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出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囊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嚙也。而遽死邪。向何為聲。豈其鬼邪。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曰。異哉。是鼠之點也。閉于囊中。囊堅而不可穴也。故不嚙而嚙。以聲致人也。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夫龍以靈名也。而乃有癡龍。鼠本細物也。而乃有點鼠。非謂人可以名求。以賤息耶。

郝崇鼠異

郝士美為鄂州觀察。一日晨興出視事。束帶已畢。手引鞞未及陷。忽有一巨鼠過庭。北面拱手而舞。士美大驚。叱之。略無懼色。因擲鞞以擊鼠。鼠即奔逸。有毒蛇出於鞞中。珠耳錦目。尺長細螫。焰焰勃勃。起于舌端。向無鼠妖。則士美已致臙指潰足之患矣。崇再用為龍武統軍。嘗在廳凭几獨坐。

忽有一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手而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自起逐之。鼠乃去。已而廳梁忽折。所坐牀几盡壓粉碎。使非鼠懼。則再用已罹粉身碎骨之災矣。士美復為尚書。而再用亦領節度。二鼠之舞。若天使之以拯二人之難。是知巢鳴鼠舞。不恆為災。大人君子。遇之則吉。

張鼠陳馬

相國張文蔚柏坡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為蛇所吞。鼠狼雖雄情切。乃於穴外坩土却容蛇頭。伺蛇出穴裏入所坩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嚙斷。而劈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之穴外。御豆葉嚼而傳之。皆活。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於朝時。李昇執政謂璋曰。公其先歸。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婿於公家。璋馳一赤馬而歸。中途馬蹶璋墮傷。頃之昇至。少選即去。璋扶疾而往。已不及矣。璋召馬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讓親事。爾乃蹶而墜我。畜生不忍即殺使牽去。勿與窮隸餓殺之。是夕。困人竊具窮隸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如是累日。困人以告。璋復語之曰。爾既知罪。吾赦爾。馬蹶躍而去。是夕乃飲隸如故。嗚乎。鼠之智足以斃蛇而活子。人乃有坐視無措者矣。馬之靈猶知認罪而却隸。人乃有貪昧無恥者矣。

妖狐蝮蛇

鄉民有姑婦同入山採蔬。有狐出於草間逐婦。伺姑稍遠。即搖尾而前。婦乃以裙裹狐。呼其姑共擊之。昇而還家。鄉里競觀之。則睜其雙目。如有羞赧之狀。因斃之。蝮蛇能吞鹿鹿。或以婦人衣誘之。則得殺而取膽。噫。狐之巧。蝮蛇之健。猶然以悅色取禍。語云。色之殺人。也。慘於戈矛。信矣。

鄒狐劉蛇

鄒志完南還。過永州僑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詰其故。僧以狐鳴為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劉器之謫嶺外。奉老母以行。一日行山中。扶其母藍舁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來。草木皆披靡。擔夫皆驚走。器之不動。蛇若相向者。久之而去。村民羅拜語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噫。鄒劉二公之節義。狐蛇異類。猶知敬而迎之。乃在朝諸臣。甘心黨陷。翻為異類之不若。悲夫。

鹿徑蜂穴

鹿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蹟。但循一徑。無問遠近。村民結繩為環。置其所行處。鹿足一鞋。則懸于

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帶粘于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殫尋得之。熏取其子。噫。鹿知避蹟矣。而竟以一徑被粘。蜂知匿穴矣。而竟以粘肉被熏。是以君子處世。惟知幾乃能遠害。惟無欲乃能全身。

照狐扣石

有男子詣張華講說。華恠之。謂雷孔章曰。當是者精。聞燕昭王墓有華表向千年。可取照之。當見如言化為狐。晉武帝世吳郡臨平岸出一石。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則鳴。如言音聞數里。嗟夫。華誠博物矣。然能辨老狐之精。而不能燭王倫之逆。能聲臨平之石。而不能脫賈后之禍。若華者。博物之識有餘。保身之明不足。雖博亦奚以為。

獬豸拄杖

宋神宗一日行後苑。見牧獬豸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推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不復得畜。月餘。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用意深遠如此。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敢睨視。嘗遊後苑。偶忘攜馬。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舁以來。蓋精緻。上方有意中原。故除自習勞。

苦如此。此二事一可以見墓祖慮惠之用。一可以見孝宗雪恥之決。惜也。計疎於防虜。不能用百年無事之策。議器於講和。不能成餐肉飲血之功。悲夫。

陳馬李屋

成化間。翰林陳希召所乘盲馬。其錢六百文。李西涯聞。老以詩諭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于美三百青銅語也。刑部李若屋。舊屋為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價四兩。西涯亦諭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用前希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近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驅豎策肥。其于飲食之衣物。能節省者幾人。視數十年前。為費何啻千萬。噫。可以觀世變矣。

吳犬馬裝

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袁詭妻是馬李長女。李長世家。富豪裝遣甚盛。初成禮。詭問曰。婦奉其帶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德曜之事矣。嗟夫。婚娶論財。夷虜之道也。近時風俗。女家至鬻產以營百兩。婿家至計奩以

為欣戚。賈大箕帶之風。邈焉不復睹矣。曾聞有達官云。吾無以遺子孫。惟每人擇一富家婦與之。噫。彼達者而猶若是。况攘攘熙熙之徒哉。

寇羊蘇舍

寇萊公之貶。丁謂與馮拯同在中書。丁當萊筆。初擬崖州。已忽謂馮曰。崖州再涉海何如。馮唯唯而已。乃貶雷州。迄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為之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寇聞丁來。遣人以一羔羊逆於境。而收其僮僕。杜門縱博。聞者以為得體。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以居。章惇以為強奪民居。下州遣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及惇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好還之報。一方丁章之害二公。自謂得君固寵。必無還謫之日。豈知出爾反爾。若貴左券。小人害正者。可以鑒矣。

宋羊庾鵝

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曠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劉毅在京口。酷貧。嘗與御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為司徒。右長史。要府寮佐出東堂。眾人竝

秦解。悅却晉將軍官。深相挫辱。一夫華元以道御長師。度悅以靳交賈禍。二人固不能無咎。彼殺者解其官而挫辱之。無亦弘人之度未優乎。若羊斟者。以私憾敗國殃民。君子已謂之非人矣。

鄭牛荀楮

晉師襲鄭。過周。鄭商人故高。將市于周。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荀登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置諸楮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登善視之。如實出己。一弦高之犒牛。全國之忠也。鄭賈之冥楮。救難之義也。如二賈者。可謂得居貨之道矣。若呂不韋之居于楚也。雖以盜秦。而終以從蜀。是知擇利而不知遠害也。馬用賈。

劉酒解楮

至元丙子。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語某官曰。事勢至此。為之奈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劉玉州乎。與一娼狎。情惡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於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偕往。劉患之。迺始曰。願與俱死。必不獨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飲矣。娼遂死。劉乃獨去。今日諸君得無效劉玉州乎。客皆大笑。靖難師入金川門。衛府紀善周是修與楊士奇解縉等約同死難。及期。是修遣人覘縉所為。縉問家人曰。曾餉楮否。人還以告。是

修曰。彼一猪且不能舍。肯舍生乎。是修乃自經而死。嗟夫。舍生取義。自古難之。天祥之瀆輩信。趙時賞等相繼殉難。客信無負於天祥矣。縉與是修等死耳。詔獄之拷訊。孰與尊經之從容。身之無憐。婁子之不保。當日所飼之猪。又安在哉。

張錢杜牛

盧懷慎死而復生。言冥司有三十爐。日夜為張說鼓鑄橫財。我無一馬。杜郊公餘日常五餐。費至萬錢。京西有客。見人牧牛徧滿山壑。不知幾萬口。客詰之。自何而來。答曰。來自郿廷供相公食耳。拈顧之際。人牛竝失所在。一由二事觀之。貪得者亦天所授。寒素者乃命使然。吾人當安夫寒素之常。而不當妄萌夫貪得之念。故曰。性也有命焉。雖然。盡棄溢損。若循環然。世未有積而不散者。彼張氏之爐。杜氏之牛。子孫豈能世有之乎。以余兒時所見貴人炫耀何限。迺今園宅半屬他人。子孫或至陵替吁。可慨哉。

兩虎鷓蚌

下莊子刺虎。管堅于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鬪。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

莊子然之。果獲二虎。蘇代謂趙惠王曰。蚌方出曝。而鷓取其肉。蚌合而封其家。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則

日不雨必有蚌。蚌亦謂鵝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鵝。漁人得而并擒之。嗟乎。使兩虎不關。下莊安得收兩虎之利。鵝蚌不持。漁人安得收并獲之功。願寧死於下莊。而不肯不關。寧死於漁人。而不肯相釋。始焉我欲并彼。彼亦欲并我。卒之我與彼俱斃也。悲夫。

麥麵猴羹

竇氏家方盛時。有奴欲奪從數宅之資。供白麵云。白麥性平。由是恣食。未嘗疾。凡數歲。或告奴妄言。所輸悉常麥。羣從一時暴熱。皆作楚。一有烹猴者。始其邦人。以為狗羹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所食。一嗟夫。忠佞眩於雌黃。愛憎移於毀譽。彌子瑕之唱主餘桃。始以為愛君。終以為玩意。是亦麥麵之類也。錢通之子死。入對。始以為匪躬。弗子。終以為匿哀。請對。是亦猴羹之類也。

犬狐辨疑

謝通傳。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內。姑以為盜而逐之。婦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即束緼乞火於亡內家。曰。昨暮夜犬得內。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內家遂追呼其婦。一晉桑虞嘗行宿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多是狐狸為

蓋君何以疑人。乃將脯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夫物有相類。事有適可。里之亡肉。與客之失脯。其失一也。姑之疑婦。與客之疑虞。其疑一也。里母之束縲。與主人之將脯。其智一也。婦非里母。無以明其非盜肉。虞非主人。無以辨其非盜脯。然則人之辨疑。與人之辨人之疑。其亦有道矣。

杜馬彭豕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後三年宣王田于圃田。從人滿野。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朱冠。手執朱弓。按朱矢。射王而中其心。折脊伏車而死。齊侯諸兄有歎行。使公子彭生弑魯桓公。而殺彭生以說魯。後九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射之。豕人立而啼。齊侯懼而降車。反而遇弑。杜伯非能見屬於宣王。賊殺不辜。宣王之心原有杜伯。故所見無非杜伯也者。即宣王之心為之屬也。彭生非能見屬於齊侯。殺人自解。齊侯之心原有彭生。故所見無非彭生也者。即齊侯之心之自屬也。嗚呼。宣王之賢也。殺一無罪。猶足以致厲。况賢不若宣王者乎。齊侯遁於文姜。即無彭生之乘。已為覆載不容。九年而死。死已晚矣。諸兒齊侯名

岳武穆詞有曰。壯志餓餐胡虜肉。笑譁渴飲匈奴血。餽金甚矣。金人相戒必曰。岳爺爺。其死也。聘使劉梅問飛何罪。館伴者曰。意欲謀叛。為部將所告。抵誅。梅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止有岳飛。今殺之。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也。館伴不能答。一胡澹菴封事有曰。虜虜即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誠金甚矣。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朝廷有人。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一噫。是非之心。雖夷狄亦有之。迺宋世君臣。顧反忘大恥而鑿長城。信姦邪而斥忠諫。曾夷狄之所羞。而當時不以為媿。悲夫。

乞兒官狗

張九齡嘗曰。今時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友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一弘治間。雲南廣西等處。土夷搆亂。撫之者多不得人。其酋明云。司府官不過一狗。乞與大骨頭便去矣。一嗟夫。今之附勢者。有不如向火之乞兒者乎。今之爭利者。有不如投骨之狗者乎。執塗之人而目之。為乞兒為狗。則嗁然怒。乃縉紳學士。恬然甘之。不以為醜。此之謂失其本心。

潛龍括囊

邵原居遼東。好以清議格物。公孫度以下心不安之。管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

取禍之道也。蜜勸令西還。司馬德操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譚。時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德操曰。如御言亦復佳。嗟乎。危行言孫。聖人之所以全身也。道三箇好喜歡緣。俗士之所以免禍也。居今之世。若幼安德操者。其歎足以容矣。

狐威稷鼠

江乙謂楚昭王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啖我。天帝命我長百獸。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我為不信。我為子先。子隨我後。觀百獸見其能無走乎。虎以為然。隨狐而行。百獸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己。反以為畏狐也。今北方非畏昭奚恤。畏王之甲兵也。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國何患。曰。患稷鼠。公曰。何謂也。曰。夫稷求木而塗。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稷故也。夫國亦有稷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嗟夫。威可假也。一旦威者知其假而奪之。則假又不可常矣。稷可託也。一旦重者并其稷而變置之。則託又不足恃矣。是以奪國跋扈。竝伏常憲。而漢唐宦官。竝就誅夷。君人者。惟獨操制命之權。而不使人有可託之隙。則又無敢假。而亦無所事攻矣。

折箭取兔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利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張敞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詔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忌行此術。於乎。一乃心力。其免有勳。折箭之說也。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取兔之說也。是故得道者多助。種德者民懷。

狐皮羊羞

周人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嘗八珍之味。而與羊謀其羞。語未既。狐相與逃於重淵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語有云。蔡室遺僂。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用孔子而謀於妾。嬰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假馬求車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

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謂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左傳。天王使冢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嗚呼。借父耒耜。慮有德色。母取箕帶。立而誚語。父子姑婦之間。亦有以假與致嫌者矣。是故明于假取之義。然後可與定君親之分。

犬噬鷄鳴

管仲將死。謂齊桓公曰。有大噬嚙。旦夕欲噬我。假而不使也。君必去之。大史氏適梁。過琉璃。有丈夫以數童子逐雄鷄。且詬之。大史曰。爾何仇鷄。為不大棘哉。丈夫曰。此鷄適鳴。夫犬宜噬。噬而見去者。噬不當也。鷄宜鳴。鳴而見逐者。鳴非時也。若吠非其主。又何去焉。鷄晨其音。又何尤焉。

賊臺虎歌

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賊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城。人言暴客此分羸。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弘治間。有仁和尹頤貪暴。適獵人獲一虎。士人俞珩以詩嘲之云。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虎自雙雙北渡河。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嗚呼。今之司民牧者。其尚思所以免於盜吏虎冠之誦也哉。

唐武后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街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因責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衆羞報而止。武僑銜為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稹知制誥。因宦者魏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掌誥。時論鄙之。僑銜因會公堂。有青蠅集于瓜。怒擊去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嗟夫。士之才無足錄。進不以正。乃至為使人所狎。罔列所鄙。若此人。其可不以大愛自期。以難進自勵也邪。

驛車馬裙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轡驛驢相雜。驛性速力強。驢性緩力小。今竝一處馳驅。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云。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髮尾。馬拔尾落。驢不無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一。物情順適。驛驢而已乎。軍國重計。馬尾而已乎。愚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尋龍擒虎。何代無賢。雖然。猶愈于吠正搏賢之徒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齊人保保之謠。可為明鑒。

白兔鵝鴨

唐酷吏王弘義賤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為御史騰章。言園有白兔。縣為集人捕逐。吐無遺窟。李

昭德曰。昔聞有蒼鷹獄史。今有白兔御史。宋紹興間。零禱一諫。諫言。異時禁屠。惟禁牛豕。今須請并禁鵝鴨。時人語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近時有一言官。請收磚瓦。不用斷塊。號為磚瓦言官。又有一給事。請禁取蝦蟆。號為蝦蟆給事。二公一時之建白。止於塞責。而磚瓦蝦蟆之名。邦人傳誦。遂不可改。建白可不慎哉。

金牛鷄竹

周洛州司倉嚴昇。攝侍御史。于江南道巡察。性嗜水獮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得。凡到處。金銀為之踊貴。故江南人號為金牛御史。唐新昌縣。今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長曰。鷄子一錢幾顆。曰三十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又謂里長曰。吾未要。且寄鷄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數月長成。令吏與我賣。却一鷄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未須。且寄林中養之。至秋成五萬莖。令賣一莖竹十錢。遂至五十萬。噫。巡察若此。安所望於風裁。牧宰若此。安所望於德政。豈二事皆載小史。未必實事。然免類至義之盡。則世有巡察而所至擾民者。是亦金牛之類也。有牧宰而取非其有者。是亦鷄竹之類也。如劉紫山之按江右。所剩鷹銀悉以公用。則無金牛之擾矣。如趙石梁之尹吾婺。稅契贖銀。

毫。不。染。指。則。無。竊。竹。之。議。矣。石梁諱崇善浙江蘭谿人歷官太常少卿卒恩賜祭葬人士至今思慕之既特建祠復請祀

昌旂



說頤卷二



四〇

說頤 卷三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虞山襟霞閣主人重刊

衛鴻晉鷹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於園。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一契丹破遼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桑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一射鴻者玩人。調鷹者玩敵。玩人者喪。玩敵者亡。

衛鶴鄭鷄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投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馬能戰。一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鷄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殺之於陳宋之間。一嗟嗟。世之值過其才者。皆乘軒之鶴也。德不稱服者。皆鷄冠之聚也。欲以當多難而免貽戚難矣。

鳩笑鷓鴣

鷓鴣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朔與鷓鴣笑之曰。我

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南方有鳥名鷓鴣。南海而飛之北海。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鷓鴣得腐鼠。鷓鴣過。仰而視之。曰嚇。嗟夫。世之挾片長誇小伎。而曰人莫予若。乞墻餘。微得粟。而以驕人于白日者。何以異於鷓鴣之笑。南溟腐鼠之嚇鷓鴣哉。

媒雉由鹿

村民緊雉者。嘗畜馴雉以招致之。號曰雉媒。其逐鹿者。亦出繫鹿以誘其羣。號曰由鹿。君子曰。虞之即禽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即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世之為人媒。為由人者多矣。寧獨雉鹿哉。

鴈奴象雌

鴈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南人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暗。或無月時。於瓦礫中藏燭。捕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略舉燭使藏之。鴈奴驚叫。大者亦驚。頃之復定。又如前舉燭。鴈奴又驚。如是數次。大者喙鴈奴。東燭者徐逼之。更舉燭。則鴈奴懼。喙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一交趾出象。山巖一捕之。山有石室。惟通。

一路周圍皆石壁。先置竊立其中。驅一馴雌入焉。布甘蔗于道。以誘野象。象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以歸石室中。以巨石空門。象餓。人緣石空餉馴雌。野象見雌得食。亦狎而來求餉。益狎。則鞭之少馴。則騎而致之。久則漸解人意。又為立名字。呼之則應。一馴奴忠矣。而不免於喙。馴雌狎矣。而終以敗類。劉更生之遭讎。其受喙之馴奴乎。呂文煥之降元。其誘羣之馴雌乎。發憤如沉汨羅。寧受喙而不忍不動。就義如文柴市。寧受餓而不肯求飼。故曰。平居能為犯顏敢諫之士。臨敵斯為仗節死義之臣。

賈鵬張臬

賈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于坐鵬。誼以為不祥。作賦自悼。壽果不長。一有臬鳴于張率更廡。其妻以為不祥。連睡之。張聞之曰。急溫湯。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一故曰。禍福之來。由人召也。禽鳥云乎哉。

莊鵬荆臬

莊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整子請曰。其一鵬能鳴。其一不能鳴。孰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一荆之臬將臬于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臬吳乎。臬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

之民不易情也。一鴈以不鳴被殺。梟以惡聲見惡。故惟鳴其當鳴。無鳴其所不可鳴。則幾乎全。

鶴志驢技

僧支道林好鶴。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之。乃剪其翮。鶴軒翥而不能復起。乃舒其交頤視之。有似懊惋。道林曰。既有凌雲之志。何肯為人耳目翫乎。養令翮成。遂放飛去。一野無驢。好事者載之以歸。至則無所可用。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驢一鳴。虎大駭。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竟無異能者。益習其聲。稍近益狎。蕩倚銜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跳踉大嗽。斷其喉。盡其肉。乃去。一巖光之舉足。凌雲之志也。故光武不得而屈之。殷浩之北伐。野驢之技也。故桓溫得而廢之。

羊鶴劉牛

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毼而不肯舞。一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嗽芻豆倍于常牛。用其力曾不若一羸特。嗟夫。虛聲不可以得士。徒貌不足以取人。是故行不稱其聲者。叔子之鶴也。懷不副其貌者。景升之牛也。一孔子尚云。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于羽。况其他乎。雖然。鳴卑聲聞。鶴之善技也。不可以不舞之鶴。而并棄其昂霄之志。引重致遠。牛之常力也。不

可以無用之牛。而并棄其乘田之功夫。惟養食之以時。驅策之以道。用之各唯其宜。使之不盡其力。斯得之矣。

羽鶻山鷄

鶻性俊勇。翅羽未成。輒躍出巢穴。往往墜崖而死。『山鷄自愛其色。終日映水。日眩則溺死。』世之學未成而輒躁進者。是亦羽鶻之躍也。矜一長而輒自眩者。是亦山鷄之愛也。其不至於墜且溺者幾希。

鶴鳴鳩集

唐杜景儉為鳳閣侍郎。文章器識並高。時號鶴鳴鷄樹。王及善為內史。才行庸猥。時號為鳩集鳳池。夫景儉一文章士爾。處非其地。人猶以鶴鳴惜之。乃尊德樂義之倫。既於下位。此不謂之鷄棲枳棘乎。及善僅庸猥爾。人已以鳩集羞之。乃媚嫉傾險之輩。處之廟堂。此不謂之臬集鳳梧乎。是故用人者當為官擇人。不可使有失賢之議。見用者當量力後進。不可使有負乘之羞。

衛鶴陸犬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啣取之。無差。『陸機有快犬曰黃

耳能解人語。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語犬曰。能齎書馳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犬頭。犬出驛路。走向吳。至機家。口啣筒作聲示之。家人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復繫犬頭。犬復馳還。路計人行五旬。犬往還纔半。一鶴猶識字。人乃有不諫一丁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犬能寄書。人乃有為謀不忠者。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瀛莫二禽

瀛莫二州之境。塘滌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鵝。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鷺。奔走水上。不問腐草泥沙。啜啖然必盡索乃已。無時休息。名曰漫畫。信天緣若拙。漫畫若巧。顧拙者恆逸。而巧者恆勞。勞者得食。而逸者亦得食。人亦何苦如漫畫之勞勞。而不為信天緣之休休哉。

竹鷄鷓鴣

竹鷄之性。遇其儔必鬪。捕之者。掃落葉為城。置煤其中。而隱身於後。操網馬激煤入。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鬪。而網已起。毋得脫者。一鷓鴣性好潔。獵人於林間淨掃地。稍散于上。禽往來行且步且啄。則以粘竿取之。一噫。物不可有所好。竹鷄好鬪。故人得以鬪取之。鷓鴣好

潔故人得以潔取之。人之任氣而炫名者。可以鑒矣。

鄧鵠王粟

鄧差南郡臨沮人。家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珠品。呼差與焉。差曰。君遠行商估。勢不在豐。何為頓爾珍羞美味。估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為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為守錢奴爾。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鵠。食筋敲骨。噉其喉而死。王叟者。家鄴城。積粟至萬斛。而夫妻儉嗇。常食陳物。纔以充腸。莊宅尤廣。客二百戶。叟嘗遊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餐頗盛。叟問汝有幾財。而豐食若是。客曰。惟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有餘。故衣食得足耳。叟逸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為人所錄云。何得妄破軍糧。覺後不敢復食。數年夫婦並卒。後官軍討安慶緒於相州。盡發其廩以供馬。噫。估人莊客之見誠達矣。乃鄧差與王叟者。竟求一食之豐而不可得。豈守錢之奴。天實命之。而財聚財散。又有物以司其柄。非主財者所得自為聚散與。世之嗜錢為命。積而不散者。視此可以醒然悟矣。

巢鶴孔雀

隋煬帝大業中。初造羽儀。毛鷲多出江南。時湖州烏程人入山採捕。見大樹高百尺。上有鶴巢。

養子捕人欲取之。其下無柯。高不可上。因操斧伐其樹。鶴恐其傷子。遂以口拔其毛。人收得之。遂止不伐。『孔雀自喜其尾。凡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捕之。尾雷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為所傷。不復寄看。捕者得而擒之。』鶴以羽見取。孔雀以尾見捕。以材賞禍一也。迺孔雀愛尾。卒以就擒。鶴之拔毛。竟以全生。孔雀之智。不逮鶴之智遠矣。

妬燕狎鳥

漢范質嘗言其家有燕。巢於舍下。育數雛。已哺食矣。其雌者為貓所搏。雄者啁啾久之方去。頃時。又與一燕為匹而至。哺雛如故。不數日。諸雛皆墮地宛轉而僵。兒童剖腹視之。腹有痰黎者在。味中。蓋為雛偶者所害。『北鷄引雛於庭。啄殘粒。拾蟲蟻。啣啣自得。羣過其上。見以為搏雛也。亟其雛匿之。羣去乃出。』雛飲啄如故。頃之。有鳥下集於傍。鷄顧雛且避。且就。鳥稍狎之。鷄以為無害也。遂恣雛飲啄不復避。鳥伺鷄狎。亟攫一雛飛去。『噫。之二禽者亦彼矣。宵人醜正。匿怨而友。陰擠而陽事之。貌與之合。乘其無畏而反噬之。君子者。悅其順己。忘其非類。卒為所中。而莫之覺者多矣。寧獨鷄雀哉。』

李松公遊嵩山。見病鶴曰。須人血療之。李即解衣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不是。迺今投眼。唯往東都。但映眼。服之即知矣。李於中路自視。迺馬頭也。至東都所遇年少。悉非全人。皆犬豕驢馬。惟一老翁是人。李具言病鶴之意。老翁笑。袒臂刺血。李得之。以塗病鶴。即愈。鶴謝曰。公當為明時宰相。復當上昇。相見非遙。慎無懈惰。遂冲天而去。同州司馬裴沅嘗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道中見病鶴。哀而憫之。有老人謂曰。郎君少年。豈解衣此鶴邪。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遂請刺臂血塗之。老人曰。君此志甚勤。然須三世是人方中。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盧生三世人矣。君能返洛干之乎。裴欣然返洛。訪盧生。析之。生開樸。取一石合。刺臂滴血滿合。授裴曰。無多言也。乃至鶴處。老人已至曰。固是信士。乃令盡塗其鶴。因邀裴至其舍。出一樸。授裴。令達其叔。少頃。引裴視鶴。鶴已愈矣。一噫。二禽之需人血。一則曰非人。二則曰非人。人果若是難哉。孟子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知皆擴而充之者。幾何人哉。不能充之。則其謂之非人也。亦宜。

問鷄祝虎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鷄逐鳩。鳩逃。棄下。鷄去。公子縱鳩出。鷄逐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迫患。

歸無忌。竟為鷄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鷄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其左右應聲。捕得鷄三百餘。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按劍至籠。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聞。天下歸焉。一復漢童。怯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怯聞而出。祝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怯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史人為之歌頌。一夫至誠。可貫金石。中孚信及豚魚。彼無忌童。怯之所以能使鷄虎服罪者。誠故也。誠之不至。而虛文是飾。將同類且不能欺。况異類乎。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山鶴夜蛾

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鶴。愛形顧影。不自識。為暹所得。一夜蛾撲鏡。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一嗟夫。士之不自韜晦。羅於世網者。何以異於山鶴之顧影。其溺於名利。死而弗悔者。又何以異於夜蛾之撲鏡哉。

梁后性妬。武帝患之。左右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鴆鷓為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妬。陛下盍試諸。帝從之。后之妬滅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養儲以徧賜羣臣。詔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忌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誡于血食。議遂寢。兵部尚書任瓌賜二妃嬪。妻柳妬。爛其髮禿盡。太宗聞之。賜金瓶酒云。飲之立死。不妬即不須飲。柳氏拜勅曰。妾與瓌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顯榮。今多內嬖。誠不如死。詎敢盡無它。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二女令於別宅安置。噫。鷓膳可以滅妬。而賜酒不足以脅婦。固知默化之術。愈於制命之威。禽鳥之功。多於天子之勅。雖然。婦有七去。而妬為甚。妬婦敗家。妬臣喪國。去之放流之可矣。故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羹臬養鴆

漢史五月五日。作臬羹賜百官。以其惡鳥。故以五月五日食之。欲滅其族類。零陵記。鴆鴆人多養。五月五日去其舌尖。則能語。聲尤清越。雖鴉鷓不能過也。是故除惡如羹臬。則惡類屏矣。樹善如養鴆。則善類進矣。舜去四凶。羹臬之類也。舉元愷。養鴆之類也。

吉了老猴

夷人買泰吉了還國。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因不食而死。若吉了可謂鳥之效忠者矣。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朽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急躍去鄰近一家，縱火燔屋。里人懼而救火，于是羣猴遂脫去。若老猴可謂獸之多智者矣。如吉了之忠，可以報國，如老猴之智，可以全身。

囚鳳噬鵠

後漢陳耽為司徒，時詔察覺刺史二千石為民蠹者，內官丁賓客，雖貪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遠。小郡有惡化者，耽上言公卿所舉，所謂放鵠鼻而囚驚鳳，言甚忠切。宋楊甲有聲西川，卻使怒其不降，意拉勅之。趙衛公聞之，亟白于廟堂曰：譬之市猫，將以咋鼠，首扶雕籠以噬鸚鵡，可乎？當國者問其故，相與大笑，積格不下。時遂以排擊善類者為猫噬鸚鵡。嗟夫！今之監司刺舉，不放私而囚鳳者有幾，言路攻擊，不噬鸚鵡而咋鼠者有幾，以當路意指為忠邪，以一時喜怒為賢佞，以私人毀譽為愛憎，是非混淆，舉刺倒置，噫！若人者，明雖苟違人非，幽當何辭鬼責。

田饒謂魯哀公曰。君不見夫鷄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鷄有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近也。陸雲曰。夫蟬頭上有綬。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嗟夫。鷄具五德。而不能黃鵠之高舉。則其清有不足也。蟬具五德。而不知黃雀之在後。則其智有不足也。是以君子寧為梧桐之棲。無為稻粱之肥。寧避迹以遊於世。無得蔭而忘其身。

鳥獸長短

虎善卜。狸善搏。鶴善符。鶴善舞。鷄善鬪。鸞善歌。鸚鵡善言。鶴善步。鴛善畫。印。鸚鵡善勅。螺蠃善視。蛇蟠向王。鵲巢避歲。燕伏戊己。虎奮衝破。乾鷄知來。猩猩知往。物各有所長也。一鶴以怨望。鴟以含願。鷄以噴睨。鴟以怒。雀以猜。翟燕以狂。駝當以善。鸚鳥以悲。啼。鶯以儂。鳴。鶴以潔。吸。巢以高。叫。鴟以愁。嘯。物固有所短也。一北魏雀訪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性多疑。猶性多豫。可謂獸之一短。惟人亦然。黃霸為潁川太守。以循良稱。及入相。功名損于治郡時。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乃展其驥足。玄齡善謀。如晦善斷。崇善守成。瓌善應變。各取其長而捐其短。以適於治。斯用人之道也。

物倫物知

羔乳烏哺。有父子之仁。蜂房蟻穴。有君臣之義。雌鳩養鴛。有夫婦之別。攜行厲陣。有兄弟之序。遵鶯呼鷄。有朋友之情。『鶴巢知風之所起。獾穴知水之高下。睥目知宴。陰諧知雨。狐狼知孤。虎豹知銜。』夫物猶有倫。可以人而無五品之選乎。物猶有知。可以人而無先幾之哲乎。若鬻拳棄疾之所謂倫。無為貴倫矣。京房郭璞之所謂知。無為貴知矣。

鳳毛龍見

宋謝鳳于起宗。為新安王子登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起宗作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起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聞之。出候起宗曰。君有鳳毛。可一見乎。起宗徒跣還內。道隆侍至。聞不得乃去。『北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屬孟夏。源師攝祠。以龍見請雩。那肱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理當雩祭。非謂真龍也。那肱曰。漢人強知星宿。『噫。癡人無識。貽笑設資。人之不學者。不有如劉道隆高阿那肱者乎。』

題鳳題午

後漢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後來直取不在。臨春出戶。庭之不入。題門上作鳳而去。喜。

不覺猶以為欣。謂鳳字乃凡鳥也。李安義者。謂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于門上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乃是牛不出頭耳。噫。喜誠凡。鄭氏子誠可鄙。彼題門者無乃已薄乎。

養鷹變鳳

陳登謂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辟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御言。譬如養鷹。餓則為用。飽則颺去。皇甫嵩謂董卓曰。昔與公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凰。嗟夫。如呂布之養。所謂冲霄之志。而處堂之智也。故終有縛虎之禍。如董卓之變。所謂九苞之文。而九頭之質也。故終有烹鷄之誅。

赤鳳白楊

漢趙后飛燕。所通宮奴赤鳳者。雄健能超樓閣。兼通昭儀。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女朝。吹塤擊鼓。連脣踏歌。赤鳳凰來。曲后曰。赤鳳凰為誰來。鳳儀曰。赤鳳凰為婦來。寧為他人乎。后怒。以杯擲昭儀裙曰。鼠子能噬人乎。昭儀曰。穿其裙。見其私足矣。安在噬人乎。成帝微聞其事。以問昭儀。昭儀曰。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為赤鳳。帝信之大悅。北史魏時有楊華者。本名白花。容貌壞偉。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改名避去。胡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使宮人晝夜連脣踏歌之。聲甚悽惻。今市

并人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說。一噫。私其人至為歌曲。令宮人蹋歌之無忌。二后之宣淫。穢史冊矣。彼楊白花者。改名遁去。猶為知禍能避者乎。若漢成者。受其火德之欺。而不之察。所謂被昏不知者矣。

鵲杓麟檀

陳思王有鵲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罇。凡王欲勸飲者。呼之則尾指其人。一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檀。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還是驢爾。一望風而承指。則亦鵲尾杓之類也。無德而朱紫。則亦麒麟檀之類也。今天下之不鵲尾杓麒麟檀者寡矣。

縛鷄行船

老杜縛鷄行云。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惡相喧呼。家中厭鷄食蟲蟻。不知鷄貴還遭烹。蟲鷄于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一李德遠東西船行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却如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一於乎。觀鷄蟲之得失。可以絕厚薄之私。觀風浪之翻異。可以泯凌拔之念。洛蜀之黨相攻。是不得失之故者也。牛李之徒相噬。是不知翻異之勢者也。故曰。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任理之謂也。

食鴈銅臭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問御前在那。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倒履出迎。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崔烈入錢五百萬為司徒。聲譽衰減。嘗問其子鈞曰。子居三公。子讓者何如。對曰。大人少有聲稱。歷位卿守。論者咸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其然也。對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嗟夫。今之時。却高官。享厚祿。輒施施。驕倨。友朋。欽其貴達。子孫憑其威力。何論所自哉。然烈之入錢。猶為幼之官家。今也。納交權門。通賄近侍。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則又銅臭之不若矣。

魚喻鷄戲

齊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若告謁者。無為客通事。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請少進。客曰。臣不敢以死戲。君曰。嘻。寡人無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弗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

齊。莫以薛為。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薛弗城。宋剗成君城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諫。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殷子且謂門者曰。吾善為鷄戲。將以悅君。門者入白。君召至。子且鼓肱為其膠膠而長鳴。鳴已趨出。氣甚暢。君恠之。趨仗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鷄鳴何也。曰。臣尊卑。故效之耳。君曰。何故尊。曰。臣以為免舜之智。或不如也。道蔽天地者。免。德極萬世者。舜。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免。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免。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雞乎。曰。固也。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雞者乎。君喜曰。羣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今賊急民單。環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况事遊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剗成君即日罷其役。一壘。掃士盈廩。不足以效從繩之益。而雞魚近取。乃足以收納約之功。易曰。微而臧。罕譬而喻。此之謂也。

察魚得新

隰斯彌見田成子。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數刻。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成子將有事。

事大而後示之。知彼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者。其罪大矣。乃不伐也。一語兼是。

登遊三年。問其圖。終不答。將別。請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諱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於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噫。世之以知微取忌。多求取禍者多矣。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子之言。殆亦保身之明哲者與。

辟螻式蛙

齊莊公出獵。有螻螻舉足將搏其物。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于是回車辟之。勇士聞而歸之。越王勾踐伐吳。道見蛙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執曰。吾勇士卒之怒久矣。而未得。吾意者。于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效死。人致其命。彼二君者。寄情于物。猶足以感人心。而盡其力。况夫仁聲善教。學之有素者。其所感又何如邪。惜也。二君徒知用之於賈勇。而不能用之於尊賢。以故僅足以得勇士之力。而不能以得賢士之用也。

救蟻放龜

董昭之過江。見蟻冑一短蘆。昭之救之。後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之遂得免。毛寶戍邾城。有軍人于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釜中養之。漸大。放之江。後石勒攻邾城。城陷。軍士赴江多沉。

溺。所養龜人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抵岸。廻顧而去。一龜蟻之微。猶知報德。而況于人乎。

殺蟻渡蟻

桓謙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鎗持樂。緣枕登寗。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以樂刺取徑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大斛蟻死在穴中。謙後誅滅。宋郊宋祁少時。有胡僧曰。小宋他日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僧驚問大宋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活數十萬人之命者。試思之。宋曰。堂下此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吾戲編竹橋以渡之。爾僧曰。是也。小宋今年首捷。公終不出其下。此唱第。小宋果中魁選。章聖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乃以宋郊為第一。一桓謙從玄僧逆。罪應誅滅。蟻之見惟。將亡之妖孽也。宋郊編竹渡蟻。使有不忍一物失所之心。充之即納溝之取。已溺之恩。丰神之異。固其宜矣。若曰。謙以殺蟻得異。郊以救蟻得福。天豈為一蟻而移禍福哉。如使郊當日渡蟻而有望福之心。天亦不與之福矣。

孝節著蚊

吳猛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以蚊著孝。高郵女子去郭三十里。天陰蚊盛。有

耕夫田舍在焉。其嫂止宿。女曰。吾寧處死。不可失節。遂以蚊死。其筋骨見焉。以蚊著節。嗟夫。蚊之噬。徒為孝節著耳。彼小人欲害君子。而祇以成君子之名者。何以異於蚊哉。

驅蚊譽蚊

黃借卷驅蚊賦。謂虎可德化。雖可文驅。蚊最不靈。為血肉喪軀。楊慈湖夜蚊詩。謂蚊傍耳皆雅奏。觸面皆深機。勝于人之頑鈍莫曉者。一夫蚊利口噬膚。可憎孰甚。此而不驅。是讓口可容也。此而為靈。是深機可式也。驅者為公惡。譽者為立異。自非拂人之性。何至逆公惡而為立異之論哉。近世議論。有譽荆舒而訾伊川。右長脚而左武穆者。皆譽蚊之見。君子所不予也。

蠅鵲傳赦

晉明帝嘗欲肆毒。秘而不言。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須臾亡出。帝異焉。令人看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噫。然已遍矣。後泰符堅欲放赦。與王猛符融。密議甘露堂。懸屏左右。堅親為赦文。有大蒼蠅集于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勅窮之。咸曰。有小人衣青衣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也。一唐貞觀末。南康民黎景逸被誣繫獄。有鵲止于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

之狀。其日市人傳有赦。且到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景還還家。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嗟夫。晉秦之革赦甚密也。南康去長安甚遠也。蠅與鵲得先伺而先傳之。孰謂暗室可欺人哉。

罵蠅憎蚰

張詠罵青蠅文云。我疑奸人之竟。佞人之魄。擅譽不散。託蠅寄蹟。不然。何以變白為黑。變黑為白。所以恣其點染。所以遂其慙慝。奸佞之作。敗君之德。黑白之變。為物之賊。所謂欲蓋而彰。順非而澤。使潔者不得自明。玄者不得自默。連璧失珍。兼金奪色。致義士之感心。幾撫髀而太息。唐王周蚰子語云。附緒鬻燕。產彼蕪穢。張華之識。何以辨其兩翼。離婁之明。何以見其長喙。伺暑禱之滿露。萃豐肌而脾脫。默然而至。暗然而噬。人之至靈。何爾爾之所銜。人之至剛。何反爾爾之所制。狀斯咄咄。顧于造物。豈其食人之膏血。資己之肥膈。念肌體之何緘。痛瘡痂之難沒。吾將擲椒葉以為焚。俾爾之銷骨。嗟嗟。二虫之微。利口見憎。彼譁人者。甘與為伍。彼豈以利口為可常幸也哉。黃魯直詩云。涼風八月至。掃不見踪跡。吾立見其敗耳。

怪哉鹿胎

漢武帝幸甘泉馳道。有虫赤色。頭牙齒耳鼻盡具。觀者莫識。帝使東方朔視之。還對曰。此虫名怪哉。昔秦時繫無辜。衆對愁怨。咸仰首嘆曰。怪哉怪哉。蓋感動上天。怒憤所生也。帝曰。何以去虫。朔對曰。凡愛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須臾糜散。揚州太守閔丘惠會僚友于轉川亭。集境內漁戶。令曰。得魚多者賞金帛。有一漁人以肉物作膾。散懸于網上。取魚倍衆力。凡十網。得魚三千六百。無甚小者。守詢其故。漁人曰。魚喜鹿胎之香。適散懸者。乃此物也。下網召之。萬魚畢聚矣。虫魚物也。酒可以解怪哉之憂。香可以致萬魚之聚。乃知民亦有愛。民亦有樂。樂民之樂。所欲與聚。愛民之憂。所惡勿施。民歸之如虫之得酒。魚之就香矣。

二李蛇異

李靖故宅。泓師嘗過之。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開元初。李林甫為奉御居之。或以告泓師。泓師曰。果如吾言。當十九年作相位。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後果相玄宗。權重天下。末年有人獻良馬甚高。而宅門稍卑。不可乘以過。將易製之。既毀其簷。忽有蛇千百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遂罷不毀。未幾籍沒。自作相。至籍沒。果十九年。隴西李生為利州錄事參軍。居官舍中。嘗晚起。見蛇數百在庭。生大懼。悉命棄於郊野。其明日。群蛇復集於庭。復命棄之。後一日。群蛇

又至。孝生驚曰。豈天將禍我乎。後旬餘。生犯賊事。需刺史遣吏至門。將按其罪。生惶懼無計。自縊于庭樹。絕氣而死。其妻以夫不得其死。亦自縊。家童震懼。妾身于并者數輩。果符蛇見之禍。一夫二李之蛇識異矣。然使林甫不弄權。錄事不犯賊。蛇雖異。惡能禍賢。相與廉吏哉。林甫之禍在弄權。不在易門。錄事之禍在犯賊。不在集庭。既弄權矣。犯賊矣。即無蛇異。律以天道禍淫之理。自無能逃于天罰。何蛇異之足異云。雖然。乖氣致異。二李之蛇異。即弄權犯賊之乖氣。有以感之也。故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吾人當慎其所以召之者。

二盆池魚

唐明皇宴近臣於禁苑。指盆池所養。謂宰相曰。鮮活可愛。李林甫進曰。賴陛下恩波所養。張九齡曰。盆池之魚。猶陛下任人也。但能數景。致助兒女之戲耳。帝滋不悅。一程明道先生嘗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曰。欲觀萬物。自得意。盆魚一也。自道心觀之。則有萬物一體之意。自欲心觀之。祇為風景燕遊之助。一孟子曰。古之人與氏俯樂。故能樂也。使明皇而知此義。則安有入蜀之行哉。

孟珠虞蚶

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黷。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孟

嘗至。化行一年。去珠復還。北齊虞慮為晉安太守。郡出蝮蛇。可為藥。有鉤慮者。慮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餘里。經宿還故處。慮令吏送。還明乃復歸。如此再三。唐柳子厚連山郡乳穴記。石鍾乳。連之人告盡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說是祥而謫之。穴人笑曰。向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是以病而給焉。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是誠告焉。何祥之。噫。是可以觀史道矣。貪則無知之珠。能辟其境。義則有毒之蝮。願效其命。而况其人。焉有不給于貪。戾而誠于明潔者乎。

鮑魚李核

汝南銅陽有於田得磨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磨者。因持去。念其不獵而獲。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主往不見所得磨。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因為起祠舍。眾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澆灌。後人見桑中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眾犬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

滂滂。同一歲。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一。是知物非自神。不知者駭其異。則神。知者悉其隱。則不神。此兩神。若非鮑主。張助之還。幾於血食千秋矣。雖然。其興其衰。人自為之。於鮑李何與哉。

蜂窠蠶橋

神瓊禪師見蜂子投窠欲求出。囑曰。世界如許廣闊。不出。鑽他故紙。一。金主亮采石敗後。將改園瓜洲。葉義問都督江淮。酌庖飲虞雍公。屬以勉卒勲業。虞受庖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小話。敢為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蠶。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為橋。與蠶約曰。能渡此則活。汝蠶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一過。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為我再渡一遭。我欲觀之。某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坐上皆笑。一。嗟。嗟。今之逐逐營營。枉過一生而終無成者。皆蜂鑽故紙之類也。今之陷人險地而忍以中傾之者。皆約蠶渡橋之類也。

蟬葉蠹魚

楚人居貧。讀淮南方。有得螳螂伺蟬。自障葉可隱形之說。遂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復能別。乃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障。問其妻。汝見我不。妻始常答

言見。經曰乃厭倦不堪。始曰不見。於是竊喜。入市對面取人物。為市吏所縛。一唐張揚尚書少子。嘗聞古方術。說壁魚入道經函中。盡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取而吞之。可致神仙。意遂惑之。乃多書神仙字。碎剪以實瓶中。捉壁魚投之。冀其盡食。不能得。遂成心疾。一於乎。世之書痴。乃有如彼二人者乎。取物未得而反以身縛。神仙未得而反以成疾。彼將猶謂書何迷人。不自知其迷於書也。夫二迷其小者也。象齒患得之輩。難逃脾肝之見。是亦障葉取物之惑也。數墨尋朱之輩。妄意榮名之得。是亦食字求仙之惑也。夫二迷猶其小者也。曹孟德脾脫漢鼎。而曰吾為周文王。非蟬葉之智。而何。秦始皇志方士。而曰蓬萊三山可至。非靈魚之見。而何。

蝶菴燒都

李愚告人。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常以莊周為開山第一祖。陳搏配食。然忙者難為供職。注籍。一河陽釋法常。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錢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得而入於飛燒都。則又濠騰浩淼。而不思覺也。一嗟夫。富貴皆危府。利欲為迷場。與其勞勞於危府迷場。以溺取陷。孰若優遊於蝶菴燒都。于于陶陶。永無榮辱之為得哉。



說頤 卷四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虞山襟霞閣主人重刊

義竹烈花

唐明皇遊後苑。有竹叢密。筍不出外。顧謂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號義竹。揚州瓊花。天下祇一本。士大夫咸愛重之。宋學士郊扁曰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國吳以詩弔之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脩花史。令傳瓊花烈女中。靈武之立。水王之反。有媿於義竹多矣。趙孟頫留夢炎諸人。有媿於烈花多矣。

饋柰食梨

王僧孺五歲。父友有饋其父。延年柰者。先與僧孺。僧孺曰。大人未見。不敢先嘗。遂不受。孔融年七歲。與諸兄弟食梨。輒取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禮當取小。若恭攸之。傾其父。肯不取柰乎。許印之排其兄。肯讓梨乎。

問衆投棗

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粟。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臨至海。而搢其布。破蒸。粟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于晏子。曰。晏子曰。嬰聞佯問者。亦佯對也。梁蕭琛嘗侍宴。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棗。擲上中面。時中丞在席。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也。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報之以戰栗。夫君臣主敬。言動以禮。君佯問。臣佯對。君投棗。臣投棗。不敬。莫大乎是。此謂君不君。臣不臣。二國之不競也。宜哉。

海棠蓮花

唐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于妃子時。卯醉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縱橫。不能再拜。明皇嘆曰。此真海棠睡未足耶。一。張昌宗以姿貌見寵幸。楊再思諛之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再思以為乃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予聞海棠花中神仙。蓮花之君子。以洗兒而比海棠。汚神仙矣。以奉宸而似蓮花。汚君子矣。

吳桑梁瓜

楚邊邑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相怒。喧兩國。楚邊邑長聞之。怒而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遂伐楚。滅居巢鍾離。一。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亭効力數灌。

其瓜美楚人宥而希灌。其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因往夜竊按梁瓜。梁覺之。欲往報按楚瓜。宋就曰。是構怨之道也。乃令人夜往竊為楚灌瓜。楚旦往則已灌瓜。伺而察之。則梁亭為也。楚令大悅。因具聞楚王。楚王乃謝以重賂。故梁楚之驩。由宋就也。淨桑與按瓜之隙一也。有楚邑長則遂構吳楚之怨。有宋就則遂成梁楚之驩。然則邊邑長。胡可不慎擇人哉。

為橋除刺

范元瑛家有竹園。每見人盜筍。苦於過溝。元瑛伐樹為橋。與盜者過。盜感之而息意不盜。晉桑虞家瓜園熟。有人踰園盜之。虞見以園籬多刺。刺使人為開道。及盜負出見道。通知虞。使除之。乃送瓜叩頭請罪。虞與之。二子可謂善化盜矣。抑二盜之知愧。亦不易得。不然。迷而不反。彼為橋開道。適為資之乎。烏乎媿。

植松徙竹

麻城縣令張徽植萬松於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任十年。而松之存者。什不及三四。故夫前政之當嗣者。宜無若茲松也已矣。劉嚴夫徙竹凡百餘本。列於室之東西軒。泉之南。比鵲。不雜他木。欲令獨擅其美。故夫用賢之勿有間者。宜若茲竹也已矣。

鑿桐柯竹

吳人有境桐以鑿者。蔡邕聞爆聲曰良材也。因請削為琴。尾尚焦。號焦尾。此聞聲而知材也。一
蔡邕經會稱柯亭。見椽竹可以為簫。取用果有異聲。此見形而知材也。一桓公舉甯戚於叩角。其得
之爆聲者乎。穆公舉百里於牛下。其得之亭竹者乎。

異苗奇本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
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一漢武帝幸雍得奇木。枝旁出復合。上異之。終軍曰。衆枝內附。示
無外也。殆將有削左社而蒙化者。一禾之同秀。木之合枝。瑞同類也。然而周成有越裳之祥。漢武有
輪臺之悔。服遠在德。不在瑞也。

懷夢護門

鍾火山有草。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一枝。帝懷之。即夢見夫人。號懷夢草。一護門草。出常山。
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一懷夢異也。不夢賢而夢寵。夢斯妖。護門靈也。不

指佞而叱門。護斯極。

媚藥含毒

陳藏器本草云。砂停。又云。倒行狗子。蜀人號曰停鬻。取置枕中。則夫妻相悅。謂之媚藥。『含毒者。蚊蚋之屬。江嶺間有之。柳連尤甚。為客中者。慎勿以手搔之。但布鹽於上。以物封裹。半日間解矣。』嗟夫。暗齒蛾眉。伐性之斧。德慧術智。存乎疾疾。人知含毒之毒。而不知媚藥之毒。知毒。毒不為害。不知毒。鮮有不為所毒者。勾踐之伯越。含毒之效也。西子之亡吳。媚藥之微也。

助嬌銷憾

唐明皇御苑中。千葉桃盛開。帝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曰。此花亦能助嬌態。『帝又與妃日夕宴花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憾。』噫。花前羯鼓。祇足助范陽之嬌。西內玉環。誰與銷馬鬼之憾。

助情醒醉

唐明皇正寵妃子。安祿山進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之際。則含香一粒。助情發興。筋力不倦。『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草傍。不覺酒態逸失。後有醉有摘草嗅之。倏然醒悟。故曰為醒醉草。』噫。助情之花。何不以助開元之治。醒醉之草。何不醒妃子。

之迷。不助治而助情。益之亂矣。不醒迷而醒醉。嗟何及矣。

孫松王竹

孫綽賦。遂初。蔡空。吹川。齋前種一株松。恆自手藝治之。高世遠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水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王于散署。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是知才有所短。雖合抱。猶然安施。况為國家擇棟梁。而可使有負乘之羞乎。志有所適。即一日猶不可無。况為國家得貞士。而可使有十寒之嗟乎。是故以任木之心任職。則多舉能之賢。以愛竹之心愛賢。則多貞士之助。

變梧變蓮

王宴為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宴後果不能終。婺州僧清簡。園中莖莖變為蓮。太平御覽云。豐年則蝗化為蝦。君子寧為蓮蝦之變。母為梧桐之變。

隨刀改味

南方荒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有核長形比棗子。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非

此即辛。一邾遼山上有仙樹。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割則苦。以木刀割則酸。以蓋刀割則辛。以金刀割則甘。一是故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政府之地。則不足。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即當展其驥足。由所割者異也。

兔絳燕麥

古樂府云。道傍兔絳。何嘗可茹。田中燕麥。何嘗可穫。人之營虛名而無實用者。何以異於是。楊用脩以為燕麥。滇南靈益一路有之。土人以為朝夕常食。是燕麥猶有可穫。人而無實。又燕麥之不如矣。

橘柚葡萄

梁使徐君房。元魏使陳昭。各言方物。君房問昭曰。葡萄味何如橘柚。答曰。津液奇勝。芬香滅之。君房曰。金衣素裹。見包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此南人重橘柚。而輕葡萄也。一魏文帝詔示羣臣曰。中國珍果甚多。葡萄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多。除煩解倦。釀以為酒。甘於麴蘖。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况親食之耶。南方有橘。正酸裂人牙。時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此北人譽葡萄。而貶橘柚也。一東坡詩云。人生所遇無不可。南

北嗜好知誰賢。閩人尊考亭而開金龜。北人右河汾而左新建。江右南人反是。是皆葡萄橘柚之類也。

那悉茉莉

那悉若即素馨。茉莉花曰芰華。堪以飾髮。二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嗟夫。華嚴般若。舉世競尊。講學以為上乘。禪文以為妙品。用夷變夏。來自西方者。祇獨二花哉。

桃李荆棘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簡子曰。惟賢者為能報恩。不賢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冬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唐賈島讀裴晉公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荆棘滿庭君始知。桃李荆棘之說。都為植恩報怨者言也。總之薔薇固不可樹。桃李亦不可私。於己荆棘。於國桃李。究也。吾與國俱利。則亦吾之桃李矣。於國荆棘。於己桃李。究也。吾與國俱敗。則亦吾之荆棘矣。唐人賀拔染公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公曰。薦賢為國。非為私。斯

言得之矣。

交讓瑞雲

魏諸州記。祥柯有交讓樹。兩相對交互。枯榮不俱盛。故曰交讓。洛陽花木記。牡丹有瑞雲紅者。其大類花魏。與魏逸為盛衰。魏多則瑞雲少。瑞雲多則魏少。嗟夫。事不能兩勝。物不能並美。潯陽之蘭。西榮東枯。庾嶺之梅。南煖北寒。植物且然而况於人乎。滿損謙益。天之道也。功成名遂。身退。人之道也。是故君子處世。當如祥柯之交讓。毋如瑞魏之爭勝。

無患忘憂

無患木。燒之極香。一名喋婁。一名桓昔。有神號曰搖眊。能符効百鬼。擒魘魅。以無患木擊殺之。世人競取此木。為器用。却鬼。因曰無患木。萱草一名忘憂。吳中書生。謂之療愁。嵇康養生論云。萱草忘憂。孟氏云。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其無患木之謂乎。孔子曰。樂以忘憂。其忘憂草之謂乎。

黃花青果

花中黃者多矣。而菊稱黃華。菊品不皆黃。然黃其正色。月令以桃桐并菊華。志氣候。而菊獨曰

黃。故曰黃花。人知其為菊也。凡果之生皆青。而橄欖稱青子。東坡詩有云。果及熟。必變色而黃。或紅。惟橄欖雖熟亦青。故曰青子。人知其為橄欖也。惟人亦然。北人不皆堅強。然言堅強者必北人也。南人不皆柔弱。然言柔弱者必南人也。君子而不仁者有之。則菊以黃稱之類是也。未有小人而仁。則橄欖以青稱之類是也。

接菊映山

教清江宦蜀。一日行役。途中阻雨。夜宿一民家。其庭前有菊一本。時秋氣方淨。花開紅紫黃白。色色可愛。問之何能爾也。主人曰。春初取老艾極大者一株。剪其枝葉。用故土培其本根。然後取各色菊一小枝接之。各用本菊根下土。和泥封固。束縛之。俟其枝葉暢茂。則去其泥土。秋深花開。各依本色。秋盡花謝。艾亦枯死。映山紅生於山坡。畝側之地。高不過六七尺。花繁而紅。輝映山林。開時杜鵑始啼。又名杜鵑花。於乎。接艾之菊。費盡心力。祇供秋深一玩耳。榮華幾時。天與喪盡。映山不假人力。輝映山谷。一年一發。無有窮日。是知用巧者勞。任真者佚。無本者絕。不復續。有根者謝。而復榮。利達之場。終至滅性。山林之下。可以全真。觀於二花。益信。

晉王戎幼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取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傍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一勝園許。銜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戎獨危坐樹下。自若。人問其故。銜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無主。銜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戎之識李。其蓋可取也。然使非味之苦。則戎亦往取之矣。銜之不取梨。其守足尚也。彼惟知非其有而取之。之為不可爾。奚論甘苦哉。

牡丹賦詠

舒元與牡丹賦有云。我按花品。此花第一。脫落羣類。獨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比栢。葉如金屑。粧飾天質。玫瑰蓋死。芍藥自失。天桃斂跡。穠李慚出。踴躍宵潰。木蘭潛逸。木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孰懷憤嫉。此譽牡丹之美者也。柳渾詩曰。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不枝多。又王文康詩曰。東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實又空枝。此摘牡丹之短者也。嗟嗟。草木何知。愛之則譽。憎之則摘。文士之雌黃。類若是。惟周茂叔曰。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菊花之隱逸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此可以定牡丹之品矣。

寄生牡丹

章貢水蒙川蘇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座悉饜飲。一網數千百。咄嗟可具。故其黨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梁氏篡國。常假貸以給軍。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為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噫。以鳩為寄生。不仁甚矣。以水牛為牡丹。將無有力本之愚乎。為兩物者。何幸而為劉氏之牛。何不幸而為蘇氏之鳩。

香樹毒草

交趾有蜜香樹。欲取香伐之。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面平者。為鷄骨香。其根為黃熟香。其幹為梔香。細枝緊實木爛者。為青桂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其花不香。其實乃香。為鷄舌香。蜀中產烏頭藥。其銳而脩者為天雄。兩歧者為烏喙。歧八角者為附子。又別名側子。夫蜜香一樹。所見無非香者。此以知善人族皆善人也。烏頭一毒。所見無非毒者。此以知惡人之族皆惡人也。雖然。香之美亦足以耗氣。藥之毒亦足以已疾。故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亦在乎罕世者之善用爾。

百益一損者衆。百損一益者衆。友直友諒友多聞。則百益而無一損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則百損而無一益矣。

知風知閔

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
一桐知日月。正閔生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如一月。閔則十三葉。視其小者。則知閔何月也。
一不生則九州無君天之風。日月之閔。占夢家猶不能無差。視草桐而知不惑者信也。

蘇檜恭亭

蘇東坡詠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蜚龍知。王珪取以進神宗曰。陛下飛龍御天。而執欲求之地下之蜚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彼自詠檜。何與朕事。執得輕貶。一恭確請安州。夏日作登車蓋亭詩。吳處厚箋註以閔。謂其用郝處俊諫武后事。諷斥宦仁。坐貶新州。二子之詩。揭一也。一然恭之奸佞誤國。法當置之極典。以謝天下。今乃得以此詩之故。致當時執政不欲以言語罪人。力為寬釋。得從輕竄。新州之行。抑云幸矣。嗚呼。以此為坊。近猶有以英皇之詩含誦。如王聯之傾胡繼宗。以脫己罪。以部試策問含誦。如趙文華之陷李默。以圖上寵者。

梅花玉局

王沂公布衣時。以詩獻呂文穆公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呂曰。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也。後果然。蘇東坡送載家赴成都玉局觀詩。末句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公果後提舉玉局觀終。夫人窮遠有命。乃往往於詩句中先呈其兆。如宋荅公開西湖詩云。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觀者知其必大用。寇萊公送人使嶺南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後貶雷州。到海果如詩數。如此類者。未易縷指。豈所謂動乎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者邪。

編筩拒萍

杭州西湖傍近編竹筩。可專羨艾之利。而惟有勢力者可得之。故杭州人語云。十里湖光十里筩。編筩却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見筩。楊復。宜興人。能詩。宣德間。為大理少卿。其家僮嘗於玄武湖墻取萍藻食豬。時吳思巷掌都察院。以其密通廳事拒之。復投以詩云。太平堤在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由前之說。可為倚勢牟利者之戒。由後之說。可為狹量自私者之警。

芝麻釘鉸

吳郡韋政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書言故事數行。往往對客譁之。譁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其從父王潤翁酒間。戲謂曰。如若所譁。乃芝麻通鑑耳。蓋吳人愛以芝麻點茶。驚者必以紙裹之。有一驚家。藏舊書數卷。旋摘為用。市人有得所授。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遂取以熟讀。每為人譁。或扣其蓋。則曰。我得之芝麻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知也。一胡生者居嘗溪。去其居十餘步。有古墳。胡生每因茶飲。必獻酬之。一夕夢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詩。而嗜茗。及死葬此室。街子之患。無以為報。欲教子為詩可乎。胡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學子恣言之。當有致矣。生既悟。即留思。果有冥助之者。其後遂工焉。其詩曰。胡風以劍斲人骨。漢日如鈎鈎胃腸。魂夢不知身在路。夜來猶自到昭陽。人謂之胡釘鉸詩。一世之偶有賸記而輒以語人者。則亦芝麻通鑑之流也。偶諧聲律而輒誇能詩者。則亦胡釘鉸之類也。雖然。芝麻數紙。猶可以資聞見。况前言往行。其容以無多識乎。釘鉸藝流。猶可庸之能詩。况精思敏詣。豈遂終無妙契乎。是故聖人好問。君子深造。取善者當以芝麻為鑑。進德者當以釘鉸為助。

進茶烹茶

慶曆中蔡君謨滑福建。造小龍團茶以進。歐陽永叔聞之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李季

卿宦歷江南。聞陸羽善茶。召之。羽野服挈具而入。茶畢。享御命奴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羽媿之。更著毀茶論。一噫。君謀以龍團取議。鴻漸以煎茶見鄙。閩不幸而有此產。鴻漸不幸而有此伎。故曰。地有殊產。殃之召也。士有薄藝。賤之招也。居上者慎無以地產殃民。負藝者慎無以矜長取辱。

九 難 三 等

茶有九難。陰採夜焙非造也。嗜味嗅香非別也。膏新庖炭非火也。飛瀉墜瀝非水也。外蒸內生非炙也。碧粉燥塵非末也。操艱攪選非煮也。夏與冬廢非飲也。膩鼎腥甌非審也。一覺林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焚自奉以螢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謂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一治茶之道。與治國通。知九難之說。則知所以任賢矣。知三等之說。則知所以器使矣。

邵 瓜 張 蕪

邵平故秦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一張翰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耳。何能羈宦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觀李斯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東門。逐走兔。可復得乎。則知邵平斂跡東陵之高。觀陸機臨刑。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則知張翰勇決秋風之智。

御瓜半坐

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於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御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御為優。欲舉校書郎董彥遠。連御瓜事。皆所未聞。恐有據依。坐客咸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司馬師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司馬孚云。己才足以制之否。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皆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一豎夫。矜才者衆忌。負坐者身危。黃胡幼婦。楊脩之所以見殺也。使君與孤。玄德之所以見疑也。有如才而不露。坐而不居。斯遠怨之道。居身之珍已。

不識稻錢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敬其末而不識其本。一有書生入官庠見錢不識。或語之。生曰。固知是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一吁。不識錢。則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廉士之所以養節也。不知稻。則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依。聞后之所以懲業也。是故不識錢之節不可無。不識稻之心不可有。

柳絮天門

謝安雪日內集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安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丁謂詩有天上九門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安可掉臂入乎。一語云。詩言志。觀柳絮之語。可以見謝女之失節。觀掉臂之語。可以知丁相之不忠。

繫樹封杏

富商鄒鳳熾。謁見高宗。請繫終南山樹。每樹估絹一匹。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竭。事雖未行。已為天下所誦。後坐事流瓜州。會赦還。于孫貧乏。一馬馱之于暢。以第中大杏饋賓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為奉議園。一鳳熾之被流。以絹為之祟也。馬宅之見廢。以杏為之祟也。然則人有才而可自炫。以夸人乎。淮陰夷族。只以益善之言。石崇見收。實以綠珠之故。故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秦松陳石

秦時松封大夫。李諶之詠云。半依出袖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一陳朝石封三品。王介甫詠云。草沒苔侵素道周。謨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為

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玷。猶不免萬世之包彈。胡士大夫。其於進辭退受之辭。可苟乎哉。

赤衣松菊

沈嶺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房。歎曰。一見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何故。對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嶺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一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辟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媿淵明。一望望欲取一班一級。誠不得不承奉赤衣諸郎。既不能承奉赤衣諸郎。惟有作松菊主人已爾。身安為樂。無憂為福。樵牧為侶。園史為媒。余惡知夫赤衣。余又惡憚夫赤衣。

松明私釀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榨油以助軍需。俄有司言官油賣不行。多為松明攙奪。乞行禁止。優人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一蜀先主時。天旱禁釀酒。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誣欲行罰。簡雍與先主遊行。見男女行道。雍曰。彼人欲滴。何以不縛。先

主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乃原私釀者。一吁。月明之戲。可以寬松明之禁。漁具之對。可以原私釀之罰。以此之明。釋彼之蔽。晚人不當如是邪。此之謂譎諫。

王柴劉麵

東漢王良為大司徒。布被无器。司徒鮑叔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一劉司馬公大夏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為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馬。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麵去。乃起徧視家中所有。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既出。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為人醜密。故觀人於其所忽。若此。一噫。今之世有官清要而布被无器蒲席者乎。其妻有操井臼。而曳柴磨麵者乎。苟不至施施藉其權力。漁獵小民。為肥家飽妻子之計。斯亦難矣。故嘗謂今之為官。其行故日薄一日。其受用日厚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焰日增一日。

荷肉珠汁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鄭敬折芟為坐。以荷薦肉。瓠齏葢酒。言譚彌日。蓬盛華門。琴書自娛。一李德裕身修。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玉。雄黃硃砂煎汁為之。三煎即棄。

其汁一噉。參飲之。諱。誠不若玉委之旨。朱虛之苦。又孰與蟻附之安。是故君子身安則為樂。無愛則為福。

鮑蔬陳鷓

鮑魚。衣敵。膚見。挈。參。採。蔬。遇子貢於途。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乎。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污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魚。遂棄其蔬。而立橋於洛水之上。一陳仲子。避兄離母。居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鷓者。已頻蹙曰。惡用是鷓。鷓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鷓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鷓鷓之肉也。出而哇之。一夫義不苟取。廉不近名。若非易姓。鮑魚之蔬。可以無棄也。親非樂人。仲子之鷓。可以無哇也。死有輕於鴻毛。其鮑魚之謂乎。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孟子固曰。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邪蒿鮑魚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一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太子發嗜鮑魚。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卒弗與。一一菜之邪。不敢以進。况敢以邪言進乎。一魚之鮑。弗使與食。况

使與不正人居乎。雖然去其菜而不遏其萌。萬終不能無進也。靳其與而不禁其嗜。飽終不能無登也。是以明主嚴十索之戒。忠臣抱衆咻之憂。

獻柑易魚

宋彭城王義康東政。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嘆柑。嘆其味色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三寸者進之。帝見之不憚。宋憲聖太后召秦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妾進鮪。夫人歸亟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鱠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嘆曰。我道是無許多青魚。二人之權勢一也。然義康之進。倂而無憚。檜之易。譎而多數。此義康之所以卒就誅夷。而檜之所以幸保膺下也。

刮腸直死

贊寧筍譜。筍滑利大腸。無益於脾。俗謂之刮腸節是也。蘇子瞻常與人譚河豚之美者曰也。直那一死。吁。華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寧噉之。猶不肯受。彼筍與河豚。不食則生。食則不必生。何事捐七尺之軀。而輕犯食物之毒。是亦不可以已乎。嗟夫。今天下之不嗜刮腸而甘一死者寡。

矣。豈獨刮腸河豚之毒能死人哉。

傳木食糶

齊桓公問廐史曰。廐何事最難。廐史未對。管仲進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鄒穆公令食免厲者。必以糶。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糶。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糶。史請以粟易之。公曰。女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於民。此非吾之粟乎。烏苟食鄒之糶。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一夫明於傳棧之誼者。可與任人矣。明於食糶之義者。可與養百姓矣。

債表徙木

吳起仕魏。治西河。欲輸其信於民。夜置表南門之外。令曰。明日有人債南門外之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晏民。猶相謂此必不信。有一人試往債表。謁起。起自起。而見仕之長大。夫。明夜又復立表。令如前色。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民信起。賞罰。一衛公孫鞅入秦。為左庶長。與孝公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莫敢徙。

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於乎。先王之世。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未聞懼民之不從。假爵賞刑威以脅之者。假爵賞刑威以脅之。民雖從。猶有不信不悅者在也。是以起卒有攻殺之僇。而執卒有車裂之禍。

支木擔梯

或謂如喙曰。御何以坐視元哀。股而不救。喙曰。元哀如北夏門拉羅。自欲壞。非一木能支。殷中軍廢後。懣簡文曰。上人着百尺樓上。擔梯將去。嗟夫。大廈將傾。一木難支。救而無益。不救可已。若人欲置我於百尺樓上。我穩步平地。終不肯上。雖擔梯其如我何。殷不悔己之輕上。而懣人之擔梯。亦昧於射者反身之義矣。

河木眊竿

漢陳蕃上疏曰。今京師鶩鶩。道路證詳。言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並亂天下。一朝美臣如河中木耳。沉沉東西。孰祿畏害。魏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竿側墻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竿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眊竿耳。噫。依違者易容。直諫者寡合。世豈盡河木之儔。惟不河木者而取禍。則不得不為河木矣。世又豈盡眊竿之輩。惟簪竿者不得盡其職。則不得不皆眊竿。

矣。故曰上猶孟也。下猶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

陸李辨水

陸鴻漸善茶。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與陸相遇。季曰。陸君善茶蓋天下。聞楊子江南零水又殊
池。今者二妙千載一遇。可曠之乎。因命謹信軍士。挈瓶取水。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之曰。江
則江矣。非南零却似臨岸者。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雖然大駭。
乃曰。某自南零齋至岸。舟溢覆斗。懼其勤。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鑿神鑿也。李德裕居廡廟日。有親
知奉使京口。李屬曰。還日。金山下楊子江中南零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返棹日。醉而忘之。至石頭城
下方憶李語。過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飲後訝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頗似石頭城下
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二君水鑿不爽如此。使移此心。以甄別賢愚忠佞。安得度乎。隱士陸君無論已。
贊皇能別石頭城之味。而不能燭敏中之奸。引與同升。率為所擠。悲夫。

穿石覆水

昔有傅先生者。少好道。入魚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
尺。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年。鑽石。遂得神丹。乃升太清。姜太公妻馬氏。不堪

其貧而去。及太公既貴。再來。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妻收之。乃語之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一噫。有志者事竟成。觀石盤之穿。當知所以志學矣。已離者不復合。觀覆水之收。當知所以定交矣。

蕭艾惟薄

屈平離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宋韓魏公嘗謂係初節易。係晚節難。故其詩云。不若老圃秋雲冷。且看寒花晚節香。此言士大夫晚節之當慎也。一傳獻簡公言以惟薄之罪加於人。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掩面目。言之得無切乎。陳忠肅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嘗言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遠近聞見。悉其聰明。況以訐為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此言言路官論人之當慎也。一觀王定國失身於師口。胡忠簡留情於黎澗。則知立身者誠當以離騷魏公之言為儆。觀文潞公罹謗於籠錦。歐六一受蟻於之奇。則論人者誠當以獻簡忠肅之言為法。

賈汲積薪

賈誼上文帝書曰。夫抱火屠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為居安不思危者。

言也。『汲黯對漢武帝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反居上。此為用人不以次者言也。』是以聖王之世。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不使國家有積薪之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不使人才有積薪之嘆。

張琴炒栗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者。小絃絕矣。遼蕭家奴重熙中為彰懸宮使。帝問卿有異聞乎。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盡美。不知其他。『吁。家奴之言。亦子貢之意也。書曰。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夔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此均熟之說。立政者之常經云。』



說

頤

卷五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虞山襟霞閣主人重刊

照病警惡

葉法善有一鐵鏡。鑿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後以藥療之。無不痊愈。
「楊貴妃父玄琬。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塗間。多佩此刀。或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似警於人。玄琬寶之。」噫。鏡能照病。而不能照林甫之奸。刀能警盜。而不能警漁陽之寇。然則鏡與刀。又安足貴邪。

遊仙辟寒

唐天寶中。龜茲國進一枕。色如馬瑙。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交趾國進犀一林。以金盤置於殿上。暖氣襲人。使者曰。此辟寒犀也。」嗟夫。楚國無寶。善人爲寶。使當時能任九齡之忠。則可以追貞觀之盛。能斥林甫之佞。則可以辟幸蜀之禍。乃正直在前而不知枕。女寵召寇而不知辟。悲夫。

瓷盤寶盆

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瓷盤。攜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盤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盤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勸自守。棄之。不欲使爾輩增罪戾。國初富氏沈萬三家有聚寶盆。貯少物。經宿輒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太祖。取入試不驗。遂還沈氏。後沈氏籍沒。盆歸禁中。按沈氏之籍沒。實為崇爾。彼主僧者為徒輩慮。毅然棄瓷盤於江中。可謂遠識也已。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沈氏之誦與。

古鑑方鏡

宋呂穆公為相。有朝士藏古鏡能照二百里。欲因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漢高祖入咸陽得方鏡。表裏有明。照人腸胃五臟。皆歷歷無礙。嗟夫。開四門。明四目。遠四聽。將明見萬里之外。奚啻二百里。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人馬度哉。人馬度哉。奚啻腸胃五臟。故曰。人無於水鑑。當於人鑑。齊威王知鑑矣。而以四臣自侈。小之乎為照也。唐太宗知鑑矣。而不免於

停機卜肆之過。則又有鑑而不終照者也。如摩訶尼。斯善開鑑者矣。

佛齒馬骨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太史傳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其子往擊。應手而碎。一南唐徐鉉仕江南日。嘗策馬至飛虹橋不進。以問杭僧贊寧。贊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馮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掘之得巨獸骨。試之果然。一夫二物之為體堅矣。而不能不有所制。項羽百戰百勝而敗於垓下。韓信多多益善而載於雲夢。亦漢高得其所以制之者。

懸瓷絕裾

劉敏仕至刑部侍郎。有清操。初為中書省吏。嘗暮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且載於家而後入蒞事。妻以蘆織席。入以奉母。有人賊其亡。以青瓷器遺其家者。輒懸於梁。俟其復來還之。後為楚相府錄事。值中書省。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眾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子婦事。卒不請。一徐孟晞歷官侍郎。初充江陰縣吏。三考皆兵房。有戍絕鈎丁而誤及者。其人欲析脫。貧而無力。乃具酒食。令妻為壽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明日問其人曰。爾何至此。亟為分釋。及為郎中。有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罵。晞在晞也。晞不為意。後主事歿。晞為舉殮送之歸。一。二公皆出刀筆。其清

操卓識。蓋有文學士所不逮者。孰謂人可以資格限哉。二公後俱顯達。蓋亦德量之微。

鏡異審變

成化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磨鏡照之。見墓中人儂卧。猶帶弓矢。驚駭仆於地。又見農家室戶婦女宛然。以為怪。遂擲之不復顧。獨攜燈臺歸於富室。且譁及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日。富室異之以獻於官。時四川萬本知州事。得之大喜。以饋其叔祖間者萬安。并致書道及鏡事。安欲并得鏡以進。上移書索鏡甚亟。本遂繫農夫追索。了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始得釋。『浮梁景德鎮官審造上供瓷器。其始搏作塗飾。求其精緻一也。開審之日。反覆比量。有同是質而遂成異質。同色而特為異色者。水土所合。人工之巧。不復能與。謂之審變。蓋數十審中。千萬品而一遇焉。監審官見則必毀之。不敢以進御。恐珍奇不可常得也。或蓋函小者。藏去鬻諸富家。價與金玉等。』夫鏡之異。至於禍民。審之變。終以見毀。物亦何貴於變異為哉。彼農之棄鏡。惡其異也。曷若并燈臺而棄之。則無三年之繫矣。器之見毀。惡其變也。曷若請諸朝。以不貴異物為獻。則可免一方之困矣。

歌。通任都給事中。事成祖。上一日覽奏。積錄金獅。歌側將墜。通趨進移置案中。上謂曰。幾危哉。通對曰。古人安不忘危。況敢忍視其墜。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寔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擢通大理少卿。宋章惇入相。陳瓘從衆道譎。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車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是故君人者。能明成祖置器之喻。則何至有杭阻之憂。臣人者。能明陳瓘乘車之喻。則何至有偏黨之患。

虞石方鐘

虞廷盟知河南府。有兩農訟一石。一云己耕而得之。一云出己田。虞令并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事者虞廷盟。爲我復興此窩。虞謂此必出康節窩。即安樂窩也。因就所得石處。倡民建康節祠。富陽縣治臨江。其下有鐘。馬恆殷殷有聲。前後令募人出之。不能得。後吾邑方柳溪舟以部郎。詢知其縣。募善沒者。入水以大繩繫其細。即岸設木駕爲軸。使有力者數人。力挽之。頃刻而出。視其上有鑄字四。道人方舟。方因命以鐘懸於城門樓上。今尚存。噫。虞之守方之令。石與鐘蓋已識之矣。時之未至。隱不能顯。時之既至。秘不能藏。是以君子不能爲時。能不失時。

李張二鏡

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目。背有盤龍。勢如飛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恭。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呼為玄冥。至鏡所謂鏡匠呂暉曰。老人解造真龍鏡。為汝鑄之。將愜帝意。遂令玄冥入爐所。扁戶三日。戶開。老人童子竝失所在。爐前獲素書一紙云。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辟衆邪。鑿萬物。泰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隨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暉等移爐。以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後大旱。令道士葉法善祠鏡龍於凝陰殿。須臾雲氣滿殿。甘雨大澍。近張江陵當國。朝士趨其門者。爭獻珍異。巡撫寧夏張某獻古鏡一面。款有張氏及天下字樣。江陵出以示人。徐曰。此類符命事。某何敢當。噫。開元之鏡誠異矣。然能顯盤龍之異。而不能開聖聰之蔽。能致凝陰之雨。而不能止蜀道之行。然則所謂龍護云者。無亦守恭諸人。襲垣平之故智。而其主不察。因之以愚民乎。乃若今時明明在上。穆穆在下。而彼敢為符命之說者。無將之誅。不容違矣。

壽杖郵畫

宋高宗在北內屬意玩好。孝宗時時網羅。以供怡顏。將舉慶典。市賈攜通天犀帶。因左璫以進。帶十三銖。銖皆正邊有一壽星杖。杖上立一上得之壽。不復問價。將以為元日壽庇之備。賈索十萬緡。

既成矣。有他瑞從。貴求金不得。則摘之曰。凡毒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且法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却之。一錢塘戴進善繪事。宣德中召至京。衆畫工妬之。一日上御仁智殿。戴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秋江獨釣圖。一紅袍人垂釣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着。戴獨得古法入妙。宣廟聞之。待詔謝。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妙。但憾鄙野爾。宣廟扣之。乃曰。大紅是品官服色。穿此釣魚。甚失大體。宣廟頷之。遂揮去。餘幅不復看。一嗟夫。近幸需賄。藝事相傾。不獨一畫一畫為然。洗垢索瘢。吹毛求疵。則賢士且有受其點污者矣。雖然。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君子不可。以是而隳守身之貞。

繩拂木梳

宋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一唐高力士於陵寢宮見梳。廂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親正。豈極以致昇平。隨身服用。唯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求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何以愈此。即命史官書之於冊。一。二祖之訓儉一也。孝武修心已。

萌。故一見而有田舍翁之請。明皇方在勵精。故一見而有夜光垂棘之敬。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庶民且然。况萬乘之君乎。

房屏李搃

房玄齡常恐諸子驕侈。屏勢凌人。乃集古今家戒為屏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李勣臨終謂其弟曰：吾子孫有志氣不偷。交遊非類者。使搃殺之。噫。房之詭謀善矣。而不免遺愛之慘。殆所謂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者耶。若勣者。一言喪邦。自底不類。乃欲望其子孫之不惡。終難矣。覆宗之禍。蓋天所以示喪邦之罰。宜也。非不幸也。

失印然類

裴晉公在中書。方宴客。左右忽白失印。坐客大驚。度顏色不變。敬宴如故。頃之左右復白得印。度不答。極歡而罷。人問其故。度曰：必胥吏盜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量。韓魏公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近。不謹而燭然公鬚。公以袖麾之而不問。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殺卒。急呼曰：勿易之。梁方解持燭。軍中為之感服。二公之德量一也。顧然類不

計。在韓公固為易事之仁。若中書失印。而掌印者不之覺。則晉公平日亦未免有疎脫之失矣。

占旗望窻

蔣穎之為江淮發運。嘗於所居公署前。置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泐日程。亦各記風之使逆。蓋雷雨雪雹露霧等。與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宋仁宗時。有為兩京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窻官問曰。所境凡幾窻。曰。十八九窻。曰。吾所見者十一窻何也。窻官愕然。蓋轉運使展起。望窻中所出煙幾道知之。於乎。如占風之旗。則人不得以地遠售奸。如望煙之使。則人不得以不見蒙上。雖非不逆不億之明。其去烏攫鉤距之術遠矣。

鐸鼓四輪

元時廉訪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一聲鐸。二聲鼓。起解殺人強盜。亦用尉司金鼓。則一聲鐸。一聲鼓。後來廉訪官多簋簋不飾。有士人為詩嘲之曰。解賊一鐸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鐸。鐸鼓算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有行令欲以犯盜事為對者。唱曰。發冢可對窩家。纏者曰。白晝搶奪。可對昏夜私奔。眾曰。私奔非盜也。其人曰。財色相連。非盜而何。

繼又曰。打地洞。可對開天竄。衆又曰。開天竄。決非盜事矣。其人笑而解曰。今之做人財而為首者。尅滅其物。諺謂之開天竄。非盜而何。又有繼者曰。三橋船可對四人輪。衆方默想。其人則曰。三橋船圓載強盜。而四輪所擡。獨非強盜乎。衆輟然而笑。『二事訕侮官長。滑稽為虐。然孟子嘗言之矣。曰。今之諸侯之取於民也。猶禦也。近又有富官。慕不取之名。而居鄉多罔利之實。有請託而索謝者矣。有借貸而不還者矣。又有聯姻富室。而重索其贖兩者矣。充類至義之盡。與禦人異。無怪乎士人以解賊犯盜相誣也。嗚呼。今之受迎送而坐四輪者。其可不以清節自勵乎。』

爭氣好古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輕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閒氣邪。『泰士有好古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踵門而告曰。此哀公命坐孔子所坐之席也。泰士大喜。以負郭之田易之。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此太王辟狄去邠所操之篋也。先孔子又數百年矣。泰士又喜。傾家貲以易之。又有持敝漆盃一隻告之曰。此舜造漆器時物也。去太王又千餘年矣。泰士愈喜。益虛所居之宅與之。三器既得。而田宅費用盡去。致無以衣食。乃披孔子之席。持太王之杖。執舜

所造之器可於市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一世之被上人之心者。聞東坡之語。可以醒然悟矣。賈古董之癖者。聞秦士之喻。可以惕然省矣。

陳箬夏襪

都御史陳智性褻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攪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盥。一人捧漱盃。一人執牙梳。稍不如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掌。一日堂上靜坐。因弊帽取箬剔指甲。失墜於地。怒其箬。輒啓座自拾箬。觸碑數次。若懲箬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即撻之。或勸以暴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懸之。日前。以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即取戒木擊之。怒既。觀所戒。深自悔云。尚書夏原吉有德量。嘗冬月出使至館。屢發命館人烘襪。誤蒸其一。館人懼不敢告。公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廢易之。弗及。并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往者使客到館。無故被撻。若公平生幾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污。吏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污。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使殿請罪曰。臣昨不謹。因風起筆。污精微文書。即於懷中出之。上命易與之。既罷。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感免冠謝。於乎。陳之疎不能忍墜箬。而夏之緩乃能容蒸襪。陳之暴至於洗面。一時被掌數四。而夏之寬至於吏污精微。自

詔為咎。人之度量相遠如此。雖然陳常知戒矣。乃怒而輒發。發而復悔。豈怒果不可戒邪。孔子稱顏子好學。曰不遷怒。然則戒暴之要。其惟好學乎。若夏公之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張樣路中

張僕射進慶二十入仕。裹折上中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尚幼年所裹者。故中子有僕射樣。一路侍中嚴鎮成都日。每中裹蜀人。見必效之。後乃剪中之脚。以異於眾。閭巷有炫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邪。一由僕射充之。不變塞之流也。由侍中充之。索隄行怪之流也。君子不違時。亦不徇時。不同眾。亦不違眾。

下乘墜幘

漢趙談欲害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關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一晉溫嶠將去王敦。而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及發。後鳳祝敦曰。噲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使相讒貳。由是鳳計不行。一二公之智。大略相似。然盎用之以快一己之私。嶠用之以濟國家之事。盎言雖正。而心則譎。嶠

外雖處而中則密。固自有不同耳。盡每事俱借公言以報私怨。故卒為刺客所中。若錢鳳而為武安也者。嗚得無灌夫之懼乎。噫。殆矣。

賞綾點燈

寇萊公常宴集。歌妓賞綾綺不贊。其妾倩桃。以詩二絕諷之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惡
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窻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足尺。何
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之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聽罷歌。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題詩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
家一盞燈。掘却心頭肉。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憶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即罷。」噫。倩桃之詩。與陳公
之詩。託諷一也。迺萊公之歌不報。而君謨之燈即罷。由君謨能受蓋言。而萊公不能察通言。故爾。噫。
到海十里。過山萬重。當時欲復罷歌。其可得乎。故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
也。

燭淚油燈

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見廁洞

間燭淚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燄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輝而已。祁公末年。壽考終吉。萊公既有南遷之禍。歐陽公歸田錄。以為二公著儉之報。余謂祁公雖清儉。然末年稍變其節。萊公南遷。蓋以守道嫉邪之故。非必由於著志。但暴殄天物。造化所忌。歐公之論。亦足為戒。嗚呼。賢如萊公。而一涉著志。猶不免有貶竄之譴。矧無萊公之賢。而有萊公之侈者乎。

免苦炳燭

寧越。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卧我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為周威公之師。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噫。如寧越之言。可以為敏法矣。如炳燭之喻。可以為老學者警矣。雖然。道無終窮。由十五歲以後。功固不可輟也。歲不我與。由七十歲以前。學固不可後也。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可謂好學也已。

青幃布被

寇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年。時有破損。則命補葺。或以公孫之事新之。笑曰。彼詐我誠。雖弊何

害。且不忍處之久而一旦以弊棄也。新者德之。范太史作司馬溫公銘曰。藝菴之飽。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煩。苦難斯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草食。萬世師模。紂居瓊室。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奢喪經。然則斯余之陋。其可忽諸。按布被一也。在平津以為許。在二公以為誠。然余以為居官誠廉。即大臣無厚藏。布被亦不易得。余為三品堂御。幾六年矣。苧幃布衾。製自微時。間欲更其亦不易措。吾未敢以平津為許也。若萊公者。一歌一絃。竭淚盈廂。而直以布幃為誠。其然豈其然乎。

地衣絨毯

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為蜀宣撫。遺歸地衣一片。檜命鋪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為探我陰事。鄭遂得罪。周文襄公廵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已。時振新作居第。公令人度其齊間。使松江作一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大喜。以為有才。公在江南。凡所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鄭之地衣。周之絨毯。事極相類。然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蓋振內豎無復顧忌。檜則固權媚嫉。恆懼為人所覷破耳。文襄之遺絨。或者美其善於用權。然余以為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說遇而獲。

御者羞為枉尺直尋。聖賢所取。是故寧使吾有不用之言。不可使吾有匪人之比。若胡少保總督浙直。結納嚴氏。此則兵機所係。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將臣能成功於外者。此不直為身家性命計。實亦為地方安危計。難以鄭周例矣。

紗燈異蘭

仁峯日錄。載有御史按浙某郡。邑令因其馮學。用大紅紗燈四炬前導。即喜動顏色。曰。見此燈。則汝在縣能幹可知。遂用薦舉。一近有郡守行部屬。邑令某者。極其逢迎。於公館駐宿之處。鋪設整齊。名畫珍玩。靡不備具。有幽蘭四本。假之某太學者。香澤異常。守見而悅之。命舁諸郡。令乃以數金償某太學。然所值什不及一矣。令遂用薦得為給事中。一嗟夫。守令以牧民為職。乃至竭脂膏而奉當路。監司以激揚為務。乃至喜承奉而忽民瘼。世道士風如此。欲千萬戶家福得乎。

石屏線香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饋人。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中。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一河南土產。麗菴線香。宦遊者每取以饋當路。于肅愨公廵撫其地。絕無所取。汴人傅頌公有詩云。手帕麗菴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

詰短長。嗟夫。土有產。土之災也。徽得鄰爾。廷註之墨。亂尾之硯。至于今。為有土之累者多矣。留刻
德政。清風滿袖。是所望於司牧。

織簾然糠

沈麟士織簾讀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顧歎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
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噫。織簾可誦。是書不容以藝妨也。然糠可誦。是書不
容以貧廢也。世乃有積書萬卷。而為高閣之界。飽食終日。而耽博鑿之遊者。亦異乎二子之用心矣。

攜簾袖銀

李虞為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堂室門簾甚敝。潛度廣狹。以蠶竹織成簾。將
以贈虞。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陳無已注清介。傳免僉憐其貧。懷銀往見。欲以周之。坐間聽其
議論。遂不敢出銀而去。由二子觀之。誠中者形外。自信者信人。夜光之珠。無因而至前者。必其有
珠也。白圭之珍。不虞而見玷者。必其有瑕心也。使如二子之清節。人孰得而玷之哉。雖然。操如其
類。不免竊冠之疑。清如首陽。不免血柱之誓。吾亦安能必人人盡知吾心哉。求自盡而已。是故自信
存乎己。知心存乎人。

懷金袖金

漢楊震遷東萊太守。道過都昌。故所舉茂才王密為令。謁見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予知我知。何謂無知。密媿而出。唐李商隱為廣州都督。人或袖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不可易。非畏人知。憲、二公之卻金一也。然李之非畏人知。又異於楊之畏自知者矣。雖然。廉不近名。貞不毀俗。卻之卻之。斯足以為守矣。邇又有發人之饋以博廉聲者。是舍簞食豆羹之義。君子不由也。

金錢裂麻

劉善明嘗云。居家當孝。為吏當清。及累為州郡。以母在北。頗贖貨財。崔祖思怪而問之曰：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為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母至。清節方峻。陽城召拜右諫議大夫。與二弟廷賓客。日夜劇飲。他諫官論事紛紛。城終無一言。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居八年。會裴廷幹。詎逐陔。贊張滂。李充等。城乃約拾遺王仲舒等。守廷英門。上疏極論廷幹罪。慷慨引證中直贊等。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願宗方為皇太子。為聞教。良久得免。勅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遂相廷幹。城願語曰：脫以廷幹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帝不相廷幹。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夫

善明與城自今視之。誠可謂清吏。為忠臣矣。向使善明未及母歸而沒世。則何辭於貪黷之議。城未八年而改秩。又何辭於緘默之咎。又使善明與城生今之世。有典郡蹟貨而不以貪黷者乎。安所容其贖母也。有在位縱飲而不以不謹黷者乎。安所俟於八年也。故如二公者。可以謂之獨行之倫。不可以謂中行之士。

選錢酌水

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齎百錢於路送曰。自明府下車。犬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棄去。故自扶送。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一隨趙軌為齊州別駕。被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錢。軌受飲之。一噫。寵與軌均之得民。願選受一錢。不如酌盃水之甘矣。

散錢焚券

却惜好聚斂。積錢數千。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初謂可損百千。而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一王恂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其子弘恂燒券書。一不收責。一噫。若二子可謂能蓋前人之愆矣。總之錢為世用。未有積而不散者。文景之世。貫朽粟陳。武帝以好大喜功耗之。開皇之治。

家給人足。場帝以佚樂廵遊。敗之。萬粟之主。且猶不保。况庶民之家乎。夫惟積而能散。富而好禮。可謂長守富矣。

繫鑰散資

漢隱帝時。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水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餓而卒。後漢折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散金帛貲產。周施親疎。或諫之。像曰。吾門戶殖財日久。今世將衰。予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聞者嘆服。噫。身之不免。何有於鑰。殖而能散。何慮於崩。允之愚。孰若像之達哉。

蜀錢毫金

楊子雲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于雲卻之。張知白守毫。毫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為記。富人遺五百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欲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即其書可知矣。近時諸名公文集。所刻多富室巨賈傳志。有識者見之笑曰。此過公置產籍耳。噫。今天下之不置產籍者寡矣。又有三數公者。睥睨當世。無足當意。論文優妓。賡句贈章。至水月仙人之傳。紅拂曇花之曲。效翠風雅。玷主名節。斯之謂文。不如無文之為愈。

矣。

奇物越裝

薛奎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還朝。載之以往。或問奎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惟得一偉人耳。王僧孺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竝無所取。云昔人為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攜越裝。吁。薛公以得人為珍。僧孺以無物為遺。二公之所為。珍與遺者。大且遠矣。宦遊者所當法也。

見星好錢

紹興內宴。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天象。用渾天儀窺之。但見星不見人。今可用一銅錢代渾天儀。乃令窺光。免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星。眾皆駭。再令窺之。曰。終不見星。只見張循王在錢眼裏坐耳。殿上大笑。蓋張最好錢故也。宋伶人袁三名著一時。一袁姓者制蜀。頗乏廉聲。四伶人分主洞色財氣。各夸其所樂。而互相譏。至袁伶則曰。吾所好者財也。極言財之美。眾謂之不已。袁徐曰。任爾譏。其如我袁者。爹好此物何。噫。人之好財。雖優伶亦狎侮之。夫人其可不以清素自勵乎。

漢金晉帛

漢時賞賜多用黃金。如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黃霸嚴新尹翁歸等。動至百斤。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一時黃金之多可知也。晉時賞賜多用絹布。如阮瞻千匹。溫瞻庾亮荀松楊琇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瑯琊王佃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燬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一時布帛之多可知也。今時賜金雖崇。勳不過百兩。賜帛雖聞。臣不過數匹。然司農將作。往往告匱。何今昔之不相侔如此。嗟夫。時有消長。物有盛衰。地產之盈。詘。人文之高下。今之不得與古侔者多矣。寧獨金帛哉。

李棋孫碑

李紉性下急。酷嗜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紉觀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都忘其志。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為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業。大凡人不可心有所癖。心有所癖。則下人得以其癖中之小。之至於廢事。大之足以亡國。夫差之館娃。

漢武之神仙。皆中之以其癖者。故有甬東巫蠱之禍。

譚琴樹棋

漢宋弘薦桓譚為諫郎。帝每臨。令譚鼓琴。弘召譚謀之。後大會羣臣。帝復使譚鼓琴。譚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就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魏古弼入奏。滅苑囿。太武方與給事中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獲中。乃起於帝前。掉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棋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夫宋弘古弼。可謂毅直。抑譚樹之能無忌。二主之能無忤。亦未可多得也。今之世而有弘弼其人。從繩之聖。猶可仰望。甦眈之怒。按劍相加。其不為公孫之汲丁。謂之寇者鮮矣。

褚恭羅藝

宋羊玄保何尚之。並雅好恭。而吳郡褚胤。冠絕當時。胤父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尚之請曰。胤奕恭之妙。超古冠今。魏倖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帝不許。時人痛惜之。唐宣宗時。樂工羅程。善彈琵琶。得幸。一日以甦眈殺人。上大怒。立命斥出。付京兆。他工以程藝天下無雙。環泣上前。為求救免。上曰。法舉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太祖太宗法也。卒不

教程。夫胤之恭。程之昆。藝雖絕。有之何益於國。無之何損於治。而尚之與樂工輩。必欲宥之。樂工之析宥。為同類供奉計耳。尚之為近臣守法。乃以私愛曲貸逆黨。古人議能之典。豈謂是與。二君者。俱不之許。知用法矣。而作宋史者。乃謂胤之死。時人痛惜之。何時之人。皆尚之之見也。吁。陋矣。

連琴段藝

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洶洶澎湃之聲。林木宵冥。羣鳥悲號。愴然而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手。貞元中。教坊康崐崙。彈琵琶。為天下第一手。而莊嚴寺僧段本者。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崐崙服焉。德宗召入。令陳本藝。因令教授。崐崙奏曰。且誨崐崙彈一調子。乃彈之。段曰。本領何難。兼帶邪聲。崐崙驚曰。段師何神人也。臣小年初學琵琶。徧於鄰舍女巫。授一品該調子。後仍易數師。段精鑿之妙如此。段奏曰。遠崐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授。詔許之。崐崙後盡段之藝。嗚呼。情未移。本領先難。猶不可以語樂。况學聖人之道者乎。陳子昂嘗從博徒。後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經史。數年間。百家無不通貫。移情之謂也。蘇明允舉進士。再不中。悉取所為文焚之。

益讀書五六年。涵蓄充溢。既久之。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騁。必造於深微而後止。忘其本領之謂也。

琵琶長笛

五代宰相馮道子吉好琵琶。道欲辱之。因宴宴。令吉奏琵琶為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一歐陽迴善長笛。仕蜀為散騎常侍。嶺南平分司。西京太祖常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詰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冢君臣溺於聲樂。迴至宰司。常習此伎。故為我所擒。所以召迴。欲驗言者之不誣也。一嗟夫人之無良。伶賤是甘。欲戴安道不肯失身於王門。禍衛不肯受辱於曹操者。豈所望於二子哉。肆君父之辱。亦不自知其為辱也。

琨嘯嘯笳

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歎獻。有懷土之思。並解圍而走。一劉琨避亂塢壁。賈胡數百欲害之。時援笳吹為入塞出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羣胡皆垂泣而去。一夫笳聲非大樂之和也。卒然之吹。非感通之素也。乃音響激發。足以動

羣胡而解圍困。是知狼心不可以言喻。而可以音感。不可以理化。而可以情動。則聖人之樂。治神人。和上下。歌舞風儀。而后讓尹諧也。宜哉。

浮毯破甕

文潞公幼時與羣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墜大水甕中。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得出。於浮毯可以觀知。於破甕可以觀勇。二公後來事業。已於兒時占之矣。

銅匱炭甕

周武后時魚保家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武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周興來俊臣並以酷吏事武氏。或告興與丘神勅通謀。武氏令俊臣鞠之。俊臣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取大甕。納囚。煖炭四周。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大圍如興法。囚起謂興曰。有狀推兄。請嘗此甕。興叩頭伏罪。嗟夫。以法中人者。未有不反其身者也。如唐執教宋君以多殺。而宋君造殺。

唐執教宋君以多殺。而宋君造殺。又往往造齊人始。

命卒之身死而籍沒如遼藩然。遼藩故妃猶及見之。四世詰命。並從追奪。孰謂無天道哉。

耗紙費筆

劉廷美與劉原博徐有貞為詩友。一歲除。原博邀廷美守歲。廷美因挾所藏鍾馗畫像求題。原博遂拔筆大書一詩於上。明日廷美持歸懸之中堂。京師風俗。每正旦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并筆硯於几。賀客至書其名。無迎送也。是日朝罷。劉定之黃廷臣兩學士首至。見此詩各摘簿一葉。錄之以去。朝士繼至者皆摘錄之。頃間簿已盡矣。廷美回索簿閱賀客。家人告之故。明日復置一簿亦如之。中書舍人金本清戲語廷美曰。此鍾馗乃耗紙鬼也。一國朝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官平行。文移謂之手本。成化間一御史性頗狂。以居言路。署名字大寸許。一郎中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肆於事體無妨礙。恐費文房筆墨多。諸司傳以為笑譚。人固有著書而紙為增價者。豈耗紙筆之謂乎。人固有享大名顯當世者。豈大字之謂乎。故曰。多見而識之。又曰。君子之大也。大於道。

空書搜錢

宋時執政有詩云。喜因修賀刺。懶為答空書。一鄭君平性滑稽。及第後有人以詩來搜錢。君平

以詩答之末云。更有不識事閒人。獻詩獻啓見甚麼。是知憎空書。厭獻啓。自昔已然。厭者固爲已甚。投者亦可謂不知分義者矣。嗟。嗟。利欲迷人。災涼異態。不投空書而厚侑械。則書不懶答矣。不獻詩啓而饋奇珍。則不以閒人看矣。此朝士之常態。近日賢者所不免也。某曾親見有厭此二事者。故云。

籬桶五墨

水東日記云。聞修水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俱孟揚言。辟之欲搆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籬桶都料。得不有誤邪。景泰中徐有貞。以左僉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列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壘也。二公之戲言一也。王幸而無卻。于遂以此受禍。然則戲言可易發哉。是以君子有起羞之懼。有與戎之戒。有寡尤之慎。有塞充之思。

洗浴詩話

弘治間毛都憲瑄。常訪楊利部猶吉。因洗浴辭不出。後楊訪毛。亦以洗浴辭。楊索片紙書曰。君來顧我我洗浴。我往報君君洗浴。我洗浴時四月八。君洗浴時六月六。蓋釋氏四月八日有浴佛會。世傳六月六日乃貓犬浴洗之候也。蓋用此以戲毛耳。宋尤庭之與楊敬齋爲金石。二公皆善詩。

廷之嘗曰。有一短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為我。誠齋應曰。尤物形人。誠齋呼廷之為蜻蛉。廷之戲呼誠齋為羊。一日食羊白腸。廷之曰。秘監歸心。續腸亦為人所食乎。誠齋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憾。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蜻蛉無腸也。厥後閉居書閣。來往。廷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若二公者。所謂善戲謔。今不為慮者矣。猶吉文人薄行。居已於佛。而居人於貓犬。蓋儂薄之尤者。毛公得詩不之報。無亦以禽獸異難待之邪。

糖氣菜氣

葉文莊云。吳下一舉子。喜作詩。自揭廳壁間。一日會客。乃兄於泉譽之云。舍弟此詩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梯甚急。眾莫曉其故。既得梯。躡之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何為不甜。一座為之絕倒。一大覺懷。建禪學外工詩。荆公與之遊。嘗以其詩示歐公。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侵頭也。荆公不悟。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余謂詩以理性。三百楚晉。皆詩的也。何必有唐氣。詩貴適情。富貴繁麗。乃詩穢也。何可無菜氣。

如畫逼真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此真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圖畫即江山。身在畫圖中之語。

「至於丹青之妙。此繪境也。好事君子。鑒賞之不足。則曰逼真。故又有人間。又見真乘黃。斯須九重。真龍出之語。」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均之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書淫水淫

劉峻自標讀書。常燎麻炬。自夕達旦。時或昏睡。蒸其髮髮。及覺復讀。常憾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愷祖謂之書淫。「何修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憾不足。人稱爲水淫。」於乎。淫於書以益志也。玩物喪志。人且病之。淫於水以滌體爾。惟日不足。不幾爲水病乎。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能以其水淫者。銘盤則不爲徒淫矣。

服註何書

鄭玄欲註春秋傳。尚未成。與服虔遇宿客舍。先不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之說。已註傳。多與玄同。玄就車曰。吾向欲註。尚未了。君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與君。遂爲服氏註。「却紹嘗撰晉中興書數卷。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俟此。我寒士無聞於時。宜以爲惠。紹不與。書成。在齊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去。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按鄭之與註。有舍己之度。有成美之思。人與己兩得之也。却之不與。啟精而不爲有。被掠而不爲德。人與己兩失之。

者也。雖然服註。而行而鄭氏之與。人利子今誦之。是鄭之與。亦不為徒與也。却書雖失。而何氏所布。至于今人猶知其竊自却氏。則掠人之美以為己有者。亦何益哉。

蔡書鄭算

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數卷。因持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一馬融算。浮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算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來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必死矣。遂罷追。一嗟夫。欲遠達人與善之弘度也。邕號稱賢者。乃欲示人以不廣邪。人技己有。休休之盛。雖也。融親投玄之書。乃忌人出己之上也邪。卒之不欲廣者。不能使其不廣。不欲勝己者。不能使其無勝。何二子之不智如此。雖然。觀史載王充有異才。邕欲以數車書遺之。是邕固未嘗有褊心也。鄭玄辭歸。融謂其門人曰。吾道東矣。是融亦未嘗有忮心也。前之所載。無亦好事者為之乎。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訓子姪詩

韓昌黎符讀書城南詩有云。一為公與相。淳淳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耕鋤。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有云。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又觀羅豫章錄本朝宰執諸公

示子姪句粘於東壁。富鄭公曰。願汝出門去。錦繡歸故鄉。韓魏公曰。願汝出門去。早早拜員郎。范文正公曰。願汝出門去。翰林著文章。陳了齋曰。願汝出門去。柱石鎮嚴廊。噫。諸公皆唐宋所稱豪傑。而所以訓其子若姪者。猶不免為富貴之諱。是知利欲溺人。賢者不免。毋怪乎為己之學寡。而謀食之風滋也。雖然。自孔門大賢而不免於問達。且有干祿之學。則彼諸公者。又何足異。故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柳裴一經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裴昭明歷郡清勤。不事儲蓄。常謂人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漢龐德公曰。眾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若二公者。可謂知所遺矣。

易經孝經

北齊權會任助教時。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謂易經上篇。一卷未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陳徐陵子份性孝弟。陵嘗

疾。乃權會誦之而鬼避。徐份誦之而疾瘳者。會心內定之心。份心純孝之感也。是知邪不勝正。德可動天。彼釋道經咒。豈能有加於易經孝經之精義。今世人誦之可辟邪者。無亦權會徐份之謂。在心不在經與。

奪席徹皮

戴憑徵博士正旦朝會。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坐至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一張橫梁在閭中。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梁徹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故朱文公作橫梁贊云。勇徹阜比。一戴憑之奪席。能上人者也。橫梁之勇徹。能下人者也。欲上人則志自滿。能下人則德日進。是故學者不可有戴憑之奪。不可無張橫梁之徹。

舉過言易

唐韓紳。為揚州錄事參軍事。故相崔圓。圓久狎愛州民丁某者。至顯省其家。後大銜會日。紳卿趨而前曰。請舉公過。公與小臣狎。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罰。一程明道

說頤 卷五

一三〇

先生為上元簿。謝師直尹洛時謂伊川曰。某往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伊川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一監司諱經。主簿乃曰非。監司不怒。非通能如是乎。噫。錄事舉故相之過。監司容主簿之非。此古道也。今時不復見矣。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虞山襟霞閣主人重刊

裴宅許產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林樾儼然。軒檻疏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與兄住。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條。於是共計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里皆稱弟克讓。而郵武貪禁。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謂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譴。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嗟夫。角弓怨張。友恭道喪。今之世。能不覲兄之宅者鮮矣。有能推己之宅以宅其兄者乎。能不私弟之財者鮮矣。有能推己所增。以增其弟者乎。能兄弟不營讓者鮮矣。有能甘受穢請以曲成弟名者乎。爭財競產。彼請此讓。汲汲然向人前道兄弟之過者。比比然也。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夫惟無相猶則相好矣。偁云。同氣連枝。各自榮。營營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寧能幾

時為弟兄。嗚呼。其念諸。其尚念諸。

趙居王宅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欲悅公。厚以直易鄰舍。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為鄰。忍棄之邪。亟命還其居。而不取直。一成化間。王三原公去官抵家。見子姪易隣居為業。公呼而讓之。曰。某某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乎。乃召之各還居焉。給以原券。不問價。一夫二公子弟之於隣居。以價易之。非白奪也。二公猶不忍其鄰之去。讓于弟而還之。近世乃有巧計詭奪。殖人自封者。亦異乎二公之用心矣。

許第知室

平恩許伯入第。蓋寬饒賀之。酒酣。仰屋而嘆曰。美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之閭人多矣。惟謹慎為能久。一知襄子為室。美士苗夕馬。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一是以峻險亡國。懷居非士。徐勉致戒於逆旅。子荆取規於苟合。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香柏為之。文梓為梁。花石甃池。引水蔡山。碾磴鹿庠亭。間無不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錠。次年被召還都。幕抵其第。東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晨而出。行至東却而卒。一陳升之治第於潤州。極為闊壯。綿亘數百武。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居不得。費不得。修不得。一叢在燕邸。指座主周少宰公私第。第乃故相余文敏公居也。中墀畫池。亭園榭之盛。問之。乃文敏存日治第西湖。將為歸老之所。先圖其勝。日一寓目焉。未及歸而卒。昔人云。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此之謂矣。

謝宅魏第

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能保五畝之宅邪。玄慚而止。一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白居易曰。徵先朝名臣。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惟陛下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一嗟夫。名臣舊宅。景行與悲。過者思其德。并憫其嗣。雖賊臣猶知有蔽芾之義焉。近世乃有質券未明。輒封先達之第者。殆賊臣之不若矣。故相李西涯舊第。在京師。所居巷人呼曰。李閣老御衛。後嗣不能保。同鄉人士贖以為祠。昇其嗣孫守之。吾鄉唐學士里第。為富人所得。飲人亦贖而歸之。二公名位闡望。固足以繫後人景行之思。

抑兩地人士用心之厚。亦足風也。

柳宅鄭錢

柳僕射族子應規為水部員外郎。求公為市宅。公不與。潛謂所親曰。應規以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不若且儉居之為善也。一鄭還古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恣其所用。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日。僕博勿使別取債息。為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為之少節。一噫。今之世市宅。以益過者有矣。肯勸之儉居。以養廉乎。布粟而春縫者有矣。肯恣之取博。以免息乎。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顏門潘閻

顏延之候其子峻。遇賓客盈門。峻方卧不起。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儆不可長。其能久乎。一潘友德宗時學士。蒙異眷。其夫人劉氏。晏相女也。京尹有故。伺候不得見。乃遣閻者三百。嫌夫人知之。歎曰。豈有人臣。京尹顧一見。乃遣奴三百。嫌邪。危可知也。遂勸潘公避位。一嗟夫。因鬼見帝。自昔病之。顏峻之門。潘吳之閻。素封巨室。竊擬非分。何論京師大貴人哉。此分宜江陵之所以敗。蘇年七之所以取侮也。

美室增廡

宋向戍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唐韓滉。性節儉。堂先無挾廡。弟沈增補之。滉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以傷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故不請。夫作室。肯構祖父之所望也。數仞數尺。又得志之所不為也。居無求安。致道之良規也。何必改作。經費之訐議也。觀向戍之言。則有家者。不可重為令聞之累。觀韓滉之言。則嗣業者。不可輕棄祖父之故。

杜食黃舍

杜祁公語錄云。公為相。食於家。惟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懼浮食。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邪。黃庭堅文集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闕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噴。人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廩舍如是。又不可不堪其愛邪。由杜公之言。當富貴之時。誠忌位非吾有。則自不至驕溢。由黃公之言。士當窮困之時。誠忌貧乃士常。則自不至怨尤。故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功焉。雖窮居不損。

馬分定故也。

裴莊李茶

裴晉公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翠嶺未成。軟碧池鱸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為可憾爾。李德裕為相。有相知投舒州牧。李謂之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四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不受。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李聞之。而受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食。以鈔合閉之。詰旦大視。其肉已化為水矣。衆服其廣識。嗟嗟裴公。不以君德國事為繫。而總總於莊嶺魚池。李相不以民瘼賢才為訪。而滉滉於峰茶數角。噫。李不足道矣。若裴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豈獨暗於蹇蹇匪躬之說哉。倘亦有逃吾不知也。

買隣儼宅

宋李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千一百萬。怪其貴。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宋次道住春明坊。家藏書皆校讎三五遍。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儼居其側。儼直比他處常高一倍。於乎。李雅之買隣似矣。然其後僧珍生子。而李雅自署千錢以獻。僧珍為之徙官。則其初之市宅。乃買勢也。非買隣也。次道之居。僅積書爾。而士大夫亦爭儼其側。然則書之可貴。亦若勢之

可起乎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如溫公居洛而集錢。為康節買宅。則賢於趨勢矣。孟母居于而徙於學宮之旁。則愈於儗書矣。

傾宮迷樓

商紂為傾宮。宮而曰傾。心已傾矣。欲圖之無傾得乎。是故卒有牧野之戈。一隋場為迷樓。樓而曰迷。心先迷矣。欲圖之無迷得乎。是故卒有江都之禍。一故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何樓馬贊

宋時京師。有何家樓。其下所賣物皆朽濫者。故世人語虛偽者為何樓。一五代時有馬贊者。為使府幕官。其人愚黠。有所聞見他人已熟而已方為新奇而道之。人因見有言事之陳者。皆號贊事云。一噫。何樓之偽不可雕琢。聞見之陳。猶愈於終無聞見者。是故君子寧道贊事之陳。無寧滋何樓之偽。

陳宅庾驢

魏陳元方東鄰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一晉庾

亮乘馬有的盧。殷浩以為不利。主勸賣之。亮曰。馬有己之不安。移於人乎。語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二子以之。世有售欺以嫁禍。行詐以徼利者。識二子之罪人也。

裕墓說宅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位。至三司而子孫不善。某處年幾滅半。位殺卿枝。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孫遂昌。浮園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經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當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容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痛。補他肉無益也。嗟夫。福豈回幸。地由心造。裕之葬其劣處。是心足以昌後。不必其地之福也。若說者陰譎回邪。薦賄竊位。蓋不待二坎之穴而已。卜其子孫必不永世矣。不然謀而得地。地而必福。是人謀必不臧。而天道不足信也。世豈有福淫之天道乎。是故君子當圖所以祈天者。不必謀所以得地者。

羊楊墓氣

善相墓者。言羊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後相者見之。曰。猶出折臂三公。祐後竟墮馬折臂。位至太傅而無子。黃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冥吉於陽。帝曰。素家當

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復從容謂玄感宜改葬。玄感以為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違私事。未幾以謀反誅。一憲祐之鑿墓。非樂無後。懼後之或以墓氣邪萌而為子孫憂也。是所以存後也。其不幸而無子者。術士之偶中爾。玄感之不改葬。固其謀逆之漸。然使亂賊如素。而其子孫得享富貴之盛。則於天道報應之常舛矣。其不改而滅族者。寔天陰奪玄感之魄。而因以彰禍淫之報爾。即使玄感從煬帝之言而改葬。其族滅之禍。亦必不能免也。何也。是豺狼之聲必滅。若敖氏之族。天固已命之矣。一嗟嗟。楊素勸立煬帝。以亡隋室。而其子玄感。竟為煬帝所族。李勣勸立武后。以革唐命。而其孫敬業終為武后所夷。諺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出爾反爾之報。固如此哉。

武庫官舍

漢武安侯田蚡嘗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一梁呂僧珍世居廣陵。後為本州刺史舊宅。在市前有督郵廳。或勸其徙以益宅。僧珍怒曰。豈可使官舍以拓私宅乎。一余曩見某處士夫往往請官地及寺院以為私宅。甚至儲蓄分畧。亦始兩臺得之。而懸進士之第於榻。近聞又已屬他人矣。先達胡大參作某公祭文。獨取其不請官地一事。先大夫每為余言之。噫。慶源堂今作某氏宅。請地者亦何益哉。

平泉綠野

李德裕平泉莊。周廻十里。臺榭百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嘗作記戒子孫。謂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裴度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治第東郊。集賢里作別墅。具煥館涼亭。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眼開散。與白居易。劉禹錫。把盞窮晝夜相歡。不問外事。夫人人生如寄。盛滿難居。晉公寄蹟綠野。忘情經濟。故卒以功名終。贊皇招權比黨。好奇貪得。朱崖之行。身且不保。又何有於平泉。彼其言曰。若禁無術足之知。誠哉其不智也。范文正公戒子孫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為外。况居室哉。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噫。文正之見。去贊皇霄壤矣。

鈷鋤滄浪

柳子厚鈷鋤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澧。編鄂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記云。予遊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蔚然。崇阜廢水。不類乎城中。泣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二向斷水。旁無民居。

左右皆林木相戲。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由二子之言觀之地。以人勝。道與時行。淮陰不遇沛公。一跨下之夫耳。孔明不遇先主。一隆中之叟耳。彼二土者不遇子厚子美。村郭之荒徑耳。嗟夫。今之世如鉅鑄滄浪之勝者。豈無若。而惡得夫有識能文之士。如二公者。一賞踐之。以不終埋沒於荒徑。見棄於農夫野叟也哉。沈括筆譚云。温州雁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為太守未嘗遊歷。因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噫。勝地之得運有時。人之行道。豈不有時哉。

董塢曹富

漢董卓執國柄。築塢於郿。積穀三十年儲。自云。事不成。守此塢。足以畢老。殊不知一敗則掃死。豈容守此塢邪。噫。曹爽為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旦夕。富翁可復得邪。噫。二奸之痴甚矣。欲守此塢。不如勿築。築塢即不能守塢之前也。欲作富家翁。不如勿積。積富即不得富家翁之胎也。為二奸復無過上。無擅權。毋斂眾怨。可以長守富矣。

棘市金穴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賀知章日為棘市。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郭氏之家不雨而雷。東京號况家為金穴。嗟夫。一市皆糠。眾受其貧。一穴獨金。獨享其富。造

物何不齊如是。雖然隸市可常而金穴不能耐。故曰疏食水飲。樂在其中。不義富貴。於我浮雲。涉世者誠無厭隸市而基金穴。則不伎不求。何用不藏矣。

實絹曹酒

宋太祖為周將。克澤州。世宗命實儀稱其府庠。太祖遣親史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舉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藉。即為官物。非奉詔旨不可得。後太祖屢對羣臣稱儀有守。欲以為相。曹彬事周世宗為引進。使典茶酒。宋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羣臣曰。世宗史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噫。陳橋之變。甘心北面。知守藉絹而不知守臣節。不欺於酒而不能不二於周。豈二公之見有不逮。抑習俗移人。雖賢者亦有不能免也。

胡絹孔米

晉胡威父質為荊州。威自京師省之。停舍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絹。質曰。吾是俸餘。姑以與汝耳。宋孔凱為司徒左長史。其弟道存代凱為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米貴一升百錢。道存慮凱甚乏。遣使載五百斛米餉之。凱謂使曰。我在彼三載。去官日不辦有路糧。即至未幾。那能使得此米。即可載還。使乞於此貨之。不聽。乃載米去。於乎。質之胡無愧其子之。

商。道存之米。未免於其兄之遺矣。近世仕者。其父兄惟教子弟以賄。其子弟厚望父兄以富。一入官署。志希滿載。惟恐其賜之不多也。矧肯問其餽之何從得乎。一聞來饋。謂若當然。猶恐所餽之尚少也。矧肯遺之。載還其米乎。猶有甚者。從宦則暗納苞苴。居鄉則肆志漁獵。以慕仕者之名。而敗其官者多矣。寧獨賜與餉之不問哉。噫。弊也久矣。

繅綾龍羅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繅綾千匹。德裕奏言。立賜天馬盤條。拘約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喻。優詔為停。一崇寧間。中使持札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惟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為減四之三。一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蓋無有不聽者。惟不能以事勢悟主之明。而惟以危詞激上之怒。斯言之者。逆耳而聽之者。拂心。臣與主兩失之矣。

買綾縷蔥

柳仲賢嘗出一婢。婢至韓金吾家。未成券。問主翁於廳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駟僧讓價。婢於窻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既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郭

君豈忍更事賈絹牙郎也。宋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惹絲者也。柳之婢以史事牙郎為辱。蔡之婢以包子厨中為夸。此柳之所以為柳。蔡之所以為蔡也。鄭康成嘗怒一婢。曳之庭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為泥中。其婢曰。薄言往愆。逢彼之怒。然則婢又有以文字化者。程明道家僮齋金千里。往復無疑。求桑白皮者。從而假之。然則僕又有以行誼化者。傳曰。孔子家兒不識馬。曾子家兒不識關。吾人身範家法。可不謹與。

寄帶酬絹

韓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為謝。魚甫澠為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繪絲甚厚。澠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纏。何還我薄耶。度笑。酬以絹九千匹。賈文為活。非盛德事。愈之馬帶猶是得文者酬之。若澠者。至以字數索纏。不幾與入市搜金者伍乎。唐穆宗詔蕭儉撰成德王士真碑。儉曰。王承宗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貶遣。若詎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裴均之子持萬緡。詣承貴之求銘。賈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為此哉。若二子者。可謂不肯賈文為活者矣。

左傳。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史記。楚人有饋糲膠者。楚莊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也。莊王不能使河為膠。而三軍為之醉。醉其賜也。夫仁言足以動人。况仁聲乎。說賜足以動衆。况實惠乎。

負米索紫

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自云。某能魁關負米。湜曰。若此何不去兵部。選答曰。人言崔侍郎門上有氣力者即得。王某任同州御史行部。止州驛。經宿不發。忽索雜紫。又取印曆鎖驛門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哂。乃因庖人以通憲胥。許以百緡為贈。天未明。御史啓驛門。盡還紫贖。乘馬而去。嗟夫。今之銓部選人。有能使人不因氣力以進者乎。觀察行部。有能使人不緣庖胥以通者乎。錢神史弊。蓋自古已然矣。

剩米虧糧

李審請為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遺量之。勝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概。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例不還脚錢。其母怒。送剩米。及與脚錢。他御史皆有慚色。楊承芳為江西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糧監併歲久。鬻于女未即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送月俸。數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悟

前倉官虧糧之故。公曰。常俸食之。不能盡者。職尚有天殃。况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聞。衆憚。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運。一夫倉糧輸受。只有此數。此剩米者。非加取以病民。則虧耗以病官。今兩京支放。尚有然者。安得夫御史之母與憲長者。而一塵正之哉。

簇酒飲衣

辛潤好酒。常攜植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為簇酒。一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飲衣。一酒可簇。衣可飲。學問事功。豈必自己出哉。多聞而從。多見而識。是學問之簇飲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志益。是事功之簇飲也。具曰。予聖拒人於千里。欲以廣學問。建事功。難矣。

屠蘇藍尾

舊傳正旦飲屠蘇酒。自少者起。人問董勛曰。元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五藍尾酒。一襟膠牙錫。藍尾即婪尾。謂最在後飲也。石林燕語又云。酒巡匝。未坐者連飲三五為藍尾。藍又作擘。今時不見此禮。然飲屠蘇而先少者。則乖少長之序。以藍尾而為連飲。則有貪婪之失。此古俗之不必沿者。由今之道可也。

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盃露。動者曰椒花雨。唐子西在惠州名和者曰養生主。動者曰齊物論。誠齋嘗言。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盃露。君子和而不流。金盃露之謂也。中立而不倚。椒花雨之謂也。

石妓畢酒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為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乞祇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說。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一畢。車為吏部郎嗜酒。同舍郎釀熟。半夜至舍。益飲。為主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一嗟。夫名教中自有樂地。石之杖。畢之縛。辱身孰甚焉。當時以為任達。吾不知其可也。近年有比部郎微遊東院。為兵馬所笞。銓司聞之。亟劣轉王官。以考察罷。我朝之官刑嚴矣。

灌酒藏刀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亟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此觀之。則徽宗之薄攸至矣。一泰檜死。高宗謂侍臣曰。今日朕始得免於護膝裏藏尖刀耳。由此觀之。則高宗之畏檜至矣。一嗟。嗟。知薄攸矣。而恩寵視司馬有加。知畏檜矣。而信任

終其身不變。所謂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者。其二君之謂與。

婁鯖虞鮓

漢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備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異味。一世祖幸芳林園。就侍中虞。虞求烏米糲。虞獻糲。及雜肴數十華。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鯖鮓而已。噫。婁得和五侯之鯖。而不能和五侯之德。何取於和虞。虞醒酒之鮓。而不知獻醒酒之賢。何取於虞。嗟嗟。五侯之不相能也。而婁能俱得之。無乃各以其好投之乎。一飲食之方也。其君來之。猶秘而不肯出。况肯迂其身以益其君乎。若二子者。可謂飲食之人也已矣。

餛飩猪肉

宋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于京一日往辭。公留之。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餛飩頭。餛飩時爲盛饌也。一韓忠獻僖布衣時。與李若谷同遊。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若谷爲門客。尤敬待。每公至。即令設猪肉。若谷嘗有間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夫以餛飩爲安排。是宰相家常飯。亦不常設餛飩矣。思猪肉請早訪。是太守禮門客。亦不常設猪肉矣。今人乃以餛飩爲粗食。猪肉爲恆

品。僮女與隸。往往飲食官貴。筵饌羅列珍羞。匪直教養。兼之暴殄。噫。弊也久矣。近日吾郡陳太守約規。循不過五。非大享不得殺牲。吾民誠肯舉而由之。亦友古之一機也。（太守諱所學湖廣豫陵人）

魯酒河豬

中山之人善釀酒。魯人求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信。一日。中山之酒主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此予之糟液也。奚其酒。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豬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豬夜逸去。質他豬以償客。皆大詫。以為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慚。嗟乎。今之號能文章者。安知不有如中山之糟液者乎。今之妄生見解者。安知不有如河陽之質豬者乎。故曰。道由心悟。學貴實見。

招客助釀

唐宋璟為相。時王毛仲將嫁女。奏玄宗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宋璟也。明日謂宰臣曰。毛仲有婚事。卿等宜悉詣第。既而日中。璟方至。執酒謝恩。飲不盡。庖逸稱腹痛而歸。宋璟照中。張說為都承旨用事。一日。奏欲置酒。廷衆侍從。上許之。且曰。當助汝酒釀。說拜謝。退而約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尊珍膳賜說。為表謝。因附

奏。臣嘗奉旨而後散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旨也。既奏。上怒。顧小黃門言。張說會客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速良祐。迄不肯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正酣暢時。聞之憮然而散。噫。二公可謂能守正矣。顧毛仲燾事。何與朝廷。而令宰臣悉宜。惜也。環之未能以正對也。若張說附奏之使再至。而良祐諫議之命亟下。孝宗此舉。足以折寵幸之氣。而愧趨附之心矣。

范粥石餐

范文正公為舉子時。讀書南都學會。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筋。得非以相浼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悉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讀書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餽客授以盤餐。却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二公之介。即饋食猶不屑受。矧青媪人以求進乎。抑留守侍郎。二人亦非真能重二公者。彼其徒有盤餐饋食。而無繼粟之誠。延見之禮。宜乎二公之不受也。故曰。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王文正公為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刺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公嘗陪祀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為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嗟夫。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美珠之受。無乃與刺菜之味異乎。銀器之易。無乃與還帶之風殊乎。語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文正之賢也。而晚節猶若是。况其他乎。然其刺與菜喫。想壞清風。此二事誠為訓儉法程。教子孫者所宜深念也。

蔥肆蔬食

梁呂僧珍先世以販蔥為業。及僧珍為冠軍將軍。封平國侯。其兄子業業求官。僧珍不許曰。汝等日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蔥肆耳。五代唐劉贇父珽始為縣令。贇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食贇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干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贇力學舉進士。僧珍惟令兄子速歸蔥肆。此兄子之所以終得保其蔥肆。珽唯不以肉食食贇。故贇終得以享有祿食。不然而過分妄求。驕侈廢學。欲蔥肆蔬食之常保得乎。

煉炭澆飯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席勳。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欲。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熟。謂之鍊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難餐。及遭寇亂。財產剽盡。昆弟數人。與聖剛同窟伏山草。不食者三日。寇退。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飯。與土坯同食。聖剛笑曰。此非鍊炭所炊。但慚覩無對。一宋王黼宅。與一寺為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瀝取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絕食。此僧所囤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無餓。一嗟嗟。方豪士恣意奢縱。豈虞有流離之日。方黼權勢熏灼。豈虞有絕粒之時。卒遇脫粟之餐。甘於鍊炭。溝中之顆。賴以為命。意暴殄者。可以鑒矣。

棄袍鬻餅

劉先生者。居衡嶽紫蓋峰下。問之縣市。從人可得錢。則市鹽酪歸。盡則更出。一富人貽以一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故禍如初。問之。云。吾幾為子所累。吾嘗日出巷。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就脫與之。吾心方坦然。吾幾為子累矣。一劉伯翳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盤。劉召與萬錢。

令多其本。日取胡餅饋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虛。不暇唱渭城矣。嗟夫。益貨損神。多積累真。世之人。役役營營。明而動。晦而休。日從事於鬻餅者之勞。而不暇念夫劉先生之所累者。彼蓋習勞若逸。而以累為不累也。噫。積金難守。放利多恐。勞勞者。果何益乎。而累其身。以累子孫者。多矣。

鍊珍遺羞

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家有老僕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閤百婢。獨九婢可副法。文昌自餽食親五十卷。時魏邨平公食憲章。虞琮善為滋味。和劑皆有方法。豫章王巖盛饌饗賓。王問今日看羞。寧有所遺否。虞曰。憶無黃領雁。何曾食蔬所載也。噫。掌饌猶求副法。况建官位事。而可不求賢能乎。饗客猶問遺羞。况為天子得人。而可使野有遺賢乎。

燒尾解菜

唐蘇瓌拜尚書右僕射。時大臣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曰。宰相雙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私食踊貴。百姓不足。臣不敢燒尾。一東昏表潘妃之女。閔暨共營教羞。云為天子解菜。一燒尾之說。疑於謝私。解菜之名。同於作戲。不恭執甚焉。

王鄭餅緣

後周王罷鎮江東日。嘗有臺使至。為設食。使乃使梨去薄餅緣。罷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鑿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餓。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慚。唐鄭澣尹河南。召甥姪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澣大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浼俗。驕侈自來。奈何。蒸浮甚於五侯。執綺乳臭也。因子取所棄者。盡食之。一夫人苟其謀道之心。則惡食不取。苟有自得之念。則華蟲可樂。此故餅緣不棄。匪惟示儉。且以惜福。

吸醋服瓶

范質任周為宰相。及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醋。可謂宰相。一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艱其少。準知之。遽服地黃煎餅。蘆蘆以反之。未幾鬣髮盡白。嗟夫。改節事人。吸醋之雅量也。故范有欠世宗一死之讓。乾祐天書。蘆蘆之故智也。故寇有不讀霍光傳之讓。

說
頤 卷七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虞山襟霞閣主人重刊

廣國伏波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卒相中廢嘉廣國之賢有行且不用况不如廣國者乎。一顯宗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馬援以椒房親故不與援之功且不與况不如援者乎。一噫文帝之不相廣國懲諸呂也以此為坊而後世猶有金匱符命之變顯宗之不圖伏波懲新室也以此為坊而後世猶置跋扈將軍之禍。

王儉山惲

南齊高祖幸華林宴集使羣臣數人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季文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一唐中宗引近臣宴令各獻伎為樂張錫為譚客娘舞宗晉御舞渾脫張洽舞黃鸞杜元珙誦婆羅門呪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惲誦古詩兩篇誦鹿鳴蟋蟀未畢李嶠以

詩有好樂無荒之語止之。『夫君臣燕享。古有常禮。未聞廢令共之常。而備淫泆之態。君臣相悅。自古為難。未聞褻將相之尊。而效優伶之賤。王儉知誦書矣。而封禪之書。終以獻說。郭山惲知規諫矣。而李嶠之止。不免終誦。齊唐之君臣狂縱如此。欲國家無亂得乎。』

宋 瑒 晉 武

宋萬歸宋。宋瑒公斬之曰。始吾愛于。今于魯囚也。吾不愛于矣。萬病之。遂弑宋公。『晉孝武帝航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妹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卧。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主俱以一言取殺身之禍。戲言可輕發乎。故曰。惟口出好與戎。

昌 邑 後 主

漢廢昌邑王。賀居故國。宣帝心忌之。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上知賀不足忌。始封為列侯。『蜀後主入魏。司馬昭與宴。問曰。頗思蜀否。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昭去。郤正謂曰。若晉王復問。宜對曰。先人墳墓在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他日昭復問。禪對云云。昭笑曰。安得似郤正語邪。禪驚曰。城如尊命。『憲禪之所以對昭者。固即賀之所以。』

見封者也。令禪而稍見頭角。身且不能保。何有於宴。雖然。國君死。社稷禪死可也。偷生何為哉。彼卻正者不能正其君。以無繼先王之宗廟。而徒教之為墳墓之思。亦不足貴矣。

端木熙載

衛端木叔藉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為德過其祖。賜一韓熙載辭情坦率不持名檢。妓樂殆以百數。所得月俸。盡散諸娘。熙載敝衣芒屨作替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樂。一噫以叔為德過其祖。則蕩費祖產者。得以藉口矣。以熙載為坦率任達。則墮棄行檢者。得以藉口矣。

齊臣子般

齊景公好儉。諸大夫日事淫靡。懼景公之知矯情事焉。每入朝。駕贏馬。櫟車以從。衣惡甚。冠纓殆甚絕也。景公謂其誠也。憐焉。召羣臣各賜錦衣一襲。及鞞。琫容刀各一。以為身容。他日景公出遊。會諸大夫入於鹿門。入而觀焉。其車則澤而煥也。其馬則矯而騰也。其服食器用則精明豐敞也。景公以其始已也。大怒曰。叱嗟。而吾臣也。敢爾乎。盡收而戮之。一楚有闕子般者。貌肅而言莊。國人皆以為脩潔人也。一日飲逢啓疆家。而沈尹壽師却犂在焉。却犂與尹壽語語近聚。子般怒曰。若等陷

女蠱。出入穢壤。雖鬼見亦吐也。尚敢馳言。組豆間乎。言未既。有鮫姬過門。子般起更衣。忽見夫握刃趨甚疾。衆隨之。觀所迫者。正子般也。初子般通于姬。姬知欲啓權家。過而目招之。子般將尾而私焉。不虞良人見也。尹壽拊膺笑曰。天下寧復有是邪。嗟夫。世之貌是衷非。言免行蹤。始之欺世。蓋名終之心。勞日拙者。衣袂相屬也。寧獨齊大夫與子般哉。

士安范雲

皇甫士安。耽玩典墳。忘寢與食。或箴其過。篤將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有脩短。懸於天乎。范雲初為梁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使得愈乎。文伯曰。欲使差甚易。正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叢以溫松。翌日有瘳。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一夫二子之朝聞夕死一也。然士安之所謂死。以身殉書。范雲之所謂死。以死殉祭。身死矣。安用祭之。若雲者。心死久矣。固不待於二年也。

丙吉蔡京

漢地節三年。掖庭宮婢則令民夫。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引使者丙吉為證。宣帝親問。然後

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為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愛吉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後五歲為丞相。宋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冲之曰。未死也。此者敗壞至此。或使晏然。牘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潭州之竄而死。一噫。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殃祥之報。久而後定。孰謂天道終無知哉。近嚴嵩死於子誅家藉之後。董某死於子喪孫亡之後。殃慶不爽於茲。益信。一則宮婢名。

爰盎欽若

漢周勃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及為丞相。朝罷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爰盎進曰。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絳侯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絳侯主兵。適會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遜。臣主失禮。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連繫廷尉之禍。宋寇準決澶淵之策。真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欽若進曰。城下之盟。春秋小國猶取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此舉。是盟於城下也。上愀然不能答。由是嗣準稍衰。終有海康之貶。嗚呼。絳侯萊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盎與欽若以從容一言。移兩明主意。遂致二人於罪斥。說言同極。吁。可畏哉。

王沐守謙

王涯。元與為相。時涯有從弟沐在江南。老且貧。踰驢詣涯。欲求一薄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日造門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第與涯俱腰斬。元與族子守謙。應而敏。元與愛之。從元與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與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與收族守謙得免。夫沐之得通幸矣。而反以併命。守謙之被譴不幸矣。而因以免禍。禍福之難謀如此。或曰。沐之併命。緣之招也。守謙之幸免。應之致也。然則與其緣也。寧應。

姚察黃裳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疋。花練一匹。察曰。吾所衣者。止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門生遜謝請。察厲色驅去。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致錢數千緡。置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某日。有練與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襪屨。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出告師古。師古折其謀。不敢改節。於乎。關西却茂才之饋。府察似之。汲黯寢淮南之謀。黃裳似之。今之座主。則或以門生為莊田。今之執政。則或以連帥為外。姚察日儲。習以為常。此世之所以鮮廉吏。而邊之所以多債帥也。噫。

夏后鄧通

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黃山。天大風晦盲。孔甲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後來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孰敢殃之。子長成人。暮動折椽。斧斫其足。遂為守門者。漢鄧通得幸於文帝。賞賜鉅萬以十數。有相通者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及文帝崩。景帝立。通免家居。人有告通。益出徼外鑄錢。下吏盡沒入之。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一家。嗟夫。富貴在天。人其能違天乎。人之可恃。莫如天子。而天子不能回人之所無。以為有。觀於此二事。世之齷齪者。可以免妄求過觀之心矣。

龐籍一鴉

宋龐籍知定州。上章請老。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乎。前後疏二十餘上。朝廷不能奪。聽以太子太保致仕。成化中。刑部侍郎林一鴉。以病在告。同僚往省之。林喘息。嘆曰。疾幾三月。當住俸矣。其寮曰。盍告歸。宜水土。使醫治。固可愈也。一鴉默不應。夫不憂其病之不起。而尚慮其俸之當住。

一鴉之見亦異乎龐公之見矣。

盧坦山賓

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產。公為捕盜。查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昭明太子聞明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藩。擁旆推轂。珥金拖紫。而恆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之詩。嗚呼。後之服官者。其尚為昭明之所助。無為盧坦之所恣哉。

嗣明劉班

宋劉嗣明嘗撰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史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為長堪為君。與善頌也。史拱手曰。內中請文書。不知是最以語忌為嫌。既尅長又尅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靖康歲。都城受圍。樂敵器甲剗敵。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閒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班即具。榮欲獻於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謬。班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字。趨使吏寫。至於三。其誤如初。班怒責之。遠避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敵則焚之。今國

寡迫急論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惟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廷。庶索則劾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班媿歎而止。噫。嗣明之吏。後忌以請。劉班之史。秉禮以爭。誰謂史無人哉。

文正文忠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之曰。綺羅豈帷幔之物耶。吾家清儉。安得亂吾家法。若持至當火於廐。富文忠諫印伯溫曰。吾年二十八登第。方娶。當先公先夫人時。未第。決不許娶。於乎。羅幔不許持至。可以訓儉。未第決不許娶。可以勵學。若二公者。可以為婚媾法矣。

何進高歡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願復一入直。得暫奉太后顏色。子婦為言之。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為讓所殺。董卓隨以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宰相高歡與婁定遠。以和士開姦蠹敗國。白胡太后。出為兗州刺史。后欲留士開。過百日。歡守之以死。士開載美女珠簾賂定遠。得入見太后。及帝。乃出定遠為青州。而殺歡。後二年。士開雖死。齊室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久矣。何進高歡。不惜隕身破

家為漢齊社稷計。而讓與士間以譁笑一言變如反掌。忠良受禍。宗廟為墟。乃知背骨癰疽。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甯。養之則自貽害。可不戒哉。近正德中。宰執九卿。文章謀去八黨。而太監劉瑾亦以環哭一言。事機立變。宰執九卿相繼去位。毒流縉紳。禍及黎庶。城狐難重。蔓草難圖。蓋自昔記之矣。是以君子之謀小人。當為履霜之防。不當為噬臍之悔。

義府浩然

李義府初召見。太宗令詠飛鳥詩曰。日裏馳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多少木。不借一枝棲。太宗曰。我當全林借汝。豈但一枝邪。孟浩然頗為王維所知。維侍金鑾殿。一日召浩然與之商較古今風雅。忽遇明皇幸維所。浩然錯愕伏牀下。維不敢隱奏聞。明皇欣然曰。素聞其人。因得召見。命口進佳句。浩然念詩云。北闕休上書。南山歸舊廬。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明皇撫然曰。朕未嘗弃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有此作。因命歸終南山。義府浩然均詩人也。一得為全林之棲。一終為明主之弃。豈詩人窮達固有命邪。願上林佳樹。豈同凡林。乃不以借之文禽。而以借之李貓。失所借矣。投詩明主。語盡怨嗟。不才之弃。浩然自弃耳。明皇尤乎哉。

商文毅公罷職家居十載。成化初。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日。衆竊謂致詞難稱職名。及陛見。方中綠纓。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民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妥帖。劉忠宣公謫戍雷州。每旦日戎服執戟。趨候將領門下。聞者謂其脫瀝。一嗟夫。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此二公之所以爲二公也。

溫公姚祐

司馬溫公居洛日。先壘在鳴條山。壘畔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用瓦盆盛粟飯。瓦罐盛菜羹。公享之既畢。復啓曰。某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夫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以介意。姚祐元符中爲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爲金坤亦爲金。蓋福建本書籍字多舛錯。坤爲釜。上缺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大慚曰。祐買着福建本。因自負一直。其不護短如此。觀司馬事固可見。溫公之坦易。亦可見。村人之不可忽。觀姚事固可見。教授之不護短。尤可見。讀書之不宜自是。

景瞻文端

史科却給事樊景瞻儀狀魁頤。應對敏給。英廟深喜之。有意大用。累將使命。一日復遼勤事外。郡。召至榻前諭之曰。此回即陞。及竣事還。羣疑不及矣。其同年御史田賓。先是按蜀坐贓貪逮繫錦衣獄。禍不可測。適遇赦為民。一日同飲。語及前事。景瞻感念。嗚咽流涕。賓厲聲曰。若非此事。爾則好矣。我將何如。眾皆喙然。景瞻亦不覺啓齒。王文端致仕家居。一日澄江洪漲。公跨門坐觀。徐諭諸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於內閣。謂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邪。以此益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為也。嗚呼。行客愛晴農愛雨。其樊田二子之謂乎。禍兮福所倚。其文直之謂乎。是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怨天不尤人。

康節無己

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每出朝服乘馬。后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印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為今人。常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陳無己趨挺之。皆郭大夫婿。陳在館嘗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無己止有其一。其內子於挺之家。及戰衣之。無己詰

所從來內以實告。無己曰。汝豈不知我不着。梁家衣邪。卻之。噫。廉節之服。通今之宜也。無己之卻。守己之貞也。不然而反古之道。待人而接。則亦不哀之矣。

王敦安石

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新美人。王導與王敦嘗共詣崇。導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敦。故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強飲。導讓之。敦曰。彼自殺伊家人。何預御事。司馬溫公與王介甫同為郡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為使。時號清嚴。一日。郡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以勸。溫公素不飲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一。是知兇人不屈。二王一律。敦忍殺。故敢作賊。介甫性拘。故新法之變。百折不回。二兇之亂天下。已於孟酌間見之矣。

太丘伊川

漢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母死。歸葬潁川。一郡舉至。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實於是獨往弔焉。後黨禍起。讓感實。故多所全宥。泰少游論謂當時士風。病乎太清。此實之和。所以為賢也。宋宦官張茂元。祐問嘗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善茶。

野客叢書謂正與太丘反經而合道者。非有卓然之識。烏能及此。噫。太丘之往。柳下惠之可也。伊川之不往。魯男子之不可也。學魯男子不得不害其為介。學柳下惠不得則流而為隨。是故吾人處此。寧為伊川之不往。無為太丘之往。

牧之子美

杜牧與杜棕同族。棕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怏怏不平。以至於卒。錢起題牧林亭云。不須耽小隱。南阮在平津。南阮謂棕也。杜子美數訪從。蘧濟而不免於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為宗族。亦不為盤餐。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嗟夫。遇合則四海兄弟。猜嫌則骨肉胡越。人固有不識面而推挽者。亦有同一脉而傾擠者。總之行使止尼。一聽於天。尊祖敬宗。盡其在我。躬自厚薄。責於人。有不得反求諸己。以此全身。亦以此敦族。怏怏何為哉。

廉頗孟嘗

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復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為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復復為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

至富貴多士。貧賤寡交。士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嗟夫。炎涼世態。自古已然。彼灌夫不易志於寶嬰。任安不移情於衛青者。幾何人哉。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噫。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客去客來。於我何與哉。吾又以為翟公之題門過也。

李騎韓友

李廣罷雲中太守。居藍田山中射獵。嘗夜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為邊患。武帝召廣為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中。斬之。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景帝遣使者拜安國為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甲亡去。安國曰。甲不就官。卒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夫君子固窮。達人安命。日月大矣。當其食也。民見食而不見日月。神龍失勢。與蚯蚓同。然日月固不以食罪民。神龍亦不以失勢罪蚯蚓也。安國善遇田甲。幾於不念舊惡。霸陵尉呵止夜行。自是迴徽職分。廣乃以私忿請而殺之。殘忍

無法。其不封侯也宜哉。

向拱中師

實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宋熙寧初。富韓公為相。神宗嘗對大臣稱河南守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學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再尹富公已老。乃藉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埒。嗚呼。君子失勢。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師者。世固不乏人也。雖然。君子素其位而行。吾既居閒。與齊民埒。則亦自甘於齊民之常可矣。課役之免不免。惡足為吾之榮辱哉。若正固者。可無留守之慙。富公亦不必致嫌於師中也。

樂天東野

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天地何闊。達者目闊爾。孟東野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天地何礙。編者自礙爾。君子坦蕩蕩。故常闊。小人長戚戚。故常礙。

柳下晏子

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如。

至於我哉。一齊傷槐女來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見奔。殆有悅內之志哉。一是故苞苴及門。必有好貨之念。使佞在側。必有好說之說。是以君子省躬欲嚴。克己欲密。

主齋楊玠

長沙有朝士某者。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闐。里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公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日誦得孫鳳洲贈歐陽主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主齋還是舊主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蕭鼓闐如雷。朝士聞詩默然。一宋楊尚書玠致仕。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坐。秋風吹草正離離。一誦鳳洲此詩。可使鎖滿盈之氣。誦楊公此詩。可使平鄙吝之心。

忠宣王英

劉忠宣公大夏自肅州戍歸。揭草堂帖一道云。近日同鄉劉按院者來云。省城會兩院。各道執事西歸。未嘗有一字至官府。諸公同聲敬仰。誠晚輩所當法也。一按察使王英家居日。縣令盛席邀飲。有一鄰翁同日設燕。英竟赴鄰翁飲。曰。鄰翁之具難於令也。一噫。今之世有不適當路書者。人必以為迂矣。有不赴縣令飲者。人必以為傲矣。

樂天時正

白樂天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僚詩云。弊宅須重葺。貧家乏義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寮栽。木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攜酒。倚檻看花來。一成化開浙江布政使竇良等。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居太常夏時正。時正有孤山種梅而藩司攜酒見訪詩云。占斷層崖學種梅。呼龍踏破白雲堆。自甘結屋青山住。不謂乘春畫舫來。竹裏倒裳迎使節。花間供具促銀盃。却非遣詔旌求急。鷓鴣無煩著意猜。一噫郡守造橋。府寮栽樹。方伯營居藩司過訪。此編衣之盛節。投祭之遺雅也。今時居閒者。得不波辱。已云幸矣。安望有禮賢之風度哉。

義之方回

王述家顯授。王羲之取為之下。謂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避。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一王子敬兄弟見却方回。驕問訊甚。修後生禮。及嘉賓死。皆着高履。儀容輕慢。方回嘆曰。嘉賓不死。兒輩敢爾。一噫。免之朱。舜之均。東坡之後。而有父事師成之過。晦翁之後。而有百拜白事之波。雖聖賢猶不能使其後之不肖。况餘人乎。是故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為父兄者。念及於此。則啓迪不得不勤矣。將為善。思貽父母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惡名。必不果。為子弟者。念及於此。則

顯揚不可不勵矣。

子晏子厚

晉平公藏貨之臺。燒。公子晏來弔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困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此是君之福也。柳子厚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云。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一出口則噴噴以為得重賂。今乃幸為天災之所滌蕩。黔其廬。結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陰相吾子也。噫。人知火之為災。而不知財之為災。人知財災之足弔。而不知財災之可賀。大學曰。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二子識之矣。

王起彥謙

王起改太子少師。治家無檢。所得祿賜為童婢。益有貧不能自存。帝詔益仙韶院錢給之。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賴其入不克遜。一房彥謙為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皆以周恤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爾。嗟嗟。仕而貧一也。如王起僮僕之竊。則可羞。如彥謙清白之遺。斯可貴。

杜劉王李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請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隨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違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閭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一成化中。李柬王墟俱一時名臣。後俱致仕還鄉。佞高自標致。非其人不交。柬出入閭巷。每與市井對弈。終日無忤。墟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柬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為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嗚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行己立身。自有法度。勝之自守。彼以為寒蟬。吾以為翔鳳。密之請託。彼以為匡人。吾以為失己。墟之高自標致。則非非人。不交則是。柬之終日無忤。則是。與市井弈。則非。吾寧為勝。不為密。為王李之是。不為王李之非。則幾矣。

阮禮周直

阮藉嫁嘗還家。藉見與別。或譏之。藉曰。禮豈為我輩設邪。或譏周僕射與親友遊戲。穢無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嗟夫。禮以承天道。治人情。何可謂不為我輩設乎。人之

生也。直。同之生也。幸而免。何得以千里一曲自解乎。近見有居喪作樂。而曰吾親非以樂終者。是既步兵之徒也。有枉道而事人。而曰惡用是。硜硜者為哉。是周僕射之類也。

韓李厚德

韓億在中書日。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據據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悻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譬虫魚草木。皆欲得所。夫所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李沆拜參政。胡旦以啓賀之云。呂參政以無功為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為少監。章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沆甚力。將以附之。沆慨然不樂。戒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優於是者邪。亦適遭過爾。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為。况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嗟乎。舉世以苛察為能。韓獨以錮人為勲。舉世以譽己為賢。李獨以短人為薄。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二公之所處。得恕道矣。

張崔退休

崔威受張正甫之知。及將懸車。張與議行止。崔時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口贊成。公使令製表。表上。值無厚善者。一章便允。三數月後。門館閑寂。家人輩竊罵之。張後亦悔。每語子弟曰。後有

大段事。勿與少年郎議之。崔造相將退位。親厚皆止之。長女賢知書。獨勸相圖使退。一二歲中居閒。蹂躪。顧謂兒姪曰。不得他請。道金銅茶籠子掩也。遂復起。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二公乃反以居閒為悔。而致憾於勸者之誤事乎。林和靖詩云。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觀二公之悔。然則罷貧之怕。豈獨妻子哉。王文正不肯從赤松之遊。故有緇衣之悔。寇忠愍不肯從富貴之辭。故有萊州之禍。故知二疏之見。誠去人遠矣。

李盧稅駕

李斯為秦相。歎曰。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之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盛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盧多遜初參政事。頗漸驕侈。其父億慨然不樂曰。吾家世寒素。一旦富貴。遂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嗟夫。滿招損。謙受益。功成名遂。身退之道。李斯自知物禁太盛矣。多遜之父。亦知以盛滿誡其子矣。乃一則自驅罟罝。與聞沙丘之謀。一則謂無聞。知不監覆車之轍。五刑之具。崖州之竄。誰則為之。語云。自作孽。不可逭。二子之謂也。

賈客興生

宋孔覲為司徒長史。二弟東還。覲迎之。見輜重十餘船。皆是錦綉絨席。覲命置岸側。謂曰。汝輩

恭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後魏封回為度支尚書。鄭雲詔事劉騰。賂紫蠟四百匹。得安州刺史。除書旦下。晚問安州興生。何事為便。回曰。卿位為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怒去。嗟夫。今之世不為賈客興生者。幾人哉。侈華載於鄉閭。盛夸稽古之力。詢地產於知曲。冀充宦索以資。間有欲來不貪。敝車羸馬者。則嗤之曰。惡用是拙官者為哉。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噫。吾亦有見做官之多得錢者矣。沒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者有之。又不再世。而子孫以淫蕩廢者有之。彼之敝衣羸馬者如故也。所謂多得錢者。果安在哉。其尤惡者。志在溫飽。術工權制。聞人稱其有十乘之富。則艱然怒。聞人譽其無擔石之儲。則欣然喜。其子孫求人狀其祖父之行也。誡之於孝孫陶朱之儔。亦艱然怒。等之於公儀伯起之列。亦欣然喜。是明知多錢之可醜。而拙清之足貴也。乃所志非所貴。所遺多所醜。獨何哉。是以君子寧為拙清。無為姦富。寧使吾子孫憾無所遺。不可使子孫艱有所憾。

蔡韓館客

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材。應之以張譽對。京即賓致之。為塾客。譽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曾學走乎。諸生曰。某

等嘗聞先生長者。但令緩行。譽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早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傾倒因訪策焉。譽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龜山為對。龜山曰。是有召命。韓侂胄為南海尉。廷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問杳不通。侂胄嘗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間酒罷。侂胄屏左右。促膝問曰。某當國。東外邊議論若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阿言。侂胄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竄邊之民。死於敵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咸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胄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椒殿退處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怨。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愛。然後選擇名賢。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遊。則易危為安。轉禍為福。或者其庶

幾乎。佞者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揭作。按姦人之賊國事。履危機。其館賓知之。故人知之。即姦人亦自知之。乃竟不能從所畫之策。決志高蹈。以避禍難。何哉。利祿之迷深。而僥倖之心勝也。商君不用趙良之言。卒有車裂之禍。范睢能用蔡澤之策。故免盛滿之憂。自古及今。以寵極而傾。位高而危者多矣。寧獨二姦哉。雖然。使二姦能從二子之言。以免於禍。於二姦身謀得矣。如天道禍淫之理何。故知二姦不能終從二子之言者。實天陰奪其魄。而留以施後日竄竊之威也。是天道禍淫之微權也。

肆翁垢叟

參政王繼學。自筮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遠里門。舍騎徒步。遇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偃坐曰。小大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任意。公遽逕拜謝。翁偃坐如故。一有富翁方與客譁。通一垢叟。衣敝履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座。退而拱立。其叟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彼何人邪。翁曰。某族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慚。一吁。以肆翁而視參政。賤貴懸矣。拜之者不以為恭。受之者不以為倨。以富翁而視垢叟。貧富迥矣。迎之者不以為惡。

受之者不以為異。一貴一富。能忘其勢。一翁一叟。亦能忘人之勢。此古道也。今時不可得矣。

牙校軍守

盧多遜流崖州。知州乃牙校為子求婚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之為婚。一胡邦衡竄新州。再徙吉陽。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過之無狀。每囚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額為其生日壽。一噫。見惡人以避咎。詩云。在他銜磨下。安敢不低頭。君如彼何哉。素吾位而已矣。

衛尉薄后

漢相國蕭何為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帝大怒。以為多受賈人財物。下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韓黜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不悻。即日赦出。一絳侯周勃免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館皇帝盟。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願欲反邪。帝即赦勃。一噫。二臣之所值亦危矣。而衛尉與太后能以一言立釋其禍者。納臆之道得。轉圜之機豫也。藉蕭大傳而遇衛尉。可無殺傳之憾矣。韓淮陰而遇薄后。可無兒女之始矣。相國韓侯何幸。而大傳與淮陰何不幸。君子是以又重罪恭顯蕭何之始。而深

憶高祖之忌孝元之昏也。

狄姨姚姊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每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安否。適見表弟孫弘。攜婢媼來歸。羞味進於堂上。願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媼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去。姚少師廣孝初為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既為和尚。當發慈悲心。及預靖難。姊嘆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邪。後奉命賑濟還鄉。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為。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強之。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拜許多為邪。曾見做和尚不了的。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再不復見。嗟夫。仁傑之相。幸而有潛投五龍之功。可遽爾不然。唐舉為周。亦何辭以謝女主之事哉。少師之事。茲乃天意。夫豈人為。少師雖欲終為和尚。殆有不可得者。故嘗謂仁傑之與其姨。陳平王陵之見也。少師之與其姊。太公夷齊之心也。噫。一姨一姊。猶知大義。奈之何姚宋諸賢。視顏女主。楊解諸公。偷生食言。其見反出姚姊下也。惜夫。

姚姨許婦

魏文明后寵任宦者符承祖。官至侍中。貴幸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與之衣服不受。強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嘗着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繼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姨。及孝文即位。承祖坐贓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常見姚姨貧。故特赦之。一許允為司馬師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妾知爾耳。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預諸兒事。欲徙居墓所。師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襟懷與語。使無所愛。不須極哀。會止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一楊氏之姨。當姻勢而不附。卒全其家。許氏之婦。處夫難而不變。卒保其子。可謂智也已矣。惜也。許氏之婦。如其夫之不免。不能勸以早退。較於姚氏之姨。尚為輸一着也。

郭 願 乳 母

漢武帝乳母家橫暴。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母入先見郭舍人為泣下。舍人曰。第行見辭去。還願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老女子。陛下已壯矣。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願。于是人主憐焉。乃

下詔無從乳母。罰諸之者。一韓晉公。為浙東觀察使。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之。願况為之營救。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乳母先犯之。况曰。公幼時早起夜卧。即要乳母。今為侯伯。乳母馬用。誠宜殺也。公遽舍之。一憲。二子之救乳母是矣。然亦須視所犯之何如。犯止求事。屈法以伸恩可也。犯至橫暴。恩即可伸。法即可屈。其如被暴者之無辜。何為武帶者。貸乳母之身。而徙其家。則恩與法兩得之矣。并其家而盡釋之過也。又以言者為譖而罰之。又過之過也。



說
頤
卷
七



一
八
四

說 頤 卷八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虞山襟霞閣主人重刊

三光五知

范文正公為校理。忤章獻太后。貶停河中。僚友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為司諫。諫廢郭后。貶睦州。僚友又餞之。曰。此行愈光。後為天章閣知開封。撰百官圖以進。忤呂夷簡。落職。貶饒州。僚友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任布拜樞密副使。歸休洛中。作五知堂。曰。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噫。三光之心不可有。五知之念不可無。有三光之心。則近名。無五知之念。則貪祿。

三反三戾

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吝惜財物。而持身不穢。謂之三反。李嶠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文筆。性好貪濁。憎人取受。謂之三戾。嗟夫。世之為守易尉。為尉陵守。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拂人之性者多矣。寧獨二子為反戾哉。仲尼曰。史鯨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犯而敬鬼。直能曲於人。若鯨者可謂善用其反者矣。

三憾三願

唐薛元起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憾。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宋趙孝仁嘗謂人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讀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讀盡好山水。噫。三憾鄙矣。若三願者。亦未為知本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聖賢之所憾何如。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聖賢之所願又何如。近代夏寅時正嘗語人曰。吾平生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夏氏之三惜。賢於三憾三願遠矣。

三角六科

余子清之祖。仁廟時因作三角亭詩知名。召為御史。不拜。人問其故。曰。壞心術。有人病瘡疥者。或謂之曰。六科可療。問其故。曰。當得不語唾。噫。人能以正直忠厚存心。則不至有壞心術之誤矣。人能以絕怨糾謬為職。則不至有不語唾之誤矣。

士途鑽競

史綱遠當國。選人皆出其門。伶人為孔門弟子數輩。一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予予與政。可

謂僂侻一人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顏子謂宰予曰。吾為四科之首不改。汝何為獨改。宰予曰。吾鑽遂改。汝何不鑽。顏子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爾宰予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一近孫家宰為大理卿時。與同僚譚及士途之速化者。因言昔達摩問於觀音大士曰。吾面壁九年。澹然無欲。乃不得昇。而呂洞賓者。三醉岳陽樓。則犯酒戒。私度何仙姑。則犯色戒。拔劍斬黃龍。則犯氣戒。點石為金。則犯財戒。乃反得昇。何也。大士笑曰。彼朝遊滄海暮崑崙。一日走了許多路。方才得昇。子終日面壁。曾不一動。何故得昇。同僚為之一噤。一噫。今之世不有宰予之鑽。而有洞賓之走。難以在上位矣。雖然。所鑽者。則鑽者亦與之俱去。所走者。則走者亦與之俱去。不如不鑽不走者之故。吾自在也。故曰。百動不如一靜。

攀附捷徑

陳文惠赴端州。艤舟廬陵。嘗有胡僧扣舷謂曰。虎日鳳身猿身。平地不能為也。常有攀附。然後有所食。位極卿相。因為詩一絕曰。虎貌猿身形最貴。須因攀附即升高。知公今向端溪去。助子清風泛怒濤。一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朝。子儀亦為先達。章獻臨朝。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為樞密副使。意頗不平。作墩于詩曰。空呈厚貌臨官道。更有人從捷徑過。一嗟夫。自古及今。士之無攀附而在

高位不捷徑而躡顯榮者。蓋不數數見也。雖然其攀附捷徑而得也。亦其命所當得。名位爵祿。原本嘗加所加者。一攀附捷徑之名爾。吾人無名位爵祿之分。而效伊攀附捷徑之為身與榮。鮮不兩失之矣。是故上士以義安命。中士以命安命。

王曲裴狀

唐王維弱冠有文名。解音律。善琵琶。因岐王維伶人造謠輪袍曲。以干太平公主。公主為違宮婢傳教考官。遂作解頭。一舉及第。高錯知貢舉。戒門下不得受書。裴思謙自持仇士良一紙。趨至塔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舉裴思謙秀才。錯不得已接之。謂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一副。思謙曰。向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僥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錯見其容貌堂堂。不得已。遂放之。噫。貢舉鉅典也。乃貴主軍容得握其柄。顯指考官。如役奴隸。一時之氣焰何如哉。王維思謙既有文名。世豈無知音者。何至離伶人躬吏役。屈身貴主軍容之門。以為進身之階乎。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吾人寧無成耳。離伶人躬吏役。屈身貴主軍容之門。此所不可為也。

唐中宗時。有巫趙袞。鬼道。出入禁掖。趙彥昭以姑事之。遂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義甫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為父兄。給事中李崇引與同譖。既謫他州。亟削去。一憲苟富貴於一時。遺穢系於百代。人之無恥。一至此哉。

認父事妻

周總。福州人。天禧二年。因事遊京師。值詔下。奔鄉薦不及。有故人在諫郡守官。遂往投之。倚為拔解之地。時寄籍禁約甚嚴。郡有司吏周吉者。頗殖貲產。總遂拜為父。吉欣然納之。齒於諸子。三代名諱。亦從而更焉。或問吉。則對以此子當年與母俱斥。近日方歸。總亦以是對。是秋得預薦。其父知之。乃馳詩一絕寄之云。文章不及林洪範。德行全虧李坦然。若拜他人為父母。直須焚却蓼莪篇。總得詩。不敢南歸。慚憾而死。一程松為錢塘令。時韓侂胄有愛姬小故被讎。松亟召女僧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姬入具言。松謹待。侂胄大喜。即日躡除太府寺寺丞。尋遷監察御史。踰年進諫。諫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更市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追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尊聽耳。侂胄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一夫父子天性也。妻婦賤流也。二人者。至妄認以求舉。謹事以干進。無恥甚矣。卒之得父詩而憾死。侂胄誅而

松。遜前之妄認謹事者。未能為福。反以取禍。嗚呼。世之器廉恥以徽寵榮者。可以鑒矣。

義孝母禮

北齊和士開母喪。附託者咸往奔哭。富商丁鄒嚴興。竝為義孝。有一朝士號哭甚哀。蘇東坡之子過。范滂夫之子溫。竝出入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過與溫欲喪。以母禮。方疑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門下矣。嗟嗟。趨權附勢。寔繁有徒。彼富商朝士。無論已過。與溫皆賢臣之子。獨不念其父之何如人。而忍於以父事他人乎。豈德其父以方正取忌。而姑為諂媚。以免禍乎。噫。可羞矣。近時張江陵喪父。巡撫某衰服往弔。自途中號哭。直抵喪次。至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某。涕淚滿衣裳。嚴分宜當國。某某皆認為乾兒。壽日令其內子往嚴氏助廚。至被嚴世蕃拊肩呼嫂。亦不為羞。噫。此皆一時有名譽之士。即無攀附文章才華。亦足自致通顯。乃得失為患。甘心無恥。卒之嚴敗亦敗。張喪亦喪。位與名而俱失也。悲夫。

損節進兒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眾皆影附。大人降志。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

夫欲為公而損其鬻節邪。齊和士聞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與子弟。世門之胃多處京官。崔彥玄二子獨為外任。弟廊之從容言曰。拱擴幸得不凡。何為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竝出外藩。有損家代。彥玄曰。吾立身以來。取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嗟夫。齊婦羞泣於乞墻。叔疑致讓於龍斷。今之世不損節不進兒者。寧幾何人。吾見其位聯八座。屈首權門。子冒科名。切齒言官。比比然矣。於乎。趙張二相國。回昔之忤權被讎者也。孰謂與用事者不平。不得作三公乎。張江陵王少方二家子。姓。削籍遭戍。彼汲汲進兒者。亦何益哉。

假手偷句

後漢葛龔善文奏。或有請龔奏千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志自載其名。并寫龔名以進。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書葛龔。唐選舉志。試之日。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皆非其實。楊銜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銜因詰問。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不。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銜笑曰。猶可怒也。周輔上陳亞詩。犯古人一聯。亞不為禮。輔復上詩。末云。文章大抵多相犯。剛被人言愛竊詩。亞次韻云。巨耐古人多恣智。預先偷于一聯詩。是知失却張君房。古句犯師兄之弊。自漢唐已然。不獨今也。近王少宰之子入試。三場文義俱。投學及監試者。選優等生屬稿。命書于膠。其

子惟坐飲半盃。竟日榜出巍然高擢矣。張江陵諸子登第三試。文字亦皆翰林諸公預構。彼第受成爾。嘉靖壬子湖廣王凝以大哉免之為君義取解。次年會試。復出此題。同舍生某在場中使說卒侍。語王曰。君卷吾已全寫。教王別構。同舍生果登第。又近日會場第二人。經義全寫某公之作。災木傳播一字不易。噫。科場如此。又何責乎鄉司之傳遞。生童之偷竊也哉。

因熱賣評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而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受人熱者也。滅竈更熱之。一黃中賊起。故武威太守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蓋勳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謂曰。吾以子在八議。故為子言。吾豈賣評者哉。終謝不受。嗚呼。及熱而炊。乘其使也。鴻猶取之。况附熱乎。荷恩而謝。交以道也。勳猶不受。况要謝乎。今之世則有聞熱而競趨者矣。則有索金而居間者矣。不用人熱與不賣評。蓋不數數見也。噫。

避狂看健

張泰字亨父。有正月十六看燈詩云。元夜長安少燈光。此夜歡娛覺更忙。千里東風吹翠袖。九門銀燭照紅粧。虹橋御陌爭春步。雲閣誰家聞脫香。醉暮吟鞭急歸去。老夫當避少年狂。一陳羽有

古意一篇末云。郎德婦人易衰老。妾亦慊深不知道。看郎強健得幾時。年過六十終枯槁。一於乎。時乎歸去。且思避狂。可無尤人之念。時乎強健。能思枯槁。豈有矜已之心。是故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益苦累清

姑臧任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爾。一裴昭明為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慈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先益上府。豈可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一嗟夫。欲以脂膏為潤。此以辛苦為樂。欲以無資為潤。此以鴻都為累。笑者固為俗情。憫者亦未得為相知也。

拽脚尋題

唐介初劾張洎佐。諫官皆上疏。及勅文彥博。則吳奎畏縮不前。當時謂拽動陣脚。故李師中送唐詩。有並遊英俊顏何厚之句。蓋指奎也。一歐陽公為諫官。最號敢言。及為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公執之愈堅。辨之愈激。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

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羅景翰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涕烏憂。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年持稿日。也曾尋箇好題來。余觀近日江孝二御史與御史某者約言某事。御史某尋肯之。則真有拽動陣脚者矣。有言官上疏言事者。問其所知。此可得成名否。則真有尋好題目者矣。雖然。尋好題目之人。猶愈於拽動陣脚之輩。蓋尋好題目猶知好名。拽動陣脚則貪位馬爾矣。

爽約斥詆

唐陸贄與趙憬約。至上前。極論裴延齡。上怒形於色。憬默然無一言。贄罷為太子賓客。一曾布為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訴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釐隙如此。不遇同貶耳。于公無所益也。遂冠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多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一近癸巳。京察有約余同教屬官某者。至當筆時。余極口與辯。而某竟無一言。又余昔言事落職時。有言官貽余書曰。見今兩衙門不振。縱疏救亦成畫餅。于公無益。乃知爽約賣友。古今一律。總是貪爵祿一念為之。爵祿之念一重。即同年知己猶然不顧。况其他乎。雖然。寧人員我。毋我負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為之自我者。當如是耳。

寧死諱出

唐杭州刺史裴有敬疾甚。錢塘縣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婢，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寧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敬更娶二婢。宋泰德當國日，朝士雲集待見。有王仲荀者，以滑稽遊公卿間。時在隅席。標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諠，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於門。闢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菓，客忽勃然發怒。叱闢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邪。我必俟某官來面，以治爾罪。闢拱謝曰：小人誠不識忌諱。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為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闢愀然覺頰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座皆大笑。士人之寧死而諱出去，與妬婦之寧死而諱更娶，二者病則一般。嗟夫，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出去更娶之謂乎。不知甚矣。

去畏求知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王沂公為別。公酌酒餞之。謂曰。相公才能闕闕。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政府。今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識不茂。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歇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縉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杜正獻公嘗語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眾必譖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一嗚呼。鵬鷺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誦沂公之言。可以全身矣。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誦正獻之言。可以遠害矣。

打網覆鼎

范富執政。王拱辰等不使其所為。蘇舜欽乃范公所薦。監進奏院。猶前列用。驚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客。拱辰諷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守自盜削籍。同會王洙等皆坐斥。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李定者。洪州人。晏元獻公之甥。欲與賽神會。東坡以其任于拒之。致興大獄。梅聖俞詩所謂一客不得嘗。覆鼎傷眾寶者是也。噫。言官為天子耳目。乃希相旨以傾羣賢。借彈章以報私隙。匪惟負職。抑且負心。縱能博一時之富貴。其能遠萬世之笑罵乎。昔人云。無污青史。為于孫累。二子之

謂也。

治生從宦

張釋之以貲為郎。十年不得調。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司馬相如亦以貲為郎。因病免。家貧無以自業。至從故人於臨邛。及歸成都。家徒四壁而已。治生從宦。自古未有兼得者。范蠡去越居陶。然後三致千金。而寇萊公有官居鼎鼎。無地起樓臺。後之人乃欲兼得之。欲辭象齒之韻。難矣。

閒過自來

程嵩不仕。年八十餘。嘗作詩曰：「雖無事業傳千古。却得安閒過一生。」王易簡歸隱。留詩曰：「汨汨朝過塊不才。誰能抵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且自來。」於乎。知程嵩閒過之福。則可以堅素位之志矣。知易簡去來之自。則可以無顧外之思矣。

置莊傳鉢

陸贄知舉。取崔羣及第。及羣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羣妻李謂羣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羣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李曰：「君為陸氏門生。今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舉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羣

無以對。『范質年三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文。知其非常。亦以為第十三人。場屋間謂之傅衣鉢。』於乎。陋哉。崔和二氏之為見也。不曰舉賢才。而曰置莊所。不曰報國家。而曰傅衣鉢。公舉之謂何。而因以為利。狄梁公曰。薦賢為國。非為私。斯言得之矣。雖然。座主門生。今昔相沿。徇私非忠。背恩不義。惟相期於道義。不相期於寵榮。固不以私妨公。亦不以公廢私。斯兩得之道也。

元書楊食

唐元載擅寵。有故人來謁。載度其材不任。贈河北一書。故人不得已持去。既至幽州。拆視無一詞。惟署名而已。因大悔欲回。試謁院吏。書入。館之上舍。奉朝千匹。『楊文貞在門時。其婿來京師。久之當歸。念無贖資。會有知府犯贓千萬。黃練是婿。賂至數千。為其求救。時某已入都察院獄。楊不得已。於該道當問審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楊問老與某知府送飯。該道遂親下釋知府刑具。候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分雪。遂得還職。』於乎。一名帖足以得解。一盒食足以釋罪。權勢之熏灼。人固有不言而喻者。元載無論已。楊文貞名臣也。而數千得以婿入。御史執法吏也。而贓吏得以威脅。所謂名臣執法者。果安在哉。

繫拔芝醴

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死乎？」曰：「欲為繫拔焉。」它日董祁慙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棟。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拔既拔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虞翻與弟書，長子寧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一由叔向之說，可以為婚勢者之戒。由虞翻之說，可以為求婦者之法。

眇啞二娼

娼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贖，乃計謀與母西遊京師，或止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况眇一焉，其瘠於舟中矣。」娼曰：「諺有之，心相憐，馬首圓，以京師之大，豈無知我麗者。」遂行，抵梁，舍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而悅之，為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室中，謝絕烟黨，身執爨以奉之。娼飯，少年亦飯，娼不食，少年亦不食，嚙嚙伺候，曲得其歡，惟恐或不當也。有士人嘲之，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錢塘娼家女有美而啞者，教以昆華登籥及七盤舞蹈之伎，靡不精審，既并，輒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遇焉，求見則大喜，倍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過惡？」賈笑曰：「婦類以

長舌敗人之家。內讒竊而後家可長。予聘無舌。不聘工歌。遂挾之歸京師。貴侍娘百十人。聞啞娼。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娼寵頹門。賁一飯食。非啞娼不甘。啞娼亦心自語。不聾啞不家。嫻。侈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珍不御。請娘雖心惡之。又感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於乎。眇娼以一目取妍。妍之者昧於目也。啞娼以不言全寵。寵之者愛其啞也。世之以庸才劣伎而幸遇主知者。何以異於眇娼之取妍。以絀默苟容而因結上寵者。何以異於啞娼之見重。是故心有所惡。則妍煢易視。意有所繫。則鄭雅竊聽。邪正混淆。賢不肖倒置。自昔記之矣。寧獨二娼哉。雖然。使人無備。則細眇可以見容。利口覆邦。則聘啞可以見德。此又用人者所當知。

傍門題木

盧東詩云。但得有錢留客醉。誰能騎馬傍人門。今之求富貴利達者。皆騎馬傍門之流也。韓文公詩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今之坐廟堂能禍福人者。皆題木居士之流也。嗟夫。吾自有門。何人之傍。吾自有福。何木之求。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瘴水貪泉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梅龍圖儀嘗沿縣

至漳州。素多病。預憂瘴癘為害。至烏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需。競惕過甚。雖時
嬰鏹。忽墮水中。至於沒頂。乃出之。舉體黑如峴嵴奴。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廣州界上一水就
貪泉。古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吳隱之為刺史。至則酌之。賦詩云。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
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夫瘴水不足以害身。而反足以愈疾。則知禍福無常。人不當以瘴
水自餒矣。貪泉不足以移心。而反足以勵操。則知廉貪在己。人不得以貪泉自污矣。

農家苦樂

舜夷中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此可見農家之苦。『謝良齋云。
任官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朝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羣。猪羊
滿園。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錢千萬。此可見農家之樂。』噫。寒雨怨咨。小民之苦。苦以天
也。思艱圖易。小民之樂。樂以君也。惟明主為能愛民之愛。亦惟明主為能樂民之樂。

無難饑寒

容齋一筆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
饑不寒。『是故秦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煬帝不亡。晉武帝不平孫皓。則無羊車之患。唐

憲宗不平淮蔡。則無金丹之禍。此畏無難之說也。乞食于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窻而毀立。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此不患饑寒之說也。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人能知安樂之為死。憂患之為生。則可以長生矣。

狀元門生

韓持國知潁州府。時彥以狀元及第。每稱狀元。持國曰。狀元無官邪。自此呼時僉判。彥終身銜之。馬涓狀元。廷試日。劉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涓每見器之。未嘗修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容。容以誚涓。涓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為座主。豈可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容以語器之。器之嘆服。狀元三年一人。得僉判而不忘狀元。是不明素位之義者也。人臣薦賢為國。作詳定而欲修門生。是未明尊帝之義者也。器之聞言嘆服。而時彥終身致銜。人品之高下。於茲見矣。

狀元公子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郡守聞其歸。命父老敬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遠謁守。守驚曰。聞公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

父者致。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往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李翰林宗。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遠嫌避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貴人中路偶逢。宗謁前驅。不知其為公子也。遠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愧也。一於乎。大行不加。豈宜矜及第而胡畫錦之榮。勢位何常。豈宜藉父兄而侈車騎之盛。若二公者。可以風矣。彼長卿之負弩。元澤之擢冠。世多黜之。徒為識者鄙耳。

乞相入樣

薛逢晚年。既於宦途。策贏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前道曰。廻避新郎君。逢報然。遣价語之曰。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一晁無咎元豐中詩。極有聲。陳無己以詩戲之曰。聞道文章新入樣。相州紅繡鄂州花。蓋是時方尚相州繡鄂州花也。一噫。今日乞相。後時未免廻避。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逢何尤哉。王好芋而子鼓瑟。琴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應舉取第文章。欲不入樣。不可得已。

軋茁落韻

嘉祐中。士人劉幾。驟作險怪之語。屢為國學第一。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

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為新文者。一切棄黜。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刺。試官刷。盡以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紙鐫字榜之。既而果幾也。自是文體為之一變。後數年。公為御試考官。幾易名劉輝。試免舜性仁賦。有曰。靜而廷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為第一。景德二年。御試得李迪以下。先是。迪與賈邊皆有名場屋。及禮部奏名。皆不與。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眾。特令就御試。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以師為眾者。捨註疏而立異論。不可許。遂取迪而黜邊。嗟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近時舉業。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皆軋茁之流也。好厭新奇之見。而與晦翁為仇。皆師眾之流也。主司錄之。士子遂從而恭之。習以成風。牢不可破。雖文體之命屢下。而士子尚如故。何者。所取非所正。所正非所取故也。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如近日舉業文字。非直文體為之大壞。以此立心。是險詖傾邪之流也。以此行政。是尚奇弔詭之輩也。其不誤蒼生。而禍天下者幾希。噫。安得夫歐文忠王文正者。一出而痛懲之。以復夫先進之盛也哉。

金帖屬諱

唐時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於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一寧

王憲每與賓客議論。先含嚼沈麝。方啓口發譚。香氣噴於席上。一嗚呼。泥金之帖。得劉蕡直言之對。帖斯貴矣。嚼麝之譚。得九齡走丸之辨。譚斯美矣。

晏富手帖

宋晏元獻與兄手帖曰。殊再拜。莊容至。知大事禮畢云云。殊再拜十一哥十一嫁。一富鄭公與叔孀一帖。前後皆云弼再拜。幾叔幾孀。一再拜二字。宋時以施於尊長。不肯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則以為輕已。雖平交亦不敢。而况兄與叔乎。

張王書詞

張無垢為郎曹日。唯室先生通書。則曰。子韶師中老兄。及入西青。書詞之禮。頓加稱官而不稱字。門人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為天子使臣。不比向來。當還其禮。豈以故舊之故廢之。時人以為識體。一長洲王某與許右丞小有筆研之舊。洎許入政府。王猶為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俱以字稱。或謂王許公陸賁。毋稱其字。王曰不然。故舊之義。安可以窮遠異之哉。然王字之而許亦不以為嫌。人嘉王之不屈。服許之有量。一余謂交有深淺。禮貴適宜。交淺而以王之處。石丞者處之。則傲。交深而以唯室之處。張者處之。則疎。服官守則當盡上交之禮。居泉石則當盡敬故之情。唯其人唯其時。斯人

已兩無失矣。

說韓殺杜

宋党進太尉過市。見縛欄者。問汝說何話。對曰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便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即命杖之。一乾道中林謀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到杜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那壁聞之。通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一噫。說口可憎。太尉之杖雖悞。太尉之怒則是。才名取忌。司業之殺非真。司業之呼可駭。世之智癡。讓借以聞為見。認戲為真者多矣。寧獨党尉與俗子哉。

同駢溫酒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同子駢乘。蓋指趙設與其父同諱。故曰同子。一桓玄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籠疎。一嗚呼。遷之臨文諱。名獨之義也。玄之呼酒不諱。無君之漸也。近見小史中載有參政錢良臣者。家中最避諱。其子讀孟子至今之所謂良臣。乃曰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又見一御史名鳴鳳。其子讀論語至鳳鳥不至。則曰爹鳥不至。雖曰諱之。不幾於侮其親。

乎。一憲臣諱其君。子諱其父。禮也。至如宋人之諱蔡京。而令婢僕不敢呼京字。近時之諱張居正。一切簡帖俱不書正字。此則詭媚權貴。非所諱而諱。無取孰甚焉。

理絲制馬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一唐太宗有駿馬曰獅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槌。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憲二人猛烈殺戮之氣。已發露於辭氣之中。乃亂賊之雄。非制亂之道也。如龔渤海之論曰。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何俟乎斬。如我聖祖之御飛來峰。朝習既久。自然馴服。何俟乎匕首。

白眼注目

宋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一日見邸報包拯參大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一陳瓘因朝見蔡京。注目視日。久而不瞬。嘗語人曰。此公精神如此。他日必大貴。然矜其果賦。敢敲太陽。恐其得志。必擅私運欲無君大肆矣。一吁。王之更張。蔡之凶險。二公俱能於眼中決之。故曰眸子不能辨其惡。聽其言也。觀其眸

于。人。馬。度。哉。

掩鼻出涕

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褒知王之愛新人也。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宮室卧具。擇其所喜而為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乃其情也。今鄭褒知寡人之悅新人。而愛之甚於寡人。鄭褒以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鼻。新人見王而掩鼻。王以問鄭褒。褒曰。其似惡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刺之。無使逆命。漢司隸馮方。女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甚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也。有氣節。當時時涕泣。以長見欽重。後諸婦共絞殺馮氏。繫之廁。以為不得志而死也。遂不問。一憲將欲妬之。必先愛之。陰欲害之。陽為教之。王知褒之不妬之為愛也。而不知甚愛即所以為妬也。馮知諸婦之教已為無害也。而不知教已即所以為害也。藏毒於悅。伏險於好。甚哉彼婦之用計巧而肆虛深也。盧杞之陷顏真卿也。遣之宦寇李希烈曰。真卿四方所信。可不勞師而定。真卿卒以不免。丁謂之害王欽若也。使人始之曰。上甚惡一見公。欽若與疾至京。乃誣以擅去官守。按劾免官。嗟嗟。小人之險與彼婦之險。一律也。與小人處者。愚以先覺為智。用小人者。愚以早察為明。

視舌刺舌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盜璧。執儀笞掠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毋讀書。遊說。安有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在否。妻曰。尚在。儀曰。足矣。一賀若弼。父敦。為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釵刺弼舌血出。誠其慎口。一於乎。視舌者觀其利也。刺舌者畏其害也。然儀杖衛人之說。說六國以事秦。所謂利口覆邦。不如無存之為愈也。弼後事隨。竟不免以舌死。刺血尚在。胡忍忘之。弼將何以見敦於地下哉。老萊子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事君。子不見夫齒乎。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敵。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詩又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夫惟知舌之不敵。又知舌之階厲。則可以長保舌矣。是以君子固當慎於出之舌。又當慎於聽人之舌。

舌耕筆耕

賈逵口誦經文。教人贈遺者盈積。人云。逵非力耕。舌耕也。一王勃能文。請託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一噫。舌耕可也。然因是而校。求修之饋。則與倚市何異。筆耕可也。然因是而索潤筆之資。則與搜金何異。唐王仲舒為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賁逵曰。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

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可立待也。吁。函人惟恐傷人。何文士之見。乃不與函人類乎。然則文字之工。乃富貴之役。斯亦不足貴也已。

胡項陶癭

湖廣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升高為戲。墜地。拘其頭骨。稍長。竟不能伸。朱守真者。同里也。一日相見。戲掣其頭。有聲。戛然。置地。溘然死已。朱懼。胡氏子頃許復甦。頭項復直。歸家。家人驚喜。謀辱朱謝之。陶氏佃民有病癭者。嘗與陶僕輸穀如市。道遠勞極。屢掣其頭。氣幾不接。陶僕素惡。忽遽間。削竹為銳。鉗刺之。屢穿氣溢。頭復完。復荷擔而起。一無所苦。噫。拗頭項癭。皆不愈之疾。掣頭刺癭。又致死之道。乃卒不死而適以愈疾。語云。有心避禍。禍未必免。無心任運。運乃適逢。苦守真與陶僕者。蓋天假之以起二人之疾。所謂無心之任也。若有心以效之。則敗矣。是以天定者勝人。知命者不貳。

二帝大黃

梁武帝發熱服大黃。姚僧坦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不從。遂至危篤。後元帝有心腹病。請醫請用平藥。僧坦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嗟夫。武帝事佛之細。

已深。雖不服大黃。無解於臺城之厄。元帝講老之滯未化。雖日食大黃。無救於魏師之入。故曰上醫醫國。下醫醫病。雖然。今之病醫亦難得矣。宜瀉而補。宜補而瀉。以誤用傷人者。十醫而九也。故又曰傷寒以不服藥為中醫。

雲出時地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鵝。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甯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輝。越雲如輪。蜀雲如困。一應天時之推遷也。地理之異宜也。成象如雲。猶不能違。而况於人乎。

占家大歲

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

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無惑。一觀五行之論。可以定諸家之說。觀太歲之論。可以釋方位之疑。若二主者。亦可謂不為方術所惑者矣。

往亡四廢

晉武帝攻慕容超。諸將曰。往亡之日。兵家所忌。帝曰。我往彼亡。吉孰太焉。遂平廣固。宋武帝平司馬休之。加領南蠻校尉。將拜。遇四廢日。佐史白。遂日不許。一夫人休咎係於有生。得喪本之前定。若曰日吉斯吉。日凶斯凶。是里巷選擇之匹夫。反得以操吳天禍福之權。此理之必不然矣。余嘗以四不祥日上官。而顧連擢。又嘗以妨夫日納室。而竟無恙。乃知擇日之說。斷不足信。卽康節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曰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知而必行。是與鬼神敵也。康節善易者也。不拘日。亦不拗日。若康節者是善用日者也。

耗磨不祥

正月十六日。古謂之耗磨日。張月耗日。飲詩云。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今而忌。醉翻是樂無為。今術家以每月初四十六日。謂之四不祥。忌上官赴任。故俗詩有上官惟忌四不祥之句。余謂耗磨有五。而耗日不與焉。官多吏冗。一耗也。賞賜無節。二耗也。邊費貢市。三耗也。好樂佚遊。四耗也。

力役煩興。五耗也。不祥有五。而日子不與焉。受直忘事。一不祥也。簠簋不飾。二不祥也。革管民命。三不祥也。挾詐凌人。四不祥也。朋黨比周。五不祥也。生之衆。食之寡。為之疾。用之舒。則財恆足矣。何憂乎耗磨。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斯可以從政矣。何憂乎不祥。

占夢賣卜

周宣善占夢。或有問宣者曰。吾夢芻狗。宣曰。君當得美食。未幾復云。夢芻狗。宣曰。當墮車折脚。尋又云。夢芻狗。宣曰。當有火災。後皆如其言。其人曰。吾實不夢。聊試君爾。三占不同。然皆驗何也。宣曰。意形於言。使占吉凶。且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初夢當得美食。祭畢當為所轉。故當墮車傷折。車轉之後必載以樵。故云失火。一費孝先賣卜成都。能因字以決吉凶。有一郎占得解字。云當出守解州。一舉子亦得解字。云當為本府魁薦。一不肖子亦得解字。云當以屠牛被刑。蓋牛角有刀。解牛也。一觀芻狗之應。則知占惟其時。觀解字之應。則知占惟其人。廖德明先夢謁大乾。視其刺題字云。宣教郎廖某。後以此官宰鬪。疑不欲行。因以質之朱文公。文公徐思指案上物。謂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劍止能為劍。故其成敗久遠。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為跖而暮為夷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而變。難以一定。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介意。德明後官至正郎。故

曰。易變易也。知變易之義。則知所以用易矣。

陳福王厄

陳述為王敦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安知非禍。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慙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可消伏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一慙璞能知死者之福。而不知避生者之禍。能報丞相之震。而不能全日中之命。術雖工。亦真以為。

算數丹方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患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大算數也。一余嘗見二親文講說爐火。余曰。某亦有丹方。大學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大丹方也。二丈默然。一識得大算數。則不至行險以徵幸。識得大丹方。則不至亡身以殖貨。

佛堂觀音

李文達公為驗封郎中。造家宰宅。見正寢東巖整一室。意必家廟。問之曰。佛堂。一楊石首公在。

間時。庭中高懸一幅。文達視之。乃觀音像也。不覺失嘆曰。人其人。火其書。將誰望邪。噫。此風在文達時。未甚盛也。已有人其人。火其書。誰望之嘆。今學士書生。盡吻佛諱。縉紳賢達。竝崇經典。甚如李邕守齋者。削髮甘列於蠲流。人相師倣。恬不為異。昔晉尚清虛。而有五胡之擾。宋尚禪學。而有金元之禍。吾甚為世道人心懼矣。

菩薩春夢

蘇易簡罷參政知鄧州。有不勝寒冷之嘆。移書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東坡謫居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園。有老婦謂坡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里人呼之為春夢婆。昔馬援謂梁松賓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忍鄙言。若易簡寒冷之嘆。所謂貴而不可復賤者也。內翰負瓢之歌。所謂貴而可使復賤者也。惟不可復賤。故一出知州。遂怏怏不堪。天其天年。惟可復賤。故雖流離顛沛。而終能生還內地。享有壽考。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莊周曰。物之儻來寄也。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知孟子之分定。又知莊子之儻來。則知所以處窮達矣。

玉環金丹

南郡守備太監劉瑯。建玉皇閣於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瑯曾奪人玉環。值償數錢。乃始之曰。玉皇好繫玉環。守備即出之。一日。方士并丹鼎竊之而逃。有滑稽作詩刺之云。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空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環。一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須謝。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骨。故傳。夫人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未聞蓬萊三鳥。乃有貪財神仙。已而其婿來謁。夫人曰。丹成當傳之婿。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婿。君非方士之婿。胡為肯傳君邪。監司終不悟。無何方士化為鳥。有先生而丹鼎隨之。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去。赴蟠桃之會。未知乘鸞去邪。騎鶴去邪。監司踏然長吁而已。一噫。守備無論矣。天下豈有仙人。方士欺人。我在方冊。監司豈不知之。乃至專心希慕。雖其夫人罕譬亦不之省。則以貪心為之累也。雖然。方士何丹。一言以蔽之。化為鳥有。是即彼之所謂丹也。近年有方士造余里。傲居覓藥。觀以動人。而里人卒不為之動。彼蓋習聞鳥有之說。而深懼為復車之覆爾。噫。歎。謂明義理。歷中外。如監司者。而乃一凡民之不若。悲夫。

清源僧海豐苦行二十餘年。人見其肩曉間常化佛千百。大如黍米。往來遊行都下。一名妓楚蓮者。國香無及。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嗚呼。彼異教之苦行。猶能化佛若是。則吾人之力學修德。有不足以躋聖真入仙境者乎。下賤之美飾。猶能起慕若是。况吾人之遵道蹈義。有不足以法天下傳後世者乎。顏子之卓爾。泰佛之化也。大舜之成聚。國香之慕也。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佛子柳勝

王拱辰張佛子傳。佛子名慶。養於外戚趙氏。因襲姓趙。為右軍廨院史。以矜慎自持。視因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因就毀。則必為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因有無辜者。輒私釋之。有詭鞠者。盡條令美言喻之。不訊考而疑獄常決。景祐五年。京師疫。其妻染疾而斃。三日復甦。告其家屬曰。我始行一所。污穢所聚。乃啓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端嚴修集。謂我曰。汝夫陰功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未有嗣。胡為來此。言訖。以手捉我足。拋出污穢。遂乃復甦。明年舉一子。亨。亨生三日。有道者來。丐慶庭之入。既坐。道者謂慶若本無子。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乎。慶曰。某今四十九歲。三日前偶得一子。道曰。信乎。陰功未可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

爾之有嗣。又喜于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飯訖乃去。復亨舉六子。長洪為左藏副史。次錫錚錚同登黃裳榜。錫銳預薦開封。洪之子公啓辟雍同登霍端友榜。京師士夫相傳以為盛事。胡明仲柳勝傳勝卯金鄉升平里人。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鄉素產書籍。有兩市相距僅一舍。勝欲為龍斷以罔其利。乃身為市廛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售於彼市。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行之未久。適有征商官殷述慶者。貪酷之聲素著。刻剝鄉隣。正與勝等。始至交篆。勝往謁之。一見首教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互相表裏。勝挾私以行科罰。述慶假公以施敲扑。鄉人不便。乃以書籍越他境售之。勝乃嗾鄉之惡少巡邏搜捕。如犯私鹽。罰者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銀甚豐。每遇休沐。勝與述慶設燕對飲。總計所得。鴻溝以分。怨讟之聲。藉藉於道。羣聚熟香訴禮佛。以咒以詛者二百餘人。未半載。勝果暴死。死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殞。勝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犬同日而死。越一宿皆復活。僕良久起坐。謂人曰。吾適至一處。若官府狀。見主人翁與征官囚首械繫。引問不肯伏。主者取帖子一查。則是記吾為主人翁領錢數。而黑犬則嘗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為證。主人翁與征官始肯伏。主者乃傳呼押入地獄。不以赦原。夜叉鬼推吾與犬墜水中。乃得復活。於乎。君子觀於張

佛子之事。則為善者可以勸矣。觀於柳勝之事。則為惡者可以戒矣。世常說天道杳冥。今讀此二傳。則迪吉逆凶。餘殃餘慶。古人豈欺于哉。雖然。夫人亦在乎自修而已。為明有賞。幽有福。而後為善。即非善也。為明有罰。幽有禍。而後不為不善。即亦不善也。故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妖星昏霧。殃慶之餘。餘於此心而已矣。是故君子惟豫所以餘之者。

石老仙姑

唐幽州石老者。年八十餘。忽腹大。十餘日不食。唯飲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忽號呼四隣云。適來有白鶴入室中。吾父亦化為白鶴。同飛去矣。遂指雲中。擗地號叫。人異而觀之。焚香禮拜。節度使李懷仙。賜其子絹百匹。米百石。太清宮道士段常。為續仙傳。記其事。後月餘。其子與鄰爭。鬪不平。官逮訊鞫。乃石老病久。其夕奄忽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沉於桑乾河。妄謂仙去。州縣遣人於所沉處。撈驗得屍。其子伏罪。一元時。瑠州鄭仙姑。素俗出家。自云某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見。止遺雙履。四方神異。祈福者填委。值洪起。與來宰高安。疑之。遣人物色。乃與道士淫奔。藉女為官妓。道士為樂工。嗟夫。舉世好奇。人情易眩。今之穢身匿跡。惑世誣民者。安知不有如石老鄭仙姑之流者耶。

祝頌卷八



二二〇

中華民國柒拾捌年陸月廿日贈



國學珍本文庫

國學珍本文庫

第一集 第六種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卅日初版

說 頤 全一冊

分售：定價大洋三元

著作者 余 懋 學

校訂者 虞 山 沈 亞 公

印行者 襟 霞 閣 主 人

發行者 中 央 書 店

分售處 各 大 書 局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

中央書店總店

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

國立中央圖書館



0797793



國家圖書館



000797793

音